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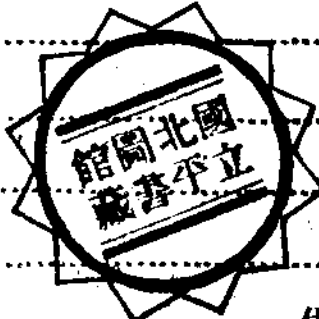
白 澳

第 二 卷 第 四 期 請 交

目 錄

(漫畫二幅)

- 一、洛桑協定後的國際新局面..... 谷 儀
- 二、我們對汪張辭職的認識和態度..... 自 強
- 三、論民主主義..... 列寧著
冰若譯
- 四、目前國內政治的分析..... 煤 夫
- 五、『廢止內戰運動』..... 求 知
- 六、一九三二年第一季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 伐爾加著
林敏譯
- 七、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 列寧著
梅根譯
- 八、徘徊在十字街頭的法蘭西..... 冰生譯
- 九、同情..... 嚴冰女士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本社特別啟事之一

本刊完全為學術界之公開討論園地，社外一切研究高深學理之文字，均表歡迎！尚希讀者諸君，源源惠賜鴻著，披露後，當致薄酬。

本社特別啟事之二

本刊過去因種種關係，出版時間常有延誤，今特對出版方面大加整頓，自本期起，決準時出版，不致有誤。

本社特別啟事之三

本刊現因讀者踴躍，銷路驟增，效用廣大，各界諸君，刊登廣告，自當按照定價，特予優待。

自決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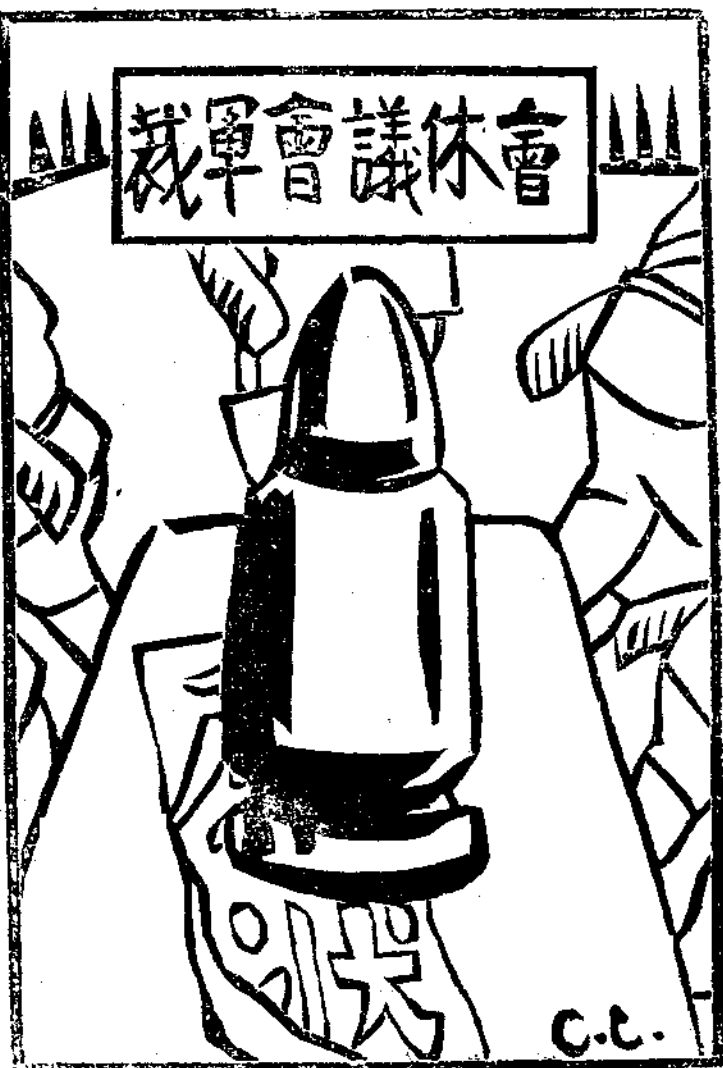
第二卷

第四期

(漫畫二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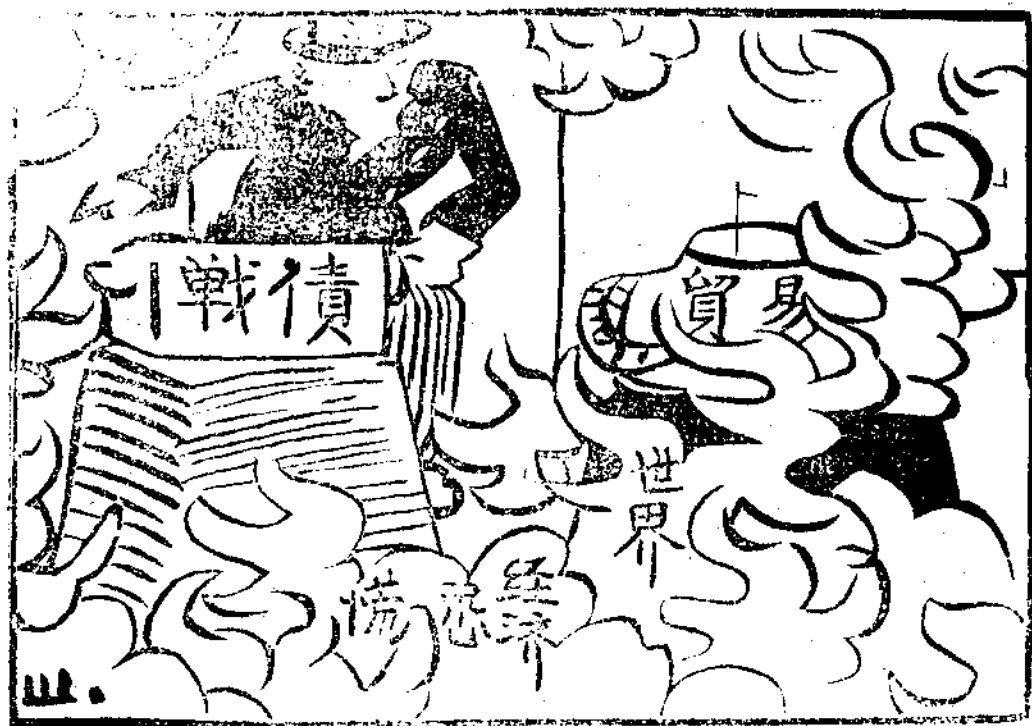
- 一、洛桑協定後的國際新局面.....谷音
- 二、我們對汪張辭職的認識和態度.....自強
- 三、論民主主義.....列賓著
冰若譯
- 四、目前國內政治的分析.....煤夫

會休議軍裁



各國歸去積極增軍矣！

難得兩全！



洛桑協定後的國際新局面

谷 音

- A, 洛桑協定的作用
- B, 美國態度的浮沉
- C, 野心勃勃的法國
- D, 英國內政外交的糾紛
- E, 德國的舉足輕重
- F, 意國法西斯蒂的牽制
- G, 遠東戰爭的緊急
- H, 目前的國際局面

A 洛桑協定的作用

歐戰的巨創，給世界各國十五年來的國際紛爭，而彌深而彌厲，使世界經濟，非但不能恢復佳境，且更趨於疲敝的

狀態；間或有週期的、暫時的穩定狀況的，而一遇國際間恐慌的波及，即愈加深刻。時至現在，世界資本主義的恐慌深入了第三期之後，各資本主義國家益形岌岌不可終日之概。尤其是歐戰後發生了蘇聯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由新經濟政策的轉變，而五年計劃的四年成功，而第二次五年計劃的開始；由形成而鞏固而勝利，威嚇得與其極端敵對的各資本主義國家恐慌加緊，危機四伏，經濟紊亂，矛盾深刻。五年計劃四年成功中的『屯併』政策，簡直是資本主義的催命符。因此，深入了第三期恐慌的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感覺到自身的危急。進攻蘇聯之不得逞，轉而急謀自救，尙遑顧不及，同時，主要的戰敗國——德國——受法國的制德弱德為目的的極端壓制之下，經濟條件摧毀無餘，德國之未成蘇聯國家第二，只也間不容髮而已！在此種窮困之下的德國，發生極左傾與右傾的兩政黨的嚴重爭執，牽連及全歐的不安定，互相關聯的世界經濟是索引而行的，俄德的趨勢已是這樣，正給第三期恐慌中的資本主義經濟作迎頭痛擊的一種關係。雖然德國固尚非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以德俄國交的關係，依歷史上，經濟上，地理上，政治上所觀察，必然的比歐洲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來得密切些，深刻些。歷史的車輪，是前進的，資本主義的崩潰，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德國同是不能例外的。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正也知其危機的激急，不得不急起謀拉攏，挽救，解放德國衰殘的將危，而免各資本主

義國自速其斃的影響。所以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其矛盾，衝突，糾纏不清之中，以快刀理亂麻的手段，締結洛桑協定的新約，想藉以維持將傾的資本主義經濟，對付蘇俄社會主義經濟成功的威脅，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間局面的大變化，固然是當然的事實，但此種協定後國際關係，其將成迴光返照的成功（？），抑更暴露其矛盾，衝突的激急？以下當依事實以分析之：

B 美國態度的浮沉

誠然，洛桑協定，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在蘇俄德國資本家，給德國資本主義經濟開一道路以爲自救，而違反蘇俄的目的，並且聯合全歐資本主義國家，反對美國經濟勢力的壓制，洛桑協定，爲在英法指揮之下的歐聯，以抵制共同的勁敵——蘇俄——的作用，同時，以之抗拒金元力量者。歐戰結果，美國獨得優越利權，不獨主要的戰時國，如英法，須向美國還債，即全世界市場都要受金元力量所支配。老大的海上王英帝國主義眼看着世界之王的交椅，已從倫敦移至華盛頓了，而野心勃勃的法帝國主義者亦深恨美國以假借正義，而收漁人之利，反以束縛歐洲的一切勢力的發展，加以怨恨法國的意大利時與美國相勾結，美國更時援助彼等認爲歐洲禍魁的德國以經濟力量；思欲置德國於死地的法國，當然認

美國爲眼中釘。美國藉此束縛歐洲勢力的向外發展，坐收南北美的權利，擴大遠東亞洲的勢力範圍，世界市場的總收穫，盡歸於白宮之金庫中，歐戰給美國以許多特殊的利益，更非歐洲戰時國之所能比擬者。因此，乘機力排南美的英屬勢力於美洲之外，利用意大利法西斯蒂的活躍以牽制法國，扶助德國及東歐國家以抗蘇俄。戰債關係，因美國運轉歐強的法條，金元支配，乃美國資本家獨佔，壟斷的原動力。洛桑協定，所謂復興歐洲經濟的，美國豈有不知係向金元勢力相反抗乎？取消賠款，美又豈有不知向戰債所有權者宣告無效乎？只以美國本身的階段鬥爭的愈益嚴重，國際間衝突的激化，蘇俄『屯併』的威脅，即整個資本主義自身亦難保安全，況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凋敝，蘇俄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正針鋒相對。賠款啦，戰債啦，已成條約上的空名詞，在奧國銀行倒閉，德國停止支兌，英國廢金本位制的時候，早已等於無形取消了。洛桑會議，既以挽救德國，復興歐洲爲名，果其達到，賠款的取消，尙未涉及美國。若以爲聯帶關係的戰債，也同時須抹殺，則美國不曰：歐強有財政擴充軍備，豈無力償付戰債耶？即曰：賠款取消，美國表示欣慰，戰債問題，現在準備討論。在此種滑頭的外交辭令中，戰債將隨賠款的撤消無中而被取消，美國以單獨對全歐亦莫之奈何。因此，只得緘默不言，將靜待外交時機之轉變，以對付之，以不聞不問的的態度，爲將來附加條件，以相應付的地步。

。明知歐洲不能付款，故為條件以待之受困，胡佛之狡滑，極矣。但此問題，尙未成事實不能不認美人謂洛桑協定是胡佛外交的失敗為真切、所以，在洛桑會議中更派代表討論償付戰債問題，以表示不與賠款相連繫，而願另議減輕戰債，以維持戰債效力的有用性。是以洛桑條約簽字的實現中，赫里歐認為賠款與戰債已成一種連鎖關係，應謀與美國妥協為重要。賠款之變相的取消，但美國仍反對取消戰債。華盛頓十四日路透電，胡佛舊外長波拉爾稱：「不信歐洲最近成立之妥協，目的係為各債務國對美採取聯合行動，縱令各國果有此意響，彼以為『美國人民亦不必被迫而採取任何行動，』……關於洛桑協定之成立，各關係國並未就商於美，故美國決不受拘束云」。而巴黎十八日合衆社電，赫里歐在下院演說：「即令關係各國國會批准洛桑條約，洛桑條約仍不能完全解決賠款戰債糾紛。……除非法國對欠美戰債有滿意解決，法國必須恢復揚案。『洛桑條約已宣告揚案取消了，而美政府又曾宣言反對取消戰債。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是無法解決，必然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衝突，也是不能暫緩。洛桑協定正暴露帝國主義國家間衝突的加緊、資本主義經濟崩潰的危急，猶其是歐強聯合對美的傾軋，與抗俄的步驟，益為顯明。那有歐洲經濟解決的可言呢？抑是美國為減少商業的障礙，世界市場的補救起見，不能不取消戰債，然而這是大有關連及於資本主義整個的經濟性。資本主義經濟難道還有

復興的時期嗎？關於修改，或減輕戰債之不能得歐強承認，既成事實，而美國國內政局，因階級鬭爭的激急，將於不得已中默認取消之，放棄之，抑又依羅斯福的主張，必須索債，以穩固經濟關係呢？國際上外交變化縱是如『蒼狗白雲』，但洛桑協定，使美國對歐強關係，劃一深溝，形成目前一種激化的衝突，是無可諱言者。美國與歐洲將來所發生的多事，未始非洛桑協定所賜予的吧！

C 野心勃勃的法國

法國自英國勞工黨上台，施行聯美政策，與其力爭歐洲霸權以來，英法關係到處衝突。同時，法國對於德國的忌恨也提盡嚴厲的壓制。對於素懷怨恨的意大利因地中海霸權的衝突，在各種會議席上常相爭執。倫敦會議，而至倫敦巴黎七巨頭會議……無處非表現法國的極力制德，而與英意為敵。德國經濟恐慌激化之後，美國時加以援救，而遭法國的忌。由是法美惡化日益深刻。因此，法國在各種國際會議之中，常露其囂張的態度，以示獨擅之地位。但自一九三一年德奧結關稅同盟，法國起莫大的不安，而急施破壞之後，正值英國受財政恐慌的嚴重，內閣改組，英美關係忽變，英法却轉相攜，而為同抗美國勢力壓制歐洲，及進攻蘇俄的對策，使英法相攜更變為有實現的必要。國聯會上白里安明白袒

日，遠結亞東第一強國之日本，其對美與抗俄的作用，益表明其野心之無已！可是德國在極力的壓迫之下，兩極端黨的日益膨脹，困迫之極，勢將爆發不測之事變。且世界經濟恐慌已成普通的現象，德國的經濟破產此亦其必然的原因。馬克跌落，財政枯竭，銀行倒閉，匯兌停止，法國眼看著鄰國此等現象的經過，正自危其波及。要其償付賠款，實不可能。一旦德國資本主義經濟毀滅，向東聯俄以求解決之時，更非法國的利益，也非法國的願意；於是，制德弱德的，轉以蘇解挽救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為國是。這是想蘇德所以自蘇，救德即以自救，洛桑協定的必然原因在此。而更欲以堅抗美的關係，故於洛桑協定之外，另與英國作進一步的結一種所謂『紳士協定』使英法聯比意等協以對美。在遠東暗使日本活躍，夾攻美國，且可以進迫蘇俄，此種法國洛桑協定的政策，是聯結全歐以轉變國際關係，而達到操世界霸權的目的。至所謂取消賠款，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方法。歐洲經濟整理基金的規定，可不是變相的賠款嗎？德國經濟恐慌，停止支付，而法國為確實的維持有效的償付，聯絡英國共同監視，並攫得歐洲的領導權，美其名曰：取消賠償，復興經濟。一方面，乘美國國內階級鬥爭激烈，失業者暴動，從經濟恐慌嚴重的機會，出以突擊的手段，將美國金元勢力排斥於歐洲以外。赫里歐說：『如大會不能滿足法國要求，則必須繼續施行提案。』法國的要求滿足，正德國的負擔加重，美國的

利害衝突成正比例。英法的【紳士協定】，不過是法國洞悉了英愛衝突的嚴重，殖民地叛離的激急，英國自顧不暇，何能大事國際徵逐，而法利用之，此英法勾結，正是以表現法國野心的無已，這又是一個理由。總之，洛桑協定，是歐強承認法國為歐洲的首席，合以對美與抗俄可無疑議的。法國更與遠東日帝國主義者相攜，乘英美關係惡化日深的時機，將默契為東西兩大帝國主義國家的聯蟬，更表明其集中的侵略力量，分割殖民地夾攻蘇聯。經濟恐慌愈深的世界，國際危機愈激烈化，尖銳化，其趨勢極為顯明，那裏有甚末危機消散了，衝突緩和了的可能呢？

D 英國內政外交的糾紛

內閣變更，外交隨之轉變。勞工黨內閣下的英國聯美制法的政策，歐洲霸權的爭執，英常聯意以抗法，結德以制法，英法衝突，達於極點時期。乃法乘英國財政恐慌的時候，將倫敦銀行的準備金抽回，使英國金融混亂，工黨閣倒。加以世界恐慌以來，各國關稅壁壘日高，愈增加帝國與殖民地間的爭鬥，同時在南美洲市場又與美國發生惡化，使仇法之英國，不得不改變關係而為親法。更以蘇俄『屯併』政策的威脅，亦使英法兩帝國主義者共同利害關係，有相携之必要。洛桑會議中，麥克唐納爾賣盡氣力，赫里歐之猩猩作態，

洛桑協定之外，更訂以「紳士協定」，這是英國外交政治轉變的結晶。推其原因，不外英愛糾紛的急，英美惡化的深刻，蘇俄五年計劃成功的威脅三要點。愛爾蘭欲脫離英帝國而獨立之醞釀甚久，英國的財政，外交，政治等受英愛糾紛的影響也極為厲害，自資本主義經濟恐慌加深，各國關稅壁壘競爭愈烈，國際與國內商業貿易的損失，都加重在殖民地與勞動階級以負擔，這是近來愛爾蘭反對英國益甚的原故。加以，坎拿大，印度的革命鬥爭轉劇，英國帝國前途的瓦解迫在眉睫，愛爾蘭遂欲乘機與英脫離關係，不與英國作經濟的相合作，相提攜，破壞英國商業政策，即使英國國際貿易受一嚴重的摧殘，即制英國經濟前途於死命。英國受愛爾蘭掣肘之下，何能與法國爭歐洲的霸權？且南美洲市場又與美國發生惡化，海上王的地位相持不下，聯美政策既不能收效，而歐聯經濟與法國處於共同利害的地位，受著美國所支配，法美已是齟齬，英國取舍的去從，成為外交上刻不容緩之勢，洛桑協定，就是此中的產物了。商業戰爭既烈，關稅壁壘日高，市場的奪取，經濟上矛盾的深刻，使英美惡化日趨愈甚，聯法成為救濟自己的目前之必然要策，這又是『紳士協定』所充分表張的。英法德意比等在洛桑協定上已獲諒解，英法更訂『紳士協定』，對美競爭益形強固。此又與反俄戰線有相關聯的，歐洲經濟的混亂，於美國操縱之下，復受蘇俄『屯併』的打擊，與五年計劃成功的根本不相容，使英國經

濟恐慌的加甚，對內對外都感着棘手。同時即資本主義國家，而至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同處於一種利害關係的地步。洛桑協定將歐強聯結一起，協以對美，又以抗俄，以維英帝國，而至全歐資本主義國家運命的殘喘，英日同盟復現的聲浪，曇花一現，非無因而起，實與法日勾結同一作用。這是英美，英法關係間的轉變，益表世界資本主義矛盾衝突的尖銳化，深刻化，激烈化，帝國主義者間自相摧殘，使帝國主義國家間戰禍的迫切，因而向殖民地剝削，壓迫的加重，與反俄的激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洛桑協定中實包含有十足的成分。帝國主義者對洛桑協定的謳歌，讚揚，曾亦自知強作歡笑，而故為掩耳盜鈴的虛偽以自解而已！欺人適以自欺，帝國主義政治上的慣技，毫不足有所怪誕！

II 德國的舉足輕重

一九三一年以後的德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與一九三一年前，已是儼然不同。一九三一年以前困於賠款的償付之下，每年支付二十萬萬馬克，國內一切生產均支配於賠款債務之下，一切生產都是為着賠款而加重勞動階級的剝削壓榨的。國際政治的不能獨立自由，在在均受法國的壓制，經濟的涸竭，生活的窮困，達於極點。加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至一九三一年已深陷第三期的階段，主要的戰敗國，德奧

即首當其衝，宣告經濟破產，證券停兌，自然賠款的償付，在無形中已停止其作用了。法國忍恨之餘，復一味高壓，釀成德國政黨趨於極左傾與極右傾兩大敵對的爭軌，美國時施以援助及遭法國的猜疑。而極右傾的法西斯蒂自與意大利的棒喝聲同出一轍，對法國是取報復的手段，主張重建強國的軍閥主義的德國，向法國復仇，向世界盱衡，竟不顧資本主義本身之危殆。胡佛目睹賠款的停付，即等於戰債的無償，於是率性提議停付國際債務一年，以冀世界經濟的轉變，德國重危的蘇醒，但是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形成國際政治經濟的危機，更非胡佛的提議所能補救的。德國處此嚴重關頭，會波及全歐資本主義國家的搖撼。使之不寒而慄。一方面極左傾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運動，推動了德國全社會走近蘇聯的傾向，德國社會革命的潮流，成了一瀉萬頃之態，引起全歐資本主義的震驚，尤其是英法，最感嚴重。於是洛桑會議，法國一變其昔日制德弱德的態度，轉為與德相携。英國也改其聯德聯意以與法國爭執歐洲霸權的作用，變為英法德意比等歐強大聯合的集團，作歐洲資本主義自謀自救的方法，德國地位的重要，外交的勝利，正因其舉足輕重，可以牽動全歐，甚至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運命之所致。可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恐慌，是基於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必然的結果，矛盾愈是尖銳化，恐慌也愈嚴重。矛盾的根本不能消滅，除資本主義總崩潰外，而以蘇解德國資本主義的困乏，為緩和世界經

濟恐慌的對策，反加重了資本主義者間的競爭，加緊了帝國主義者間的衝突。德國走上蘇聯的道路，固然與資本主義國家成爲勁敵，即恢復其資本主義的勢力後，對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間，因本身的利害關係，如資本的獨佔、市場的掠奪等，仍不能使其不起競爭。且對於殖民地的壓迫，反蘇俄的戰線，更趨加緊激化。此推動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及反蘇俄的戰爭，愈益尖銳，變爲抱薪救火的洛桑協定所贈賜。洛桑協定之後，德國在軍縮會上即提出軍備平等的議案。繼以德國發生政變，法共兩黨活動的激烈，惹起法國明確的不安。英報說：『…現時德國真正問題，不在聯邦之獨立，而在右傾抑左傾，反動抑革命，此項奮鬥之結果，不僅關係德國與歐洲，即世界與遠東，亦將受其影響…』足見德國的舉足輕重，豈但『牽一髮而動全身』之勢？深入第三期恐慌的資本主義經濟、德國政府的局勢，將成爲此中最重大的樞紐，我人應有一明確的去認識之，才行！

F 意國法西斯蒂的牽制

歐戰結果，巴黎和會後十四年來，法意懷恨，結怨，衝突至今毫未泯滅。這個中間自然是帝國主義分贓的不均，各懷私利，互相猜疑，益以法意地中海利權的爭奪，使十餘年的法意惡感，彌結彌深，彌演彌烈，所以與法國發生齟齬的國

家，莫不聯意，以爲牽制。莫索里尼專政以後，法西斯蒂國際組織的活躍，意大利的野心，更蒸蒸日上，對法國的攻擊也愈無忌憚，法國高壓德的時候，意大利即表同情於德，力向法國攻訐。當英法爭執歐洲霸權，英常聯意以掣肘之，更使南歐國家叛法以附意，法美發生衝突，美國也聯絡意國，以金元力量助意發展工商業「屯併」法國的國際貿易。胡佛提議延付戰債，意國首先贊成之。洛桑會議，德國提議取消賠款，而意國極力鼓助之。不意洛桑協定中國際關係轉變，被英國強拉硬扯，妥協在一爐之中，而法意根本的衝突絕未泯滅。英美關係惡化了，而美意的關係還好，歐洲經濟的恐慌，雖更受美國金元力量的支配，而意大利的財政恐慌，預算虧欠，仍須望美國的借助，變相賠款的經濟整理基金仍須德國承當，而法國獨得要求的滿足。意國於此種情形之下簽訂洛桑協定，同床異夢，難道保得不會發生變故的驚恐嗎？英國因愛爾蘭問題的嚴重，及恐慌的加深，竟將歐洲領導權，默認法人的獲得，表示強迫阻止意國與法國的衝突，囑強的法西斯蒂首領墨索里尼，又豈肯甘心？洛桑協定，紳士協定，歐洲宣示和平（？）了，而意大利的海軍，即舉行集中地中海會操。協定結束，各關係國同意了，而意國外長調任，閣員辭職。此種狐狸狐獵的把戲，極爲明顯，法西斯蒂，雖是資本主義極端的產物、然以其狹隘，險惡，蠻橫，決絕的緣故，也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相融洽，意大利，在國際

政治舞台上，常演着獨角戲的、亦是這個原故。那末洛桑協定，是麥克唐納爾勉強拉攏的結果，其成功抑失敗？我人祇看整個的國際關矛盾的演進，就可以判定了。

G 遠東戰爭的緊急

世界資本主義深入第三期恐慌以來，普通化與嚴重化的趨勢，急轉直下，日本資本主義受世界恐慌的影響，農村經濟破產的現象，瀰漫三島，統治階級，抖起驚雷，而竟趨於法西斯化的軍閥主義的政策。強奪東省，炸燬上海，不惜戰禍的展開，搗入英美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北接哈濱，居然向蘇俄挑戰。美國因國內失業者示威的嚴重，階級鬭爭的激化，不敢以強硬維護其在華的權利，太平洋會操，雖也是向日示威，但不敢逕行提出嚴厲的對策。資本主義國家亦自感恐慌之深，矛盾之甚，不輕為嘗試，此日本軍閥所謂美國不敢戰的原因了。南洋，澳洲，印度，是英國獨占的市場，日本南進政策，正向着英國的市場進攻，印度日貨的侵入，中國長江流域英日商品的排斥，英國遭財政恐慌，愛爾蘭的糾紛，各殖民地的多事，自顧不暇的時候，對日本的經濟襲擊，自然不能以武力作後盾的政策，再施之今日，祇有表示軟化，妥協而已。此也是日本軍閥的所謂英國不能戰的原因了。蘇俄五年計劃，雖已成功，但尚在過程中，國內正在建設

時期，不欲輕與資本主義國家作可容忍的戰爭行爲。且英法嫉視於西，南歐東歐經濟的關係，中英國交未復，所以力持和平；先與各小邦締不侵犯條約，然後再開始第二次五年計劃，以鞏固國防。日本雖在東省狂吠，而蘇俄以半癡半聾的的態度對付之，『屯併』政策，在社會主義國家已認大獲勝利，何懼第二次五年計劃的不能搖撼資本主義的運命？這又是日本軍閥的所謂蘇俄不願戰的原因了。日本軍閥，洞悉國際間的弊病與癥結的所在，乘中國天災人禍流行的時候。公然以庸屬中國自認。壓迫，剝削，殘殺，向中國予取予求。太平洋上的風雲，愈趨愈濃厚，遠東戰禍的爆發，正已如箭在弦上，而日本帝國主義者仍激急的到處散佈戰機。上海協定方結，熱河兵戎又興。歐洲與美國，因洛桑協定而惡化，南美洲各國的戰爭正烈，使美英均難下手解決，而遠東的危機，更勢將展開。必然的日本軍閥的不悔禍，由午日的開戰，而太平洋的戰爭，而第二次世界大戰，蘇俄地位的重大，將集全世界的目光的所注了！

II 目前國際的局面

統而言之，總而言之，洛桑協定，是將國際矛盾，益劃分深刻，國際衝突，益加緊張，歐洲對美，已成兩同性質的敵對國家集團，使資本主義的衝突，更進一層的深刻，而歐

洲內部的英法及中歐的與法國關係各小國，對於德意及東歐南歐國家的互為猜忌，德國兩極端政黨的傾軋，又引起蘇俄與法意的重視。但反俄戰線的領導者英法，又用波蘭·羅馬尼亞等接近蘇俄的關係，加緊其進攻。在南美洲中，美英衝突已達不可調解的地步。南美革命運動的急進，又使兩大資本主義國家感莫大的恐慌。愛爾蘭的獨立，印度的革命，坎拿大的脫離，是英國目前的致命傷。而法日勾結，使日本在亞東的蠻暴，又迫向美國警告。美國國內的失業者示威，經濟恐慌的嚴重，第一個資本王國，行將塌台。東亞的日帝國主義，強東省，逼中國，挾蘇俄，制美國，準備與世界為敵，正在慢慢未已。而蘇俄力保和平，廣結互不侵犯條約，開始第二次五年計劃，盡量生產，加增產品，鞏固國防，其計劃的精密，眼光的遠大，更非任何國家所能比擬。各殖民地國家及半殖民的中國，受世界資本主義的壓榨，已達極點，且更隨其恐慌的緊急，而加重壓榨。一方面有蘇俄社會主義經濟的成功，與國際政治的勝利，使殖民地革命運動得有猛烈的發展，全世界兩大集團——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絕對相敵，而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兩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拚命鬥爭，都已國際化，尖銳化，普遍化，激烈化其作戰的策略了。最後的趨向如何？局勢如何？我人只認得唯有經濟上的成功與勝利，將成為國際政治變化的舵工！

我們對汪張辭職 的認識和態度

自 強

自從六號汪精衛發出辭職通電，南京政府之下的政局便算是發生了巨大的政潮，行政首領的行政院長離職，各部部長便連帶關係的告辭，在汪氏辭職的通電裏面，以北方的軍事領袖張學良氏抱不抵抗主義，全國軍人扈跋，不能實行他的抗日救國底政策為理由，並且直責張氏應去職以謝國人，這種影響國家整個的軍事政治及外交底變動，當然可以說是政治方面巨大的事件。我們留心世事的人們，也便自然的會對牠發生論談，因而引起我們對這問題分析推測等類的研究的興趣，使我也便來寫這篇文章。在研究之先，我們便要明瞭事變的大概。

1. 事變的大概

這次事變，可以分爲事變的來由促成的條件目前的局勢和其前途幾方面來說明。

A. 事變的來由：從這次事變的來由來說，便可以指出幾個最主要的動力來。第一是國際方面的動力；這是自從暴日佔據東北以來，國際各帝國主義者看着暴日得如此的便宜，坐視在旁份外眼紅，有的便藉口主張公道，擁護國際盟約和非戰公約，反對暴日這種侵佔行爲，有的便和暴日勾結，想從中分利，始終是虎視眈眈默默無言，因爲這種各帝國主義間意見紛歧，結果便由國際強盜分贓的機關國聯派出所謂「和平的使者」國際調查團。自從國際調查團到了遠東之後，除了今日遊覽名勝，明日又享受隆重的歡譔之外，對於暴日的蠻橫無理是眼睜睜的看着，簡直沒有辦法制裁，有時反只有派自己的秘書，對這種暴行頌揚，以博蠻橫無理的日帝國主義的歡心。這種諂媚日帝國主義的行爲，本然不是我們和平使者所願，那時只因環境惡劣，爲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安，才不得不出此。等着各代表重到我們中國來，這種對於暴日悻悻不快的情况，這種看着自己的後援國際聯盟毫無力量，這些和平使者便暗中進行鼓勵中國抗日的工作，想因中國的振作，或者也可以使暴日氣箠下降，更容易接受國聯的

勸告。這些和平使者鼓勵抗日的結果，首先受到影響的，自然是外交界的重要人物，和南京那些自命開明的執政者。這種國際強盜的代表唆使統治者反對最屈強的強盜，便是醞釀這次事變的動力之一。第二是我們的代表，威靈頓氏，過去曾因外交軟弱，有和暴日簽訂滿洲為中立緩衝地帶國條約的嫌疑，被民衆驅逐下台；本然是很像親日的人物。竇這次因為身充代表，跟着調查團出關調查，本然打算得着這一個機會也出出風頭，誰曉得未出關之先便受暴日不歡迎的打擊，既出關之後，便親嘗監禁看視搜查種種的侮辱與不自由，在自己既感受了這種亡國大夫之痛，同時，還看着東北五千萬同胞在暴日蹂躪之下展轉呻吟，一方面固然激發了他的天良，一方面也便感覺着自己本有親日嫌疑反受暴日虐待，不禁氣憤填膺，所以在我們的代表歸來，談及暴日總是痛哭流淚力主抵抗。以威靈頓先生的地位，更運用他外交家的流利動聽的言辭，那得使政界的名流不受影響呢？但因Marchal張不接受他的抗日主張，他十分的消極，最近還藉故告假幾星期哩！他和羅部長是交情最厚，羅受他的影響現在也極力主張抵抗，無形中便和主張不抵抗的Marchal張意見不和。此外，在羅願領導之下，自然的道理，政府對日抵抗的呼聲漸高，嚮成這種主張者便結成一團，他們的份子以改組派為多，於是，在南京政府中便形成了一個主張對日抵抗的運動，首先被包圍而受影響的便是他們的院長汪先生。這種因人的關係竟

形成主張對日抵抗者的環境，也便是醞釀這次事變的動力之一。最後是第三，汪精衛自己本人；汪是國民黨中熱衷做官的政客，這是絕對無疑。政客的特徵便是主張不定，意見猶疑，遇着事故除了敷衍，便是投機。當着他急於登台的時候，他對外便不惜軟弱，促成上海簽訂辱國的條約，他爲了要做官，便製造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號，他的無心對日抵抗，這是很明顯的事實；這便是他遇着事故即一味敷衍的鐵案。怎麼他現在又主張什麼長期抵抗，積極抵抗呢？這便是他投機性的表現。怎見得呢？因爲這位政客先生，第一是看着國際的強盜們的代表主張對日抵抗，他便自然趕緊投機的對這些天使表示逢迎，以免辜負國際帝國主義這後台老板的屬望。次之，這位當今國民黨左派獨一無二的領袖，自己爲了要保持這種專利的領導權。看着自己的部下都主張對日抵抗，更有顧氏領導下的一部分羽翼，使對日抵抗的空氣特別高漲，他自然又是投機爲要站在首腦的地位，一變平素滑稽的主張而從事發難。據說從此我們這位先生便一駕飛機而往廬山，親向蔣總司令陳明自己的意見，並請對暴日這種侵占不已立即抵抗。

誰曉得蔣總司令比他還更聰明，對於他的陳請，自然表示虛懷接受，絕對無他，應付他的辦法，就是說南方的剿匪工作十分要緊，國際帝國主義者不是都盼望早日消滅赤匪嗎？在他自己本人是因剿匪指揮的工作重要，絕難分身再行抗

日，並且因地位的關係，和兵力的關係，只有由副司令張漢卿氏來負這種抗日的責任。在說話裏面，蔣氏還更表示自己誠懇坦白，質請汪先生自己北上徵求張氏同意，並且把贊成抗日的親筆函件，由汪先生面交張氏。在汪蔣這種對要政治手腕，注之蔣遇，自然好像小巫之見大巫，汪氏認蔣氏的答覆是很滿意，便再駕飛機北來晉謁張氏。

在這時候，絕妙的戲法便出來，蔣氏自汪去後，即用密電急行通知張，意謂汪氏書生不明大體，抗日主張非所贊成，若彼親來謁請抗日，可以不理的辦法對付之。因此，汪氏見張，備受冷談，賓主不歡而散，這便是張氏所謂的「開罪汪先生」之真像。

從此，汪氏受茲打擊，積憤填胸，便有一觸即行爆發之勢，自汪氏由平返京，每談及張氏，便拍案大罵，謂非先去張氏，不足以談抗日救國。

就這樣明瞭了事變的來由，次之，便要談到促成這回事變的條件。

B.促成的條件：在汪蔣既是這樣鬥法，汪與張又是這樣交惡，這次的事變是要爆發，這是我們所明瞭的，但是爲什麼牠便會在這時候爆發呢？這必定有促成的條件在，條件既已成熟，牠便必然的爆發。第一，是國際間的情形；這時不是暴日藉口石本失蹤，又繼續的出動圖熱麼？這時美國務卿史迪生不是在外交調查會演說暴日的侵略行爲絕不承認麼？

國際的環境既有抗日的必要，使主張抗日者氣燄更張，汪先生因自己的主張不能實行，本然是心懷鬱鬱。更加之國內的環境：第二，蔣系和汪系的鬥爭：因分贓的不平，官位的攘奪，蔣系對汪系的改組派開始攻擊，例如顧孟餘引用曾被孫科處罰的北平路員某氏，備受攻擊，兩全動搖；又某部職員舞弊，竟至互相在報端攻擊便是，這種對改組派的攻擊；以及員改組派在黨活動的谷正綱，也因被政黨員的排斥而辭職，俱使汪先生居位不安。更加第三是蔣張既對汪氏要用手段，軟硬並用的反對汪氏抗日的衝動，便是蔣介石派張羣北來便想更進一步的使汪氏的感情軟化，自動的撤消種主張。辦法是用北平軍政會的名義發表一紙空口的抗日宣言，以敷衍汪氏的面子，使汪氏的憤怒漸消，一方面便更用索款的辦法，使汪氏應付艱難，自動的撤消抗日的願望。這種雙管齊下的辦法，本然是對付汪氏官僚政客這些人的良藥，誰曉得本然想消滅汪氏的氣憤而反使汪氏的氣憤增加呢？汪氏認作是張氏故意與之為難，據說從此汪氏對張是更有勢不兩立的決心。他們這時所研究考慮的就是如何的能倒張，與如何的能收拾北方的局面；他們所考慮的是東北的軍隊太多的問題。恰好，這時是第四個條件具備，這時他們改組派東北藉的要人。現在正是在東北運用義勇軍的如朱霽青這批人，正恰好在汪氏的左右，他們因為抗日的原故，自然不滿意不抵抗的主張，所以，他們也便鼓勵汪氏反張，並且說，他們都是東北

人，對於東北軍的情形是很熟悉，若是倒張，東北軍決無問題，因此，經上海的一次集議，汪氏辭職的電報和痛罵蔣氏的密電也便拍發，這次事變也便就此算是爆發！

所以，從這次事變發生的動力和環環促成的條件來說，虛因固然是抵抗與不抵抗政策的鬥爭，但實因還是分贓不均，汪蔣兩個系統的官僚組織為攘奪爵位而鬥爭，汪系到了要失敗的局勢，才不得不請他們的首領汪先生出此，以作判別生死的最後一針。

自汪氏這次辭職的通電發出之後，現在的局勢怎麼樣呢？

C,目前的局勢：自從張氏接着了汪的辭職和攻擊自己的通電之後，曉得是不得不辭職以從速解決此種僵局；在蔣氏方面，曉得這時還不是去汪之時，若是自己回京坐鎮，總攬內政外交一切重要，那時既不免引起反對軍事獨裁的舊把戲，還不能藉口勦匪因而不負民衆矚望的對日抵抗的責任，若是實行抗日，便是無異於消滅自己的兵力，消滅自己宰割民衆統治諸雄的工具，也便是無異於自己斷送全國最高軍權的委員長的地位。若是去汪而以他人為行政院長，雖有的人資頗高能負起這種蔣家經理的責任，但是多是下層空虛不及汪氏的羽翼衆多，結果必定很難勝任。過去的胡漢民氏既無再合作的可能，太子孫科現又為胡漢民等所挾制，胡氏有言，若孫氏入京，彼亦必在粵開府。在此環境之中，蔣氏處境

是只有挽汪，所以挽汪的使者是絡繹於途。至於汪氏怎樣呢？汪氏在未辭職之先，對於自己地位的重要，久已明瞭，就是自己辭職的作用，也決不會隨便忘懷；既辭職之後，自然和蔣氏的交易，不免要有幾度的說價還錢。他罵全國的軍人扈跋，便是他向蔣氏索巨價的表現，無異於說不和我好好的分贖，我是對於你本人也是要開始攻擊的。所以這時對於任何的代表，儘可不見，對於任何的挽留，儘可不容理會；只是讓你們先和我的部下先行談判吧！

除了他們三方面當事者之外，國內各方面有力者的態度也是可以矚目的。據報上的登載，粵力軍人派是主張迎汪南下，只是胡漢民主張鎮靜，這便為汪派虛張聲勢不小。山西閻氏的挽汪，和汪氏的復電，這是表示他們舊交未斷，馮先生清居泰山，不願捲入黑漆一團的漩渦，據薛篤弼在上海的談話，是說馮氏還不曉得汪辭職的內幕；這是暫守緘默的態度。此外，華北的各將領，因張氏和平，主張軟弱，對張氏頗形擁護，不願換來較強有力者君臨其上，目前緘默，頗能表示一致的態度，以共同維持華北的局面。此外，所謂在野的名流如吳子玉等，在華北的軍人間是有一部分潛勢力存在，他們經國家主義派的聳擁，風聞到是另有什麼靜待時機到來的態度。除了就這樣略略的觀察了各方面的態度之後，更次之，便是最近報上登載的南京政府對這次事變解決的辦法

據十三號的報載，濟南十二日下午九時天津益世報的事電是說：「今早蔣有電與蔣伯誠，略謂張漢卿辭職已照准。……平綏靖署裁撤，軍事交軍事委員會……韓謂：總座將親赴平坐鎮指揮，其他無能勝任者……報載余將赴平繼張任，不確。蔣謂：總座將兼華北軍事委員長」。又各報都載：「中央為謀政局趕速穩定，將提前舉行三中全會，以解決辭職問題，旬日內可望召集」。

從這兩個電報裏面，是曉得張氏辭職是絕無問題。只要是蔣氏照准張氏的辭職，在蔣氏指揮下的政府是決不會有異議。至於對汪氏的辭職將提前舉行三中全會。這便無異於說兩派權利的鬥爭，是在分贓會議中從長來計議。

就這樣曉得目前的局勢之後，最後是根據目前的局勢，來作這次事件解決前途的推測。

1) 解決的前途：在這次事變發生的時候，陳公博也便說了，解決的前途不外三者。一是汪去張留，二是張去汪留，三便是汪張同去。現在根據報紙的登載，事態的展開，已經是差不多很顯明的是採定了汪張同去的前途了。

至於汪張同去以後的善後辦法是怎麼呢？報紙上也已經說了，北平的綏靖公署裁撤，軍事交軍事委員會辦理，蔣介石自兼委員長，此外另設所謂的常務理事若干人，由韓萬宋于等將領充任。關於東北系的軍隊，也已由張漢卿氏交萬福麟于學忠諸人部署妥當，張氏且有即行出洋之說。至於汪氏

的行政院長，汪氏既堅決的不願再幹，現在自然可以告一個段落，召集三全大會，以便討論繼任的人選。在汪氏辭職後的談話中，不是曾經推薦蔡元培嗎？報上說繼任的人選以于右任呼聲為最高。若是孫科既不能歸來，胡漢民又決不願參加，那便繼任的人選自然以這個老者的成份為多。

至於汪張去職後的實際的情形又怎麼呢？我們要曉得，名人的去職，是與普通的職員丟了飯碗不是一樣。軍事長官的下野放洋，只是他個人的暫時休養，他的部下，他這一系的隊伍，是仍舊的存在，他的實力是不損失絲毫。不但是得着一個機會，他可以捲土重來，就是在他下野之後，只要他的住址離他的隊伍不遠，他也還是對他的隊伍，暗中操着指揮運用的實權。現在張漢卿氏的下野出洋，恐怕也是不能例外。至於黨國要人的下野又是怎麼呢？他們固然可以樹倒猢猻散的在下野之後和我們平民一樣，但有時因為他們有官僚的組織，他們是一層層的和軍隊的制度一樣，他們的首領雖是辭職下野，但是他們的黨羽仍舊可以盤據要津，從事他們的升官發財。我們的汪先生這次下野，他並沒有打算從此便真的不幹，他自己個人的下野，他也沒有想到從此便領導他們改組派的全體同志脫離升官發財的漩渦。所以，他和蔣介石的鬥爭，他要數蔣氏的罪狀，他也只用密電，這裏面便是為了自己的將來和自己的黨羽，替蔣氏留下了諾大情面。據近日的報載，汪氏自己是避匿不見客，而他的黨羽是每日都

有重要的集會，這不是他們打算，全汪氏辭去行政院長，而他們仍舊連任他們的高官重祿嗎？並且，汪氏辭職的電中是說了，若是允准他辭去行政院長，他便願仍舊回京供職中央黨部，這不是他明顯的向蔣系說，若是要他回京合作，便要給他的黨權嗎？這是多麼好聽的政治主張的鬥爭，原來是一個得了軍權，一個便要黨權，分贓的目的，只是各人爲了各自的黨羽啊！此外，還有不可放過的一點，便是汪張的去職，不是從此把對日積極抵抗的主張也便束而放之高閣嗎？誰也不再談抵抗，中央的政局不是從此便也再度的穩固安寧嗎？！

2. 問題的研究

在我們曉得這次事變的大概之後，次之，我們便要把她當作問題來研究。第一，這回事變自然是統治階級國民黨內部的事，是不是值得我們來研究呢？若是牠值得研究，那麼，第二，我們的觀察又是如何？我們應當有怎樣的認識？現便按着這一個次序進行如下：

A 研究這回事變的必要：在我們這畸形的國度裏，有些淺薄者流，他們自命是中國革命的正統派，他們口口聲聲不離革命，却是絕對的怕談到國民黨，他們以爲誰再談到國民黨，便是誰還對國民黨存着幻想，便是國民黨的走狗，最少

也是不革命的分⼦。對於這次國民黨裏面的鉅大政變，他們也自然是毫無例外的說這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是官僚政×們的鬥爭，是和我們革命無關係的，我們儘可不容理會這些。他們那裏曉得對這回事變實有研究的必要呢！至於有研究的必要底理由，我們隨便的可以指出幾條。第一，因為國民黨是中國現在掌握政權的黨，實際上牠是利用着政權為他們資產階級謀利益而統治廣大的民衆，剝削全國的人民，我們若是不想脫離現實的政治而從事空想，那我們便要把握着這種現實的政治而從事研究。第二，因為牠是統治階級的政黨，因為牠是資產階級剝削民衆的工具，我們是被壓迫階級，我們是要以統治階級為革命的對象，那麼，我們便要認識對象，明瞭統治階級內在的矛盾，然後纔能作戰。第三，是我們的革命既以統治階級為對象，在作戰的時候，第一步的工作便是要揭破敵人的秘密，宣佈敵人的罪狀。他們這種藉口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實在是只為自己個人的利益而向民衆欺騙，我們能是不願接受他們的欺騙，我們便要洩露這回事變的真像。第四，是我們曉得了事變的真像，我們向民衆宣佈事變的真像，這種進攻敵人，同時，也便是準備自己，使我們決定一個怎樣的態度，和定好如何應付這回事變的步驟。

有了這些理由，對這回事變的研究實有必要，這是絕對無疑問的。

只是我們研究的結果又是如何呢？

B.我們的認識：在我們研究問題之先，第一步便是我們要對問題有一個清楚明瞭的認識。要想對問題有一個清楚明瞭的認識，便第一是要有許多詳細的材料報告，猶其是不只是表面的表現，還要有實際的秘魯的消息。第二是對於自己所得的許多報告材料，便要有科學的方法去整理分別，來以工作研究的根據。在上面第一段裏面敘述事變的大概，所有的材料我們是認為都較真實可靠。至於所用的方法怎樣呢？我們也不客氣的說是用的唯物辯證法。怎見得呢？現在我們便在這裏再把我們對這次事變的認識，用抽象的總括法來重述一下。

1.是我們認識與回事變，是完全站在自己汪觀的立場，我們沒有忘記階級的鬥爭，所以我們始終的認為這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我們只是為了認識革命的對象，我們也才把牠作問題來研究。

第二，是因為把牠看作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我們便曉得蔣系汪系的對立，是不如兩階級的對壘之尖銳與關係生死的決鬥；所以，我們便敢預言他們結果必是妥協，只是從此便作一度重新的分贖。

第三，是我們觀察這回事變，是注意牠在過程中的變動；是從汪氏上台的一面談判與一面抵抗，到汪氏下台無形的不再談及抵抗，是運用因果的法則，追究出他的用意所在。

第四，是我們考察問題，絕不忽略牠和各方面的聯繫。

我們統治階級和國際帝國主義的上下其手；事變的發生影響統治階級的全部；統治階級的不安定，便是暴露了牠的本身百孔千瘡，便是給革命者準備，這是我們在上汪所最留心指示的。

第五，是我們認為環境決定人們的意志，所以，我們在敘述這回事變的發生，我們便說到面精衛被環境包圍的情況。同時，我們也認為個人有影響環境的力量，所以，顧維鈞氏的提倡抵抗，因而造成抵抗者的環境，我們決不認為這便是妄談。

如此等等，我們所用的研究問題的方法，難道還不是科學的方法嗎？用科學方法研究出來的結論，我們是自信有相當價值的。在這種統治階級爲了分贓不均而自閹，在這種他們的自閹而又發出抗日救國的妄言，他們結果還是妥協而不救國而不抵抗，那麼，我們被統治的階級，阿斗們，在這種情形之下，到底應當怎樣呢？消極的不過問他們嗎？沈默的接受他們欺騙的宣傳嗎？不，這是不應當的，我們對這回事變，應當有我們的態度。對他們所號召的抗日救國；我們決不像他們的只是宣傳，我們還應當有切實而具體的辦法。

至於我們對汪張辭職的態度，和抵抗日救國的辦法又是怎樣呢？

3. 我們的主張

我們對汪張辭職的態度，和抗日救國的方法，都可以說是我們的主張。在討論我們的主張的時候，這裏第一步要解決的就是「我們」二字的定義——範圍和意義。我們的範圍如何呢？只是指我們本社的社員嗎？不是的，本會的社員人數不多，够不上對國家大事表示態度。是指作者和讀者嗎？是的，只是這還只是一方面，再一方面，便是「我們」二字是代表我們被壓迫的階級，國內全體勞苦的人們。以我們作者讀者和全體的勞苦大眾聯合起來，才够稱得上為民衆，才有資格來表示我們的態度，對於抗日才可以拿出我們的主張。只是，我們二字的範圍雖是就這樣確定，還有應當自己明瞭的我們的意義呢？我們既是指我們的作者讀者，又是代表的廣大勞苦的民衆，這兩者不相聯繫怎樣？只是作者讀者是不夠資格，而民衆沒有作者讀者又無從表示態度，拿出主張。這不是這裏面便含有重大的意義嗎？這意義是什麼呢？就是說：「我們」既是作者和讀者，是民衆的代表，是和民衆相接觸，是對被壓迫階級表同情的，我們是為民衆的利益而奮鬥，那麼，「我們」便也可以說是民衆的前衛，我們是負有喚醒民衆，組織民衆，領導民衆實行鬥爭的任務；「我們」二字的意義便含有政黨的作用，是指在野的政黨而言。「我們」既又是代表全體勞苦的民衆，那我們便要明瞭在現時代我們的地位。我們勞苦大眾，是實行生產者，是社會最主要的成員。社會的構造，既是建基於經濟基礎上，現在我們

是實際的勞動者，是實際的分佈在經濟組織的各部門，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便等於享有經濟組織的各部門，操縱了經濟組織的全部。因此，這便顯明的我們是社會的主人，其他的官僚政客廠主工頭這一些上層的人物，便只是我們的寄生蟲，他們是我們的奴隸，而我們却是主人。所以，對於任何的國家大事，我們是要一反過去的放任，而要積極的過問。還不只是這樣，我們還曉得在現二十世紀的末年代，我們的寄生蟲階級的統治，現在是因資本主義經濟到了第三期的衰落而動搖，我們是有從速顛覆牠的任務；對於他們所有的全世界的聯絡，我們是要給牠打個破碎。所以，『我們』在現時代的意義，是鬥爭的革命的，反對帝國主義的。

確定了『我們』二字的定義之後，現在便要來談我們的態度。

A 我們對汪張辭職的態度：我們的態度怎樣呢？根據我們的認識，了解我們自己的意義與任務，我們曉得我們不是緘默的時候。我們應當怎樣呢？a, 從『我們』是政黨的意義來說：我們曉得，我們有推動民衆的責任，於是我們曉得牠的意義，當事者的作用，以及前前後後。要使民衆感們面要把這回事變的內幕向民衆宣傳，他們覺政治趣味，因而從事團結，拿出主張。b, 從『我們』是代表廣大的民衆來說；我們有了這回事變的認識之後我們便應當拿出我們的主張。我們的主張怎樣呢？張氏的喪失國土，又不抵抗，固然是應當罷

免，汪氏過去也不徹底的主張抵抗，現在又是虛偽的有作用的宣傳抵抗，也是應當斥革。在他們斥革之後又怎樣呢？我們反對不抵抗主義的再來，我們便要監督繼任人物，實行對日抵抗，爲了妨範當局的和暴日妥協，我們便不只是要求抵抗，而還要求立即宣戰，武力收回失地。爲了妨範軍事領袖的私有自己的軍隊，不允軍隊爲了救國自動的作戰，我們便主張廢除最高級的長官，只是收買國內軍事學者組織國防的參謀部，打倒現在所有的一切軍閥，對於國內以爭權奪利爲目的的擁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我們也主張打倒，以私人利益爲前題的官僚政客們，我們是主張永不叙用，並且剝奪他們的公權。若是這些要求不能達到，我們便主張採取革命的行動以和反革命的勢力鬥爭。

次之是我們抗日救國的主張。

B, 抗日救國的主張：在研究抗日救國的主張之先，在這裏有應當分別的，便是『對日抵抗』與『對日宣戰』意義不同。『對日抵抗』的意義是如何呢？這便是說在過去暴日侵佔我們的國土殺戮我們的人民，現在是一概不問，只要牠是不再行侵佔不再行殺戮，我們也便願意甘心的作半殖民奴，仍舊的讓牠們作經濟的掠奪，作政治的分割。若是牠侵佔不已殺戮無厭，我們是要反抗的。至於反抗的程度怎樣呢？反抗的方法如何？主張『對日抵抗』者却是沒有明言，也許又是向國聯呼籲求援，或者軍隊的撤退是要在交綏之後經各國

公使的調和吧？這種對日抵抗，自然比抱不抵抗主義的要高明，只是牠的實際，土地還是喪失了，人民還是被殺戮無辜，結果便是掩護了統治階級的妥協投降。若是主張對日宣戰，主張武力收回失地，那便不同了，牠的性質是極積極的，是不問暴日是否繼續侵佔，或者是否繼續的暴行，只要牠過去是暴行了是侵佔了，我們便要報復，便要收回自己的權利，還要問牠賠償損害。我們雖是不想在要他賠償損害之後，還要給牠相當的懲罰，但至少我們是企圖不損失權利的絲毫。所以，對日宣戰，與對日抵抗，實際上意義是不相同的。

在我們曉得牠們兩者的意義是不相同，我們自然是不只是空口的呼號對日抵抗，我們是主張即行對日宣戰，實際的和暴日鬥爭。

只是和暴日鬥爭的方法和步驟又是怎樣呢？

這是我們從前便說過了的，請我們的讀者翻看本刊第一卷第一二三期抗日運動中應有的認識一文。在這裏我們便簡單的再把牠來敘述一遍。

第一，是和暴日鬥爭的方法；我們曉得現世紀的鬥爭，是科學的鬥爭，鬥爭的方法，不只一項，而是多方面的綜合的決鬥。怎麼是多方面的綜合的決鬥呢？這便是說，要全國動員，從經濟的政治的武力和外交的鬥爭，而還要決勝負於文化，科學的進步與道德的存亡。所以，有人說現世的戰爭是立體的戰爭，便是這個道理。只是牠的方法怎樣呢？現在

分析的來說，便是；a,經濟方面：實行經濟絕交，使敵國對我們無從作經濟的掠奪。一到了宣布戰爭，我們便可以在海上捕虜敵船，妨礙牠和別一國的經濟往還。若是暴日，因為她的土地狹小人口衆多，我們若是從斷絕她的經濟往來着手，便要使她立即發生恐慌，使她不得不投降。b,政治方面；1,是政治的本身，若是我們的政治修明，政府是代表全體勞苦民衆利益的工具，不是資產階級所壟斷包辦的，那便政治狀況必更進步，社會秩序必更安寧；我們採用新的制度，政治的效率必更加增。2,在外交方面，因為我們的內政完善，便可以因組織的精密，工作的敏捷政策的確定，外交本身便有固定的方針，又得國內有力的援助，便必然的勝利。3,在軍事方面，因民衆和武裝的打成一片，軍隊只是對外的力量，是站在作戰的第一線，得着民衆的援助，餉械充足，決必後退，便是決必失敗。同時，民衆又自己武裝，實行四萬萬同胞的總動員，被敵人佔領地的義勇軍不斷的暴動，其他各地的民衆又不斷的擴大的對暴日在華的利益進攻，便可以使敵人的手足慌亂。c,在文化的鬥爭方面；我們雖然科學落後，沒有敵人的器械巧妙，但我們在道德方面，或不致落後。最少，我們也可以用科學來抵抗她的科學，用我們的道德來反對她的引誘與宣傳，使我們的民衆不致於墮落。

總上幾點，便算是我們用以和暴日鬥爭的手段。次之，便是用這些方法的多驍。

第二，是對日鬭爭運用方法的步驟；我們曉得對日鬭爭是有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方法，那麼，運用這些方法是不是也有步驟呢？在原則上說起來，這些方法是不衝突的，是可以在同一個時候運用。却是在實際上便不然。這些方法裏面，政治的方法，却是牠們的關鍵。若是政治不良，政治是資產階級的統治，那便你運用經濟絕交的方法底時候，資產階級便偏要復交，奸商們便偏要敗賣劣貨，政府便偏要查禁調查劣貨的團體；在你運用文化的方法的時候，政府便偏會檢查新聞，查禁刊物，剝奪人民言論出版自由權。所以，政治的方法不能運用，其他的方法，便等於空想。是只要運用政治的方法，我們方才說了，最主要的便是要移轉統治權；要使政府是代表全體勞苦民衆利益的，然後才能動員全體勞苦民衆，使他們來擁護這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權。要民衆擁護自己的政權，然後民衆才可以和軍隊結合，然後才可以作政府外交的後援。只是，現在的政權是被資產階級所把持，資產階級是在私有制度之下生存，是絕對自私的，他們怎肯爲反對帝國主義而轉移政權？若是要強迫的使牠轉移政權，便要先行爆發革命，使現在的政權崩潰。所以，這樣看起來，爲了對外，便必要先行對內，爲了反對帝國主義，便要先行國內的階級鬥爭；只有經過階級鬥爭，才能把我們的政治刷新。政治固然是一切方法的關鍵，而革命便是關鍵的關鍵。好了，在我找出了關鍵的關鍵之後，我們便只要從事革命

了！只是，革命不是兒戲，我們不能夠憑個人感情的衝動，便閉着眼睛只是胡喊，或者，只是憑個人的偏見，便坐在書齋裏只憑個人的頭腦來玄想。革命是要有廣大的羣衆參加，是要鬥爭是要流血的。我們若是要想廣大的羣衆來參加，更要想他們是甘心的來流血來鬪爭，那我們便要注意喚醒的工作，組織的工作，與訓練的工作；最主要的自然還是宣傳。宣傳，是要有科學的內容，是要有道德的基礎，是要能夠把握着民衆的意識，是要能夠團結民衆的精誠，牠是一種專門的學問，牠也便是人類生活現象中一種重要的工作。我們從事這種學問，我們從事這種工作，便也叫作是從事文化運動。所以，這樣看起來文化運動，却又是我們對日宣戰的方法中，最重要的一種。

最後，我們所要喊的，便是：

【大家團結起來啊！】

1932, 93, 1

○.....
「工人階級爭取政權，爭取治者地位。但是，達到
這一目的之後，這種目的却變成了手段了，並不是用這
個手段來鞏定自己的階級統治，並不是要自己階級永久
的統治其他階級，並不是保要存有階級式的社會組織，
而是要用這種手段，達到自己的最終目的——取消有階
級的社會，創造無階級的社會，完全真正自由的共產制
度的社會。」

斯徒夸夫

.....○

論民主主義

列寧著 冰若譯

一，一切國家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運動之成長，喚起了布爾喬亞及勞働者組織內的他們的代辯者企圖發見擁護榨取者支配之觀念的「政治的主張的極端」的努力。在這種主張裏面，對於獨裁的非難和民主主義的擁護是特別的顯著。布爾喬亞諸新聞及一九一九年二月在柏林舉行的黃色國際（註）等所作的各種各樣的主張，一概全是虛構和偽善。這件事在對於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有相當了解的人看來，乃是很明白的事實。

（「選集」德譯者註）柏林國際社會主義大會，是由第三國際諸黨所召集，在一九一九年二月舉行的。在大會中，把關於戰爭的政府的責任和「戰爭中第二國際之崩壞歸之於外國的社會主義者之責任等，是由於互相迴避責任的法蘭西人和德意志人的熱烈的討論與相互的攻擊而被作出來的。關於戰爭的責任問題，附議委員會

的提議，採取基於互相休戰的精神的妥協案。大會關於殖民地問題採用了考茨基的決議。這個決議的要點不是反對殖民政策的鬥爭，而是單單認成爲社會主義者的任務，而以緩和殖民政策的鬥爭爲目的的東西。大會派遣委員出席當時在巴黎舉行的協商國媾和會議。第二國際的指導者們，在這次柏林大會裏，對於俄國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下了決定的反對決議，從而雖然爲替帝國主義的干涉開闢一條大路作了執拗的努力，但這個動議終於沒有成功。大會否決用決議的形式並來表示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選集」註一一九〇，七六七頁）

二，這種論證，關於階級問題並沒有說到。論證是以「民主主義一般」和「獨裁一般」那樣的概念構成的。立於階級的立場的圈外，或是超越階級的立場而在外觀上立於國民全體的立場上的這種見解，乃是對社會主義根本教理的直接的嘲弄。詳言之，即移轉到布爾喬亞的陣營裏去的社會主義者們，雖然單止在口頭上承認，然而一到實行的階段，他們就對已經忘淨了的階級鬥爭理論作了直接的嘲弄。何則，因爲在任何資本主義文明國家，所謂「民主主義一般」那個東西，也並未存在，所存在的，只不過是布爾喬亞的民主主義罷了。又在另一方面，獨裁自體並不成爲問題，成爲問題的是被壓迫階級的獨裁，即普羅列塔利亞對壓迫者，榨取者的獨裁，普羅列塔利亞對布爾喬亞的獨裁。換言之，即爲克服

榨取者爲克服爲維護他的統治支配的鬥爭中所作的抵抗的獨裁。

三，歷史告訴我們，革命時期，即政權獲得的時期，詳言之，即對於屢屢從榨取者方面發起的最絕望的，最狂暴的，如何的犯罪也毫不躊躇的的反抗的強力的壓迫的時期，不經過這樣的時期，被壓迫階級就不會獲得政權，就不能獲得政權。就是反對「獨裁一般」而舉起雙手贊成「民主主義一般」的社會主義們所擁護的布爾喬亞自身，也是經過如次的過程而獲得在文明諸國的自己的權力。即經過對於××，市民××之一系列，王權支配，封建的奴隸所有者的強力的反抗，及王政復古運動的壓服的過程。一切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們，在著書，論文，大會的決議裏以及煽動裏，不只幾千回，幾百萬回，解剖了這個布爾喬亞革命的階級的性質。全世界的布爾喬亞的改良主義崩壞了，在戰爭釀成了革命的形勢的這個歷史的瞬間，用「民主主義一般」的言辭，擁護「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用「獨裁一般」的叫囂漫罵普羅列塔利亞的獨裁，那是對社會主義的直接的背叛，那是向布爾喬亞陣營之真實的移轉，是對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普羅列塔利亞的權利的否定。

四，在說明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布爾喬亞議會主義之際，一切社會主義者們，說明了馬克斯及恩格斯用最科學的正確性表現出來的思想。即民主主義的布爾喬亞的共和政體只不

過是由於布爾喬亞之勞働者階級的，由於少數資本家之勞働大眾的抑壓機關，當承認這樣的真理的時候，沒有一個馬克斯主義者不曾高尚的，神聖的發過誓的。然而在此等人們中就有人現在舉起了反對獨裁的叫聲、而且爲了民主主義的利益正在參加着這種叫聲。可是今日在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之中，把廢棄這個壓制的機構，戰取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權當作目的的騷動和運動却正在被鍛鍊着。在今日，反對社會主義的此等叛變者們，恰和布爾喬亞對勞働者贈與，「純粹的民主主義」一樣，又恰和布爾喬亞斷念反抗，而屈服於多數的勞働者之前一樣，或是恰和在民主主義的共和政體之下，資本家廢止了彈壓勞働階級的國家裝置一樣。

五，被看成社會主義者的一切的人，用言辭褒獎着巴黎公社。這樣說是因爲勞働大眾對巴黎公社抱着偉大而且忠實的同情。這個巴黎公社特別明瞭的指示出了布爾喬亞議會主義，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歷史的限界性及其價值之有限。這種布爾喬亞議會主義，布爾喬亞民主主義，比較起中世紀來，當然是高度發展了的制度。但是在普羅利塔利亞革命的時期，他從根底上要求不可避的變革。最尊重公社之歷史的意義的馬克斯，在他對公社所作的分析之中，證明了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布爾喬亞議會主義之榨取性，論究了被壓迫階級，對於這個榨取性，在多年中必須保有一度決定從有產者階級選出的議員在議會中代表民衆或蹂躪民衆的權力。在把握

了全世界的蘇維埃運動，在全人類眼前展開了公社的事實的今日，社會主義的叛變者們，忘記了巴黎公社的實踐的經驗和具體的教訓。他們僅只玩弄民主主義一般的布爾喬亞的古舊的爛布的餘屑。公社是非議會的制度。

六，公社的意義更存在於下面這一點。公社要從根本上廢棄布爾喬亞的國家裝置，即××，××，××，××等裝置，而想以立法權力與執行權力不分離的勞動者自治之大眾組織來代替牠。連德意志共和國在內，現代的一切的布爾喬亞的民主主義共和國，全都維持了上邊那樣布爾喬亞的國家裝置。而嘲弄真理的社會主義的叛變者們却把此等共和國叫做普羅利塔利亞的。這件事就明顯的而且執拗的證明了為擁護民主主義一般的叫聲只是擁護布爾喬亞及其榨取特權。

七，當作「純粹民主主義」的要求之一例，我們舉出「集會的自由」來。一切不與階級絕緣而有階級意識的勞動者都會理解在榨取者抵抗牠的沒落，擁護他的特權的時期狀況之下，想使榨取者不壓制集會的自由是如何呆笨的事。當布爾喬亞還是革命的時候，在一六四九年的英吉利，或是在一七一三年的法蘭西，王權主義者和貴族們為把王政復古組織化而把外國的軍隊調入國內，舉行集會的時候，布爾喬亞決不會給他們以此等集會的自由。既經變成反動的現在的布爾喬亞，假若向普羅利塔利亞——不管資本家為對抗自己的被收奪要採取怎樣的抵抗——要求對榨取者也應該與以集會之自由

，勞働者對於布爾喬亞這種要求，也只有付之一笑罷了。

在另一方面，勞働者很曉得，就是在民主主義的布爾喬亞共和國裏，所謂「集會的自由也是大言欺人。何則，因為富人有了自己可以任意使用的最良的公私建築物，同時有充分的時間，更可享受布爾喬亞國家權力的保護。而佔全人口之絕對的多數的都市，農村的普羅列塔利亞和小農，第一，第二，第三，全都沒有。事情如果已是如此，則所謂「平等」，換言之即「純粹的民主主義」只不過是單單的欺瞞罷了。要想獲得現實的「平等」，要想為勞働階級實現事實上的民主主義，我們不能不首先從榨取者沒收一切公私建築物。我們不能不首先給勞働者以閒暇。最主要的是驅除兵士的威嚇、我們所要確實保證的不是貴族子弟和資本家出身的將校所擁護的「集會自由」，而是壓迫的勞働者之集會自由。

在這樣的變革之後，才不再嘲弄勞働者，勞働的民衆和貧民；才能談到集會自由和平等。而這種變革只有勞働民衆的先鋒隊，推翻榨取者，布爾喬亞的普羅列塔利亞能最徹底的完成牠。

八，「出版自由」也同樣是「純粹民主主義」的主要題目。社會主義者不止千萬遍主張了下面的事。即在最良的印刷機和被堆積起來的巨額的紙張還在資本家的手裏的時候，這種自由只是謊語，又例如亞美利加，民主主義和共和制度雖然發展了，而全世界的新聞紙却愈益明瞭的，尖銳的，而且

愈益露骨的有立於資本的隸屬支配之下，在這種限度內出版自由完全是欺人之談。要想爲勞動大眾。即爲勞働者農民獲得現實的平等，現實的民主主義，人們不能不先消滅用資本家的手榨取作者的勞役，買收出版設備，賄賂新聞紙的可能性。因此，除去資本的桎梏打倒榨取者，克服彼等的反抗這件事就十分必要了。原來資本家們，把所謂自由解作富人獲得利潤的自由，解作餓死勞働者的自由。所謂資本家們的出版自由，是意味着富人收買新聞紙的自由，爲捏造，偽造所謂輿論而利用他的財富的自由。因此「純粹民主主義」的擁護者是現實的交換制底的擁護者，是擁護富者支配大眾的啓蒙手段！這種人是民衆的欺瞞者。這種人是迴避想從資本家手中奪取出版自由的那樣具體的歷史問題而以完全空虛的言辭作美妙的聲響的徒輩。現實的自由，平等只有在社會主義者所携來的社會中才能實現。在這種社會中（社會主義社會——譯者）犧牲他人來增加自己的富的可能性，已經不復存在了。用金錢的力量蹂躪新聞紙的可能性，直接間接俱不存在了。在這個社會裏，勞働者（或間接的許多勞働集團）可以自由的不受任何妨害的使用屬於社會的印刷機和紙張。

九，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歷史表示出在大戰前尙被推獎的「純粹的民主主義」在實際的資本主義之下是含着什麼意味。馬克斯主義者常常這樣主張：民主主義越發展，就越「純粹」，階級鬥爭就更露骨的，更尖銳的，更不容赦的

被激成，資本家的壓迫，布爾喬亞的獨裁就更顯得純粹。法蘭西得利夫斯事件（註），在自由的民主的共和國美利堅，被資本家所武裝起來的軍隊對同盟罷工中的勞働者以血解決的事件，及與此類似的數千的事實，把布爾喬亞努力想隱蔽而終不能隱蔽的真理在白日之下晒出了。曝露了在資本的權力將要失去他足下的地盤的場合，布爾喬亞的恐怖政治及其獨裁所支配的真理。

（「選集」德譯者註）得利夫斯事件發生於一八九四年，以後繼續數年之久。猶太人而為法蘭西的參謀將校的得利夫斯，雖然冤屈，受了反逆罪和間諜的嫌疑，而下了有罪的判決。排斥猶太人的人們就利用這個事件來加強他們的宣傳勢力，王權主義者甚至要來一個苦迭打。但是為擁護得利夫斯，急進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展開了活躍的運動的結果，基於錯誤的文書的得利夫斯的有罪判決完全是冤屈的那種事忽然出現於白日之下。遂開始着手辦理再審訴訟手續，而得利夫斯終於受了大總統的恩赦，到後來，裁判所也確定他是全然無罪的。

（「選集」註一九一，七六一頁）

十，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就是對於最自由的共和國的落後的勞働者也充分的證明了布爾喬亞民主主義有布爾喬亞獨裁的性質，為養肥德意志，英吉利的少數富翁的集團，幾百萬人類被殺戮了，就是在最自由的共

和國，布爾喬亞的軍事獨裁也被建立了起來。這個軍事的獨裁在德意志敗北之後，在聯合國方面還繼續存在着。這個戰爭揭破了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錯誤的面具。又因為指示出了在戰爭及戰爭的機會中所行的投機和射利心的全根的，這個戰爭，對於勞働者，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明瞭的開擴了他的眼界。布爾喬亞在自由和平等的名目下實行這個戰爭。軍需商人在自由和平等的名目下，蓄積了未曾有的巨額的金錢。而柏林的黃色國際為把布爾喬亞的自由，布爾喬亞的平等，布爾喬亞的民主主義今日已決定的曝露出來了的榨取性，在大衆之前隱蔽起來，不論他用了如何的努力，而到底終於沒有能隱蔽了。

十一，歐羅巴大陸中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是德意志，帝國主義的德意志顛覆的結果，變成了最民主主義的自由的國家。而在牠的最初的第一日，德意志勞働者及全世界的人們都已經很清楚的明白了布爾喬亞共和國的現實的階級的內容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卡爾李卜克內西特，盧森堡的被虐殺，不僅是因為真實的普羅利塔利亞共產主義國際的最優秀的分子和指導者悲劇的死去了的緣故，而且又因為下面的理由具有世界史的意義。即在決定的，明白的說出了資本主義歐羅巴的國家——就說他是全世界第一位的資本主義國也並非誇張——的階級的性質這一點上具有世界史的意義。被拘留者，即在國家權力保護之下的人們，居然由於社會愛國主義者

的政府下的軍人和資本家——而且那個人是無罪的——而被殺害了這種事件，在這個事件所能被惹起的共和國裏，正是因為所謂布爾喬亞的獨裁支配的主張。對於李卜克內西特和盧森堡的殺害表示非常的憤激，這只是證明了不理解這種真理的人們的遲鈍和偽善。在世界上最自由，最進步的德意志共和國裏，所謂自由乃是雖然殺害了被拘留的普利塔利亞的指導者也無罪的自由。但是只要主張資本主義，只要在在牠的限度內，此外是不能有第二個樣式的。何則，因為民主主義的發展，當作大戰及其效果的結果與影響，不特沒有減弱了今日已達沸騰點的階級鬥爭，而反倒加強了這種鬥爭！

在文明化的全世界，例如在最自由的共和國瑞士，或是在亞美利加——在這裏發生着布爾什維克，包格羅美（註）及與此相類似的事情——布爾什維克的放逐，迫害，禁錮直到今日還在盛行。進步的，文明化的，民主主義的，而且激頭激尾武裝了的諸國，因為被幾百萬部布爾喬亞新聞說作是野蠻的，犯罪的——無分別的被迫於餓死的，荒廢的——俄羅斯的原故，僅僅二三十人的存就使他們發生恐怖那樣的事，從「民主主義自體」「純粹的民主主義」的立場來說，乃是一件可笑的事實。充滿了這樣矛盾的叫喊的社會狀態，實在說起來，就正表示了布爾喬亞的獨裁。

（註）係指在舊俄時代殺戮一團或一階級的事而言。

十二，在事情已是如此的場合，普羅列塔利亞的獨裁只

是爲榨取者的××，不僅當作壓服彼等的抵抗的手段應該完全視爲正當，而且就是當作反對最後要導於戰爭，或正在準備新的戰爭的布爾喬亞的獨裁的勞働大衆的唯一的保證，也必然應該視爲完全正當。

社會主義者所特別不理解的事情，被彼等的理論的短見，彼等的布爾喬亞的偏所限制住的事情，呈露了彼等對於普羅列塔亞的政治的背叛的事情，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在橫於牠的根底的階級鬭爭尖銳化的場合，在布爾喬亞的獨裁和普羅列塔亞的獨裁之間，中間的介在物是不能存在的。如像或許有第三者嗎那樣的夢想，只不過是反動的小布爾喬亞的悲鳴。關於這種事情的經驗，在一切發達了的各國的百年以上的布爾喬亞的民主主義和勞働運動的發展就指示這種真理。最近五年的經驗也正在顯示着這種真理。在商品經濟內，指示了獨裁經濟的必然性的經濟學說，即馬克斯主義的全內容，針對這個而說的獨裁——隨着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而益益發展，增加，團結，強勢化的階級即——除去普羅塔利亞階級以外任何人都解不能決。

十三，社會主義者們第二個理論的和政治的錯誤是在下面這一點。社會主義者們不能理解所謂民主主義的形態，在幾千年的經過中，從古代萌芽起，此後在由一階級替代其他的階級的時候，用不可避的必然被變革了。在古代希臘共和國，在中世紀諸都市，在發達了的資本主義國家，民主主義

有着不同的形態和不同的程度。人類史上，最深奧的××××，莫過於從少數榨取之手到多數被榨取者之手的推移過程，必須經過很大的變化，詳言之即不創造民主主義之新的形態，民主主義適用的新的制度，新的條件等，而假定僅只在古老的布爾喬亞議會內，僅只在民主主義的範圍內就能完成牠，那簡直是混蛋之至。

十四，普羅列塔利亞的獨裁和其他的獨裁一樣，在由於以強力壓服失了政治的權力的階級的抵抗的必然性而被呼起了這一點，和其他階級的獨裁類似。但是普羅列塔亞獨裁和其他階級的獨裁，換言之，和中世紀的大領主的獨裁，一切資本主義文明國的獨裁根本區別之點是大領主，布爾喬的獨裁是以強力壓服占全人口之絕對過半數的勞働大眾的抵抗，反之普羅列塔利亞的獨裁是人強力壓服榨取者即全人口中特定少數的大地主反資本家的抵抗。

從以上所說的推論起來——一般的說——普羅列塔利亞的獨裁不僅必然要變更民主主義的形態和制度，而且那一個變更又必然要招來了使勞働階級化膿，對資本主義加以羈絆的民主主義的事實上所利用，歷史上所未曾有的擴張。

而已經在事實被看出了的普羅列塔利亞獨裁的形態，詳言之，即羅俄的蘇維埃權力，德意志的列台制度，蕭伯、斯挑瓦特·可米提斯（註）及其他諸國與此類似的台列（勞働者評議會）制度，一切此等的東西，才真是為勞働階級，

換言之爲占全人口之絕對過半數的人們實現了享受民主主義的權利和自由的可能性。反之，雖然是在最良的民主主義共和國，就是單單和這個相近似的東西也不能存在。

蘇維埃權力的本質是在被資本家所壓伏的階級，即勞働者和半無產階級（不榨取他人的勞働而常常不得不出賣他的勞働的一部分）的大衆組織作成了全國家權利，全國家機構的不變的，唯一的基礎。

在民主主義布爾喬亞的國家，雖然在法律上有同等的權利，但是實際上，由於許多謀策，從政治生活的參加和民主主義的權利，自由的享受被遠離了的大衆，現在被引導到永久繼續的，不受妨害的而且決定的民主主義的國政的參與。

（註）工場委員會

十五，不分性，宗教的信仰，人種，民族性的如何不同的市民的平等——在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常常光臨的地方受禁制的東西，而且因爲資本主義的支配，在任何的場合，都不能完成的東西——現在蘇維權力或普羅利塔利亞獨裁一舉就把牠完全實現了。何則，因爲只有對於私有財產權和生產手段沒有利害關係，對於牠的分配（生產手段的分配——譯者）和新的分配沒有利害關係的勞働者的獨裁，纔能夠完成牠。

十六，返回來說，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議會主義，是使勞働階級從行政機關遠離的組織。而反之，蘇維埃政權，換

言之普羅利塔利亞的獨裁却是使勞働階級走近行政機關的組織。爲達到這個目的，在國家的蘇維埃組織之下，立法權和執行權被合一化了，同時用企業和工場那樣生產的統一體的單位代替以地域分類的選舉區。

十七，所謂軍隊是民衆的敵人，那只是在君主制之下爲然。這種事情在一切布爾喬亞的共和國，不，在一切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都是如此。只有當作被資本家所壓服的階級之唯一不變的國家組織的蘇埃政權，纔能使軍隊不再依存布爾喬亞的支配權力，而且使普羅利塔利亞融合於軍隊之中。又他的權力使普羅利塔利亞武裝起來，使布爾喬亞解除武裝；如果沒有他的諸前提條件，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十八，國家的蘇維埃組織的任務是在革命中指導被資本主義所集中化，啓蒙化的階級普羅利塔利亞。從隸屬階級一切革命，一切運動所得來的經驗，社會主義的世界運動的的經驗，教給我們以下的事：即只有普羅利塔利亞能夠結合并且指導從事於勞働的，被榨取的人們的散亂的未組織的諸層。

十九，在資本主義之下，甚至於在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之內現在還殘餘着而又不能不殘留着的古老的布爾喬亞官吏和裁判所機關，也只有國家的蘇維埃組織能夠廢除牠。而此等古老的諸機關，在民主主義實現之際，對於勞働者和勞働大衆是事實上最大的障害。

二〇，馬克斯及一切立於他的尖端的社會主義者，都是

把國家權力的廢除當作目的。如果不能實現這個目的，則真正的民主主義，換言之平等和自由就不能實現。而實踐的引導我們向這個目的去的東西即是蘇維埃權力或普羅利塔利亞，德謨克拉西。何則，因為他使從事勞働的民衆的大衆組織永久的無條件的參與國家政治，於是迅速的開始準備了一切國組織的完全廢除。

二一，在柏林所召集的社會主義者的完全失策，即他們對新的普羅利塔利亞，德謨克拉西的理解所曝露出來的完全的謬誤，特別可以從下面這一點看出來。即一九一九年二月十日在柏林舉行的黃色國際大會中，從白蘭丁所收集了，說明了的東西中，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他們的同僚對於普羅利塔利亞，在自由的名義之下，公佈了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的指令。這個指令承認雪得門政府的布爾喬亞性，並且及非難政府有想要廢止被稱爲「革命的支持者」「保護者」的列台制度（勞働者評議會）的帝望。更提議把列台合法化，付之以國家的權利，付之以否決國會的決議，把在國會裏所處理的事項委任於一般投票的權利。

這種動議完全曝露了擁護德謨克拉西而不理解他的布爾喬亞的性質的理論家們的完全精神上的破產。這種想把普羅利塔利亞獨裁的列台制度（勞働者評議會制度）合國會，即布爾喬亞的獨裁合一化起來的可笑的試驗決定的曝露了黃色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精神力的缺乏，小布爾喬亞

的反動政策，以及對新興普羅利塔利亞，德謨克拉西之不可壓制的新興勢力的怯懦的讓步。

二二，在柏林的黃色國際的多數，縱令他們非難布爾什維克，而因為恐懼勞働者的結果把和非難相應的決議付諸形式的票決的自信都沒有這件事，從階級的立場上來看，是極正當的被處理了。這種多數者和俄國門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德國雪得門派正是同類。他們哀訴布爾塞維克的這個攻擊，他們屢屢努力想把因為在布爾喬亞與普羅利塔利亞對抗的市民戰中，門塞維克的參加，所以才被人攻擊的事實秘密起來。這樣，在德意志，在布爾喬亞對普羅列塔利亞的市民戰中，雪得門和他和他的一派也參加了。

因為這個原故，參加柏林黃色國際的多數者對布爾什維克宣言反對，乃是極自然的事。在那裏「純粹民主主義」的擁護是不存在的。在那裏，意識到參加對普羅列塔利亞而起的布爾喬亞的市民戰的人們的自己的辯護被顯露着。

因為以上諸種種理由，我們應當站在階級的立場上，把黃色國際的少數派的決議正當的記住。普羅列塔利細在真理之前是無所恐懼的。普羅列塔利亞應該直面着真理，而從那個真理導出一切政治的結論。

目前國內政治的分析

煤 夫

一

漆黑一團的國內政治，自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無疑義的，更是漆黑，反動的登峯造極了！從鄉村的土豪劣紳到城市買辦資產階級，恐怕比以前還要厲害得多，而各帝國主義的反攻，恐怕比以前還要殘酷與毒辣！一般革命民衆，不是斷肢折骨，便是流離轉徙，有的呻吟牢獄，有的淒涼白骨。所以在民衆間無非瀰漫着：悲哀，沉痛，困苦，鬥爭的空氣，黃土壠上，斷頭台前，都是印着革命戰士的血痕。而一切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完全是中了陰霾和慘淡的毒！

自然，目前的統治階級，不僅是沒有解決，而且也無法解決一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各種矛盾，反面是加緊了和集中了所有一切矛盾的尖銳化！這只須看近年來中國社會的不

而

安。經濟之恐慌，政治之腐敗，文化之落後，尤其是軍閥混戰不斷的發生，便可充分明瞭這建築在榨壓全中國勞苦大眾的腐朽的吃人階級，現已走到了盡頭，它自身的一切矛盾，現已尖銳化白熱化了！我們要分析目前國內的政治，分析其各種尖銳化白熱化了的矛盾，自然應當抓住各階級的相互矛盾，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上統治的作用，以及諸列強間在華的相互矛盾反映到中國政治上的各種混亂狀態！

現在霸居政治舞台統治我們的統治階級，就社會成分上說，除了間接統治中國的各帝國主義外；直接的，便是軍閥，買辦資產階級，地主，土豪劣紳，民族資產階級，反動的智識份子等等，就其中的派別說，則有蔣介石，胡漢民，汪精衛，孫科，閻錫山以及張學良等，這些人都各有自己的小派別，各相信自己的『權利主義』。我們在分析它們內部矛盾的時候，用不着一概都估計到這些個別的地盤衝突，而要找出許多衝突的中心，要依靠這個中心衝突而分析它在社會上所代表的階級關係，這樣，我們才能在這個『漆黑一團』的國內政治中，找出一個分析的頭緒。

我們找着他底中心衝突之後，找着了一個頭緒之後，我們還要找着的：這一矛盾——這一革命階級與統治階級之矛盾，在目前中國的政治上，亦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境地。特別是在華南各省，革命勢力之蓬發發展，統治階級之手忙脚亂

找

力

，實可證明這一矛盾尖銳化。所以我們分析國內的政治，這一個嚴重而含有歷史意義的矛盾，更爲我們所不能忽視。

二

實在的！目前國內政治之所以這樣的漆黑一團，終也不過是各階層不同的利害和生活之反映，現在就統治階級本身而說吧！它的內部，既包含有買辦資產階級，地主，軍閥，民族資產階級，土豪劣紳，反動的智識份子（即小資產階級）等等，自然在政治上，便爲形成汪蔣的衝突，蔣孫的衝突，蔣閻的衝突，以及蔣胡等的衝突。而這些衝突的主使者，大都又爲各帝國主義。

然則，汪蔣衝突的階層關係怎樣呢？

汪氏本人是一個反動的智識份子，是代表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是動搖的，所以他可以由反蔣而變爲與蔣合作，他現在雖與蔣合作，不過是蔣的一種傀儡，決不能在帝國主義面前，與蔣爭寵獻媚。而蔣介石呢！它是代表半殖民地的「最高金融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這個階級，是仗着帝國主義勢力，通過中國最高的政治組織，而統治中國剝削中國整個民衆的，它是得了各帝國主義之信任，特別是金元大王美利堅帝國主義。這樣，代表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汪精衛氏，在政治上，祇有從左的方面，什麼設立民意機關，來欺騙一部分民衆之擁戴，以鞏固其統治地位，免

衝突

任

4

自

決

得一日爲蔣所不用時而拋棄於九霄雲外。聽說在一兩月前，汪氏爲拉攏東北「所謂民族英雄」丁超李杜，特別加委其頭銜，同時，還派朱霽青到東北去拉攏義勇軍；這種事情，當然爲蔣所忌恨，因的蔣既代表半殖民地的金融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自然是絕對不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恐怕因反對帝國主義而致動搖甚至瓦解了它們在中國的特權地位。汪氏雖然也不反對帝國主義，但因他的階級屬性的動搖，所以他有時表示左傾，唱些反帝的高調，以欺騙民衆，有時則完全屈服於蔣的面前，隨着蔣的路線而走。這本是小資產階級固有的階級性屬，毫不足爲奇的。它們兩人階級關係既如此，衝突是必然的，何況尚有分贓不均的問題存在。所以蔣必須破壞汪的前途，如監察院對汪之彈劾，將上海喪權辱國的協定的責任，完全擱在汪的大頭上去了。

蔣汪衝突的階層關係是如此，而蔣孫衝突的階層關係又怎樣呢？

孫科是一個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觀其最近上海中日戰爭時，他在上海縱橫俾閣鼓勵十九路軍，以金錢賄買十九路軍，欲以十九路軍與蔣的軍隊衝突，欲以抗日破壞蔣的威信（老蔣現在是不是有威信？尙成一問題）。暴露蔣的不抗自之罪惡，便知道它與蔣的衝突是尖銳化了的，這是在這不同的階層關係上所必然要爆發的一個矛盾。原來，民族資產階級是想反帝的，他們想把中國的商品市場，投資市場，原料

守

的採取地，由帝國主義手中奪回，以爲發展民族資本的根本基礎。聽說它最近又派蕭淑宇各處奔波，準備組織「國民生產消費合作社」，集股開辦國貨公司，欲以大量資本生產國貨，消費國貨，而爲這個基礎薄弱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找一條出路。可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基礎太過於薄弱，勢力太過於衰微。畢竟尙不能戰勝代表金融資產階級而且得到帝國主義信任的蔣介石，所以孫科又祇好跑去廣東與胡漢民陳濟棠聯合，欲在英帝國主義羽翼之下，與以美帝國主義爲主人的蔣介石，成立對抗的形勢。這樣，蔣孫的衝突，固然是日趨於尖銳，而孫所代表的「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結果，就不是民族資產階級，而是附庸於英帝國主義之下的資產階級了。它們雙方之衝突，因英美帝國主義在華利益衝突之尖銳化，而更日趨於深刻化，這是無庸疑問的。

蔣孫衝突的階層關係既如此，而蔣閻衝突的階層關係怎樣呢？

閻錫山是一個代表地主豪紳買辦階級的，他的封建意識雖比較濃厚，但它的地盤割劇觀念，是極其發展的。所以，它從前曾屢次利用山西的地盤招兵買馬以急急地向外發展。雖然，曾爲蔣所困，一敗塗地，但是它尙未忘情於地盤之擴充與割據。它也是帝國主義之走狗，雖與蔣介石相同，惟因它比較是與日帝國主義相投，所以去年秋間由日帝國主義從它的大連（日本租借地）派飛機送回山西，這完全是因爲日帝

守

國主義與英美帝國主義在華利益衝突之尖銳化，特別是與美帝國主義。故日本帝國主義特送其回山西，準備與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蔣介石大肆火併。後來雖因日帝國主義操之過切，發生空前的東北事變，各軍閥懼於民衆威勢，沒有直接火併起來，可是，閻錫山尚未忘情於地盤之再擴充的。最近復有憑藉日本勢力，再度進取平津，平津雖爲張學良之地盤，但張學良爲統治階級羣列中，日趨沒落的一個軍閥，專靠蔣爲其保標，所以蔣最近又要派張羣與徐永昌同赴山西，進謁閻錫山，欲緩和衝突。實則蔣閻的衝突，愈欲緩和，而愈益尖銳化。

這是蔣閻衝突的階層關係，那末，蔣胡衝突的階層關係又怎樣呢？

胡漢民原是一個士大夫而未占有明顯階級基礎的，他從前曾與蔣介石親密的合作了幾年。只因在代表金融資產階級的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的威脅之下，不特無其他自由，而且還作了階下囚！現在胡漢民雖然是出獄，但它恨蔣之心，以致復仇觀念，是不容易消磨的。所以他至今還託庇於英帝國主義之香港，發縱指使廣東陳濟棠等，以與蔣介石火併。他們這個衝突，恰如箭在絃上，有一觸即發之勢。

這些，都是目前政治上統治階級內部的階層矛盾的分析。所謂目前政治漆黑一團的狀態。

現在，再把政治上最嚴重的而含有歷史意義的革命階級與統治階級衝突之整個階級關係，簡略的分析一下。

近年來，在國際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豪紳軍閥地主政權聯合統治之下，中國人民既然所得到的：祇是農村破產，工業停滯，商業凋敝，災荒，饑饉，匪患，軍閥混戰，和帝國主義再三再四的大屠殺。特別是去年十四省以上的大水災，五百萬方里變成澤國，一萬萬以上的災民流為餓殍；加上九月間的東北事變和今年上海戰爭，無數萬民衆不是死於日帝國主義的炮火下，便是淪爲無衣無食的難民和失業者。到了今日，我們可說全中國的國民經濟，已經達於總破產的地步。統治階級除了採用更無恥的更殘酷的手段，向這些已經瀕於死境的工農大衆榨取最後的血痕而外，便是靠外債發公債來勉強維持他們動搖破碎的統治。——當然內外債的最後的擔負者，還是一般工農勞動大衆。

在這樣全國經濟總破產，全國政治大混亂的局面下，廣大的革命階級從切身的血肉的經驗中認識了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的真面目，發現了自己的力量和出路。所以自從滿州事變發生之後，反日反帝的高潮，普遍了全國。鬥爭力量的集中，一天天地從動搖的學生羣衆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轉向英勇堅決的工人階級和勤勞大衆；鬥爭方式和內容，也隨着很快地從和平請願，過渡到遊行示威，搗毀黨部，組織民衆法庭和民衆義勇軍，從對日絕交宣戰發展到發動民族革命戰

爭，及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和統治階級的鬥爭。在這次上海戰爭中，廣大的兵士羣衆，能夠以舊式的槍械和日帝國主義，肉搏一月之久，同時上海的工人和民衆也奮不顧身地參加這一偉大的民族戰爭（汽車工人胡阿毛就義事，便是一例）。這種革命階級的反帝國主義，反統治階級的戰爭，自然使統治階級是要發抖，是要更殘酷的慘無人道的壓迫，因為在目前的中國政治上，革命階級與統治階級的衝突，誰都知道，不盡是經濟的，而是含有極嚴重的政治意味，到了短兵相接的境地的。所以，這一階級衝突，比統治階級內部的衝突，還要尖銳，還要嚴重。這是因為兩個不同的階級的利害關係相距太遠，一個終日勞動，還是無食無衣無住，一個整天遊戲，還是錦衣玉食華廈。兩個不同的階級的政治任務相懸大殊：一個要維持舊的少數人的統治權，一個要建設新的廣大勞苦人民的統治權。這樣，革命階級與統治階級的衝突，是階級的，根本上的，永遠不可調和的，而且也絕對不可調和的。我們知道，統治階級與統治階級間的尖盾，雖不可調和，可是究竟都是「同道人」，根本的階級利益，終是一致的。而且牠們自己如何的矛盾，對於他們公共的敵人，——革命階級，始終是同心如一的。尤其是因這半年來，統治階級的政治措施之極端腐敗，對外，除投降，屈復，出賣民族利益之外，別的沒有什麼！對內除剝削，屠殺，壓迫革命民衆之外，別的也沒有什麼！在這種古今中外唯一無二的反動統治

服

之下，廣大的革命階級，都陷於絕望之淵，因之，革命階級反帝國主義及統治階級之情緒，也就日益高漲起來，致更引起統治階級大聯合大屠殺，積極的一致的向革命階級作極強烈的進攻。於是，這一階級衝突，必然的巨烈化，而白刃相交，你死我活了。

這些，便是目前政治上革命階級與統治階級的整個階級矛盾的分析。所謂目前政治崩潰變動的狀態。

四

我們基於上面種種的分析，然則在目前國內政治局面變幻的狀態中我們所可得到的預感，究竟是什麼呢？

第一，新的國內軍閥混戰，或遲或早必然要爆發起來，這種混戰一面反映帝國主義分割中國之衝突，一面表明國內統治階級剝削得來的利益之分配的矛盾。所謂廬山會議，華北軍政會議，以及北方的少數武人下級幹部之新的結合，正是表明統治階級羣列中在那裏醞釀着新的鬥爭，而殘酷的斷殺，將要在此形勢之下湧現。

第二，國內的法西斯蒂必然要從此愈益加緊起漲，不論在朝的在野的支配者將要以最殘暴的亞洲式的恐怖與欺騙手段來鎮壓民衆的革命運動，維持他們的支配地位，聞說蔣介石現已開始法西斯蒂的組織，並派其黃浦軍校的門生鄧悌赴義大利德意志法西斯的祖國去考察（見七月上旬北平世界日

報載)它將在某一時期，要大肆爆發起來。

第三，國內的政治經濟危機之更尖銳的發展，將要造成更廣泛的革命危機，創造新中國的運動必然要在殘酷的解放戰鬥中擴大而匯合起來。進而與世界革命相配合；祇有這種解放的戰鬥可以將中國從世界的恐慌和帝國主義剝削之下拯救出來。

第四，國際帝國主義必然要趁此時機來親自出馬或假手於他的代理人瓜分中國，這種瓜分為的是要解救他們自身的危機和撲滅中國的革命；而結果將愈益加劇列強相互間的矛盾。

這就是我們對目前國內政治社會氣象的預感，我們怎樣去徹底否定舊的過去，迎接新的將來？唯一的答案是戰鬥，從工廠，作坊，農村裏站起來作英勇的戰鬥！！

1932,8,5,脫稿於病中。

當我寫這篇稿子的時候，正是本人頭昏眼花、發寒發熱，生寒熱病的時候，所以未能充分發揮，語焉不詳，殊為遺憾。嗣後有暇，當另為補述，以贖前愆！

作者附註1632,8,8。

『廢止內戰運動』

求 知

一，內戰發生的因果關係

火花在空中飛躍，血花從肉體裏飛迸出來，呵！悲慘的戰爭！中國的軍閥，從辛亥鼎革以後，便沒有一年停止過這種悲慘的戰爭！

半殖民地的中國，顯然的，是國際帝國主義底財政資本支配的萬種矛盾續紛雜出的修羅場。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是已經有八十餘年的歷史了！原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十九世紀就已經形成世界的經濟，漸漸撒毀一切『民族』的藩籬，使世界任何地方都被結合在一個世界經濟紐帶之下。根源於資本主義制度無政府生產所表現出來的經濟恐慌——生產過剩，原料缺乏，工人失業等，逼使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向外找尋市場和原料地，於是帝國主義出世，地球之上遂

有所謂殖民地。中國便是各帝國主義宰割下的所謂半殖民地。而中國的軍閥便是各帝國主義統治中國，剝削中國民衆的有力的爪牙！當帝國主義開始侵入中國的時候，在經濟上找着了人做他剝奪的中介，但爲保障它的經濟利益起見，則不得不再在政治上找一個有力的能擴張自己底特權，并劃定固定的勢力範圍的人，這種人是誰？便是軍閥。軍閥的本身是帝國主義扶植成長的，因此他與帝國主義，不得不是『榮辱相關』、若「乃父乃子」「如膠似漆」的聯繫。這樣，各帝國主義之在中國，便都各自利用一個軍閥，割劃一個勢力範圍了。

植根在這種割據的矛盾底形勢之下底各帝國主義，因爲都想要擴充自己在華的勢力範圍，所以，就唆使它自己懷抱裏的軍閥與別的軍閥爭戰，欲以中國的軍閥爭戰來解決它們列強間自己的矛盾，和擴充自己在華的勢力範圍。過去二十年來歷史上的事實，曾經很明顯地告訴了我們：最早的直皖軍閥的戰爭，便是英美帝國主義與日帝國主義衝突的結果。這次對爭，英美帝國主義的軍閥，得了勝利，安福系場台·直系上台。日本帝國主義驟失工具，大掃其興，不得已，只好再於直奉兩派中間擇一以交，再造對立局面。

於是奉系軍閥，便成了日帝國主義最好的工具了。日本帝國主義既有奉系軍閥爲其工具，遂又使之與直系軍閥爭戰，釀成一次，二次的奉直爭戰，奉系第一次雖然不幸而失利

，但是整軍經武的結果，第二次竟在日本帝國主義援助之下告了勝利。直系政府因之場台，奉系勢力因得向南方長足發展，直隸，山東，江蘇，安徽都入其掌握，其軍力所到之處，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也跟着日益流行與鞏固。

而英帝國主義目擊及此，也就手忙腳亂起來，便一面在廣州拉攏陳炯明，一面在兩湖重新鞏固直系軍閥的殘敗勢力，準備與日帝國主義的軍閥再行火併。恰好在這個期間，中國廣大的工農羣衆，因感着各帝國主義壓榨之慘酷與連年來軍閥爭戰的痛苦，都有迫切的革命要求與激昂的革命運動，因此，各帝國主義與其工具——軍閥，都一致的各自壓迫其勢力範圍內的革命運動，這樣，北方革命的國民軍。在奉直兩系軍閥夾攻之下敗退西北了！可是後來，終因全國革命怒潮的高漲，各派的軍閥勢力不久都相繼滅亡，各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也都受了相當的挫折，迄至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後，各帝國主義所造成的新的軍閥戰爭又起，一九二九年春間，釀成了甯桂之戰。據有兩廣，湖北底桂系，是與英國結托的。英帝國主義於港粵關係恢復後，香港總督金文泰親臨廣州，與廣州當局交歡，已躊躇滿志了。不意他野心仍以爲未足，竟想向美帝國主義卵翼下的南京政府問鼎，引起美帝國主義萬分的憤怒。所以桂系之敗，實在表示英帝國主義在長江流域勢力之崩潰與金元帝國主義勢力之擴張。東北易幟以後，英美資本爭往投資，駁駁然有與日本爭霸滿洲之趨勢

日本帝國主義當然是不甘於這種失敗，所以牠才一再利用國內的軍閥對美帝國主義蔣系軍閥爭戰，使南京統治權不能鞏固。但結果，美帝國主義翼卵下的蔣系軍閥的南京統治權，雖在風雨飄搖之中，還統治了四五年。惟在去年（一九三一年）英美帝國主義勢力又發生動搖，金借款與銀借款對立起來，浙江底金融資本與廣東的金融資本也對立起來，在政治上美國的蔣系軍閥與英國的陳系（濟棠）軍閥雙方遂成對峙的局面，以致於現在，尙是盤馬彎弓，有立即以兵戎相見之勢。

這樣看來，中國每次內戰的發生，都是帝國主義指使的，是各帝國主義間在華利益的衝突反映出來的。自然，在某一派軍閥或某一個帝國主義底統治區域中，即使他們在開始的時候，大家相安無事，但經過相當的時間以後，或某一個小軍閥與某一大軍閥仍然也有發生相互的衝突。這是因爲客觀上他們雖都是在某一帝國主卵翼之下，走着同一的道路，他們發展的途雖是一樣，但他們——資產階級意識較濃厚的軍閥與封建地主意識較豐富的軍閥——因各自的利益不同，各自蛻化的速度不同，各自主觀的企圖不同，所以仍然是要發生衝突。中國資產階級軍閥與封建軍閥，爭做帝國主義底忠實的走狗，爭奪剝削中國勞苦大眾的統治地位，是無論如何？終須火併的。

所以，我們就敢大膽地確定的說：中國內戰發生的原因，是各帝國主義在華衝突的結果，同時，也就是中國軍閥們在帝主義面前爭寵獻媚的結果。

二，現在的『所謂廢戰運動』

從這個結果所得出來的每次的內戰——軍閥戰爭爆發的時候，國內所受一切經濟損失，實不可以數計：交通的破壞與斷絕，農村的毀滅與焚燒，商務之停頓與倒閉，學校之斷炊與關門，橫征暴斂，羅掘俱窮，拉夫派餉，不一而足！將成千成萬的勞苦大眾送入了極悲慘的深淵！這種只爲了帝國主義及少數軍閥利益而犧牲廣大人民的掠奪和慘殺——即所謂內戰，理應及早廢止，這是無庸諱言的。但是現在一般的所謂廢戰運動，是買辦資產階級官僚地主門底假意的廢戰運動。他們的所謂廢止內戰，正如其主人公帝國主義者所唱演的軍縮會議，以及他們的老前輩十餘年前的軍閥政客資本家地主們所扮演的編遣裁兵運動一樣，必然的又是反革命派所表演的一齣滑稽劇。固然，他們自有他們的積極作用，決不是紙上談兵的無聊舉動。它們的用意，絕對不在消滅軍閥混戰，而在消滅反帝運動，以維持買辦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垂危統治——這統治，正是培植軍閥混戰的統治。

是的！它們又似乎有意的指出外戰的不要避免，戰爭只

可對外；企圖欺騙羣衆以爲他們還有絲毫抵抗帝國主義的心腸。然而它們自己所作出來的事實早把這些反革命的鬼話打成粉碎。請問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在全國勞苦羣衆一致要求抗日抵貨的聲中，而大批輸運日貨的是誰？十九路軍血戰保護上海的時間，而與南京政府表裏一致驅走十九路軍把上海送給帝國主義瓜分的是誰？主張開圓桌會議，以上海爲自由市東北或國幣共管區的又是誰？上海停戰後，日貨突然增加，幾於恢復原狀的事，又是誰幹的？在各地勾結統治階級槍殺抗日檢貨員，封閉抗日救國會的事（如長沙，天津，唐山），又是誰幹的？這都不是那些財閥，資本家，買辦階級（即銑葉公會，銀行公會，商會聯合會）嗎？請問二十年來的內戰，苛捐雜稅，剝削榨取，替帝國主義轉運勞苦羣衆的肝血的是誰？這不是那些軍閥，地主，豪紳，官僚嗎？它們來說廢戰對外，除了欺騙蒙蔽革命羣衆以外，難道會有絲毫的革命意義？

誰都知道，從「九一八」事變以來，統治階級對帝國主義的無恥投降，出賣民族利益，買辦資產階級的爲帝國主義充當漢奸，販運日貨，破壞反日運動，赤裸裸地曝露的纖微無遺。全國勞苦羣衆，見此窮形極相，一致憤怒，紛紛起來武裝自己，直接和帝國主義槍砲惡戰，東北各地的義勇軍，上海十九路士兵和工人小市民對日本軍隊自動作戰，是其主要的事實。到現在，東北義勇軍正在和日本帝國主義槍砲苦

鬥，而統治階級不但不加絲毫援助，且趕速遵從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要求，簽訂了停戰協定，匆匆地把上海送給了帝國主義，好使日帝國主義軍隊集中到東北去「圍剿」那「匪」類（？）——東北義勇軍，以貫徹它效忠帝國主義的決心。而全國的買辦資產階級，更是派假虎威，勾結着帝國主義和當地軍閥的武力在各地清算反日運動，來公開販運日貨，如長沙商人勾結何健封閉抗日救國會，河北唐山商人組織商團反對檢查日貨都是極好的例，其他如上海，天津，廈門等大城市也莫不如是。它們這行動，自知必然地要激起全國革命羣衆的熱烈反對，而不得不善謀對付的方法；於是「廢止內戰運動」就被他們所採用，視爲這種方法之一。以爲內戰是人人所厭惡，倡此廢止內戰運動，定能吸引一般人的視聽，使一般人都注視於此，而淡忘了反帝鬥爭，而他們自己則可掩藏在這煤幕之後肆行其「賣國」勾當，同時，又可乘此暫時無內戰之機會，替帝國主義暢銷商品，以圖護得多量之利潤。這的確是一條妙計！

除此之外，還有是因爲統治階級五年來的剝削榨取屠殺以及投降諸反革命事實，使之在革命民衆面前，連想欺騙的作用都已失掉。爲了維持自己的階級統治，爲了可以繼續順利的剝削工農，統治階級內一切大小的反動派別，不得不或先或後或彼或此的題出種種方案，替他們代理人欺騙羣衆。表面上是對統治階級或國民黨好意的責難，實際上企圖引起羣

衆對統治階級的幻想。所以他們提出這一廢戰口號，因為他是全國民衆普遍的要求，這樣提出來，可以叫羣衆幻想：在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統治之下，還有和平的可能。這的確又是一條妙計！

總之，現在的所謂廢戰運動，——買辦資產階級官僚地主的假意底廢戰運動，實是詭計多端，含有積極的反革命作用的。尤其是有一條極妙的詭計，爲它的主要的作用，而爲我們所不宜忽視的，這就是；江浙的財閥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南京統治者，因無恥投降出賣東三省上海之後，全國革命民衆，都有揭竿而起，與師問罪之勢，近來各地反統治階級賣國的戰爭，正在猛烈地醞釀與爆發，於是買辦資產階級官僚政客，就目擊心慌，出來搖旗吶喊，說要「廢止內戰」，想用內戰一個含混名目，混淆革命戰爭和反革命戰爭的分野，企圖用「廢止內戰運動」來消滅被壓迫革命民衆反對統治階級出賣民族利益的戰爭，以俾他們好安心致意的賣國，而杜絕革命民衆起來作反對的運動。

然則，這些詭計百出，包藏禍心底買辦資產階級官僚地主們底所謂「廢戰運動」，真正能夠消滅軍閥混戰嗎？真正了解軍閥混戰的因果關係嗎？不過是一班買辦資產階級和一切失意政客軍閥官僚借此一面欺騙蒙蔽民衆革命意識，一面作他們捲土重來爭反革命領導權的活動。以便更加緊醞釀着新的軍閥戰爭而已。

三，我們對於『廢止內戰』的主張

現在的所謂「廢戰運動」，既已如此，則內戰之不可避免與再度爆發，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自然，在被壓迫的民衆隊伍裏，難免有一部分爲「現在的所謂廢止內戰的空腔與上述的反革命作用」所蒙蔽，而非難我們；說我們好亂成性有意鼓吹內戰，那末，我們就贊助他們的「廢止內戰運動」，不過真要想「廢止內戰」，必須先行解除全國軍閥武裝，將軍權還諸民衆。否則，我們對於這一戰爭——這一爲了帝國主義爲了少數軍閥爭奪剝削工農血汗而發生的內戰，毫無疑問的，是只有積極的廢止，而怎樣廢止呢？我們是只有用建立民衆自己的政權，推翻資產階級地主的反動政權底根本消滅內戰的方法，來永遠消滅內戰。絕對不再相信什麼錢業公會，銀行公會，商業聯合會等買辦資產階級，會來反對它們主人帝國主義所領導，而爲他們同盟者地主軍閥利益所在的軍閥混戰。

一切戰爭，都是被壓迫的勞苦大衆做着犧牲的工具。這歷史上的鐵般的事實已昭告我們，我們恰是覺悟了！當帝國主義軍閥暴發戰爭的時候，我們要奪回武器來對付他們那些壓迫者和統治者，由此而來結束一切殘酷的戰爭，謀得真正的和平。因爲我們被壓迫的勞苦大衆是完全與他們那些人（

買辦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軍閥，地主，官僚）站在利害相反的立場上；反革命的軍閥戰爭是我們大眾的最惡敵人，革命的反帝反軍閥混戰底革命戰爭是大眾唯一的出路，勞動大眾是要堅決的用革命戰爭來消滅反革命的軍閥混戰，決不是跟他們亂喊「廢止內戰」的。

同時，我們堅決的相信；中國內戰的發生既是帝國主義造成的，只有運用廣大勞苦羣衆的力量，驅逐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沒收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企業和銀行；以致聯合世界上被壓迫階的階級，實行暴力革命，根本推翻一切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統治，然後這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基礎上所進行的中國軍閥混戰，才能根本消滅。

所以，我們要積極把統治者所利用的科學的發明向來用在自私的戰爭的慘殺上的一切，全部的奪回，用在社會生產上去，使一切無爲的消耗永久終止，而使一切變成合理的。

戰爭——軍閥戰爭，祇有被壓迫者覺悟，才能永久終止；真正的和平，祇有被迫者覺悟，才能開始實現。和平之神，祇有在被壓迫者的抬頭後，才能照出了普遍的光明。

列寧說：「愈往東方資產階級愈鄙卑愈反動」中國買辦資產階級之卑鄙無恥，反動已極！現在又來玩這一套滑稽的「廢止內戰」底空心劇，我們揭破吧！揭破他的卑鄙無恥的陰謀！起來吧！起來推翻他的反動已極的政權！

這是我們被壓迫者目前的中心任務！

一九三二，八，一〇

一九三二年第一季

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

(止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伐爾加著 林 敏譯

I，國際政治中心底日本帝國主義

日本帝國主義底發展及其特徵

日本的『人口過剩』

日本農業與農民情況

日本工業底發展

產業勞動階級底情況

日本的國外貿易

日本殖民地帝國

世界經濟恐慌中的日本

日本是武裝干涉的前哨

中國新權底爭鬥與武裝干涉的危機

日本軍事的弱點與革命運動

II, 一般之部

經濟恐慌之繼續與加劇

春季季節改進之撲空

固定資本之低減與原料品之積累

新的物價跌落與農業恐慌

信用恐慌與銀行救濟

克魯吉爾公司之破產

賠款，協約國間的債務，及多惱聯盟計畫，

III, 特殊之部

德意志

法蘭西

意大利

大不列顛

北美合眾國

1, 國際政治中心底日本帝國主義

在共產國際第十次及第十一次大會決議案中，明白地指出了經濟恐慌正在劇烈地加緊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

底敵對，以及帝國主義自身間底矛盾。

日本帝國主義和日本軍閥岌岌從事於發起重新分配世界底戰爭，並且作了武裝進攻蘇聯底前哨。他們佔領了滿州，佔領了上海，他們已經把瓜分中國和太平洋支配權底問題提出來了。

日本帝國主義底發展及其特徵

在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前半期，商業經濟（註一）底發展大大地破壞了日本的封建制度。除了幾個特別點外，十九世紀前半期底日本恰和法國革命前底法國相似；所不同的，在日本是最大的封建領主 Shogun 代替了天皇的主權。土地只是少數貴族的財產。從前為武士階級 Samurai（相當於歐洲地位較低的貴族）完全失掉牠的地位，每年由封建領主給以穀米作為恩卹金。自然經濟大部分為貨幣經濟所代替了。

貨幣經濟底侵入，一方面使農民的負債，榨取和貧窮加增，以致離開土地投入城市形成了無產階級；他方面則使工場手工業發展，這種工場手工業照例又破壞農民家庭工業和城市手工業。大半，封建王侯所建立的工業，在實際轉入於資本主義之前，已多發展為資本主義的活動了。同時在城市中已經發達的商業資本和貨幣借貸及高利貸嚴密地結合在一

起。於是多數的武士和封建領主自身也都陷於債務中。

日本沒有經過資產階級的革命，農民也沒有分配過土地。政權依然操之於從前的支配階級，直到現在——雖然資本主義已有了大量的發展——統治制度不是資產階級的，而是天皇、官僚、軍閥的，和一八六八年以前一樣。

封建制度底殘餘在日本仍很顯著。農業中，勞動底構成，依然是封建的性質佔優勢。大部份的土地屬於貴族地主，他們不親自耕種，而將土地零星地分租於農民。農民以現物，特殊是以米繳納地租，貴族地主則吸收總收穫的百分之三十乃至五十四。把從農民榨取來的封建地租當做資本而投入於都市工業，商業和銀行企業中。封建貴族之轉變為資本家階級，就是這樣地形成了。

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制度之轉變，從以前孤立的國家到帝國主義擴張政策之轉變，是在白種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促成的。在一八五三年美國艦隊出現於日本海岸，強制日本和國外通商。要使日本不淪於其他亞州國家底運命變成歐洲帝國主義底殖民地，日本的統治階級便不得不將其完全陳腐的封建的軍閥組織和軍器變成了現代資本主義底組織。

日本之缺乏工業原料，使一般工業之發展，極感困難。日本統治階級盡力克服這種缺陷，並依恃輸入的煤炭和生鐵創立重工業。後隨開始企圖以軍事的侵略在亞洲大陸上擴大他們原料的基礎，同時因為農民之極度貧困，國內市場極為

狹小，又不得不為其工業奪取市場。

日本雖然有顯著的封建殘餘存在着，但是日本的資本主義在短期間已發展了很精密的帝國主義的特性，如極度的資本集中——七個公司差不多支配了國內一切的工業，商業，交通和銀行業——，加特爾托拉斯式獨占之最大可能底發展，軍國主義之強有力底發展，以及擴充殖民地之加緊，這在屢次的戰爭中都會覺察到的。這些日本帝國主義底特徵，現在又使日本成為企圖發動戰爭以謀世界之再分配底第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牠首先佔領滿洲，其次佔領上海，於是使得武裝進攻蘇聯的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特別尖銳化起來。

日本的『人口過剩』

日本統治階級採取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底藉口，屢次地說是日本人口過剩，本國容納不下逐漸增加的居民，結果必須往外移民。

實際上，人口過剩並不能作為帝國主義擴張政策底理由，我們看日本並沒有實際往外移民底事實，就很明白了。據官方的報告（註二），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八年間的數字如下

移民

144,000

6	目	決
	歸國者	157,000
	純粹歸國者	13,000

日本僑居國外者總數在一九二八年十月爲七〇九，八三八，就中居亞州者不過二九二，三〇六，其餘一七〇，〇〇〇居北美，一〇〇，〇〇〇居南美，一四七，〇〇〇居大洋洲。(註三)

以滿洲爲例最足以證明日本之侵略殖民地，決不是爲容納其過剩的人口。中國每年往滿洲底移民有一百萬，在日本則看不到農民移殖。一九二八年日本在滿洲底十萬移民，大部分是日本鐵路職員，兵士，和娼妓。

日本的農業與農民情况

在近幾十年中，日本雖已顯然工業化，直到如今，農業依然形成日本經濟底主要基礎。百分之四十九底家族——約當全人口百分之五十至五十五——都從事於農業。

可耕土地佔總面積極少部份，以及農業企業之異常零碎分離，爲日本農業的特徵。以佔總面積不過百分之十六的可耕土地，從事耕種底農民家族却有五百五十萬之多。

依田地之廣狹，耕種土地底分配，可從下表看出。(註四)

面積	農民數(單位千)	百分數
----	----------	-----

半公頃 (Nectare) 以下	1951	35
半公頃至一公頃	1885	34
一至二公頃	1190	22
二至三公頃	231	6
三至五公頃	134	2
五六頃以上	72	1

本世紀初 (註五)，每一百農民之比例分類如下：

自耕農	百分之33,3
佃農兼自耕農	百分之46
佃農	百分之20,7

現在底分配如下 (註六)

自耕農	百分之31,2
佃農兼自耕農	百分之41,1
佃農	百分之27,7

在二十年內，佃農百分數差不多增加了三分之一。

加之，土地又不是平均分配。最肥沃的顯然為富農所有，或自行保有，或出租。

自然，在這種情況之下，對於土地之要求是很迫切的，而買地或租地索價又很高。據日本抵押銀行 (Japanese Mortgage Bank) 底統計，地價數字如下：

1927年	1930年
(每公頃日金元數)	

8	自	決
水田	5460	4890
旱田	3330	3000

佃農租種水田須化費收穫物的百分之五十四。如果再把日本農民必需經常購買肥料之支出計算在內——肥料支出佔總收穫價的百分之八——，我們就知道日本佃農還得不到自己收穫物百分之三十七底報酬。大多數的日本佃農每人所耕種的田地還不到一公頃，顯然的，下剩的收穫物不能維持他們自己和他們家庭的生活。

關於依佃農和田地廣狹而區分底農民收入之可靠的統計，是沒有的。各種農民平均收入底計算，只是說每年收入總數平均為九磅，自然不能表明佃農和貧農底情況。

大多數的日本農民不能單依農業收穫為生。約有二百萬農家於耕種田地外從事養蠶事業，這就是說，一年有幾個季節，農民全家甚至最小的小孩都要晝夜注意養蠶。

除養蠶外，紡織在日本也是一種重要的農民家庭工業。農民太窮，自然不能購買原料，也不能出賣成貨。主要的制度是，農民從別人領取一定量的線，織出一定量的布來，獲得極少的一點報酬。老人和小孩則從事蓆子，草帽，玩具以及其他物品底生產，藉以填補渺小的農業收入之不足。

但是貧窮農民全家拚命地工作也不能脫出饑饉來。因此他們為增加收入從六十元至一百元，便不得不將自己的女孩僱給紗廠，於是女孩便實際成了囚犯，直等到這筆總賬還清

爲止。又有很多的則把自己的女孩直接賣給妓院，茶館，等等。

貧苦的日本農民將過剩的低廉勞動，特別是婦女和兒童經常地供日本資本之無限制的榨取，於是形成日本工業發展之基礎。

日本工業底發展

日本工業底發展遇到很多困難？

1, 自一八五八年至一八九九年，日本被白種帝國主義強迫——依國際的『協立』——規立很低關稅率，和中國在一九二九年前的關稅率一樣。若沒有強有力的政府之補助，幼稚的土著工業決不能和外國帝國主義國家商品對抗。

2, 雖然對於勞動階級極度的榨取，但是國家過於貧困，不能使資本迅速集中。

3, 前面已經說過了，日本極爲缺乏各種的原料。除絲銅外，日本缺乏一切工業原料，尤其是缺乏煤，生鐵，木材，非鐵性金屬，一切絲織原料，以及大部化學工業原料（除了取之於海的硫磺及鹽）。

這就是說日本的工業必須以輸入原料爲基礎，假如其他一切情形都相等，和擁有原料底國家比較起來，日本須支付更多的運輸費，故其生產費必增高。

由於這三種主要原因，即原料底缺乏，低廉勞動過剩，和強制發展軍事工業，使日本工業底結構特別與衆不同，在日本有最新式的軍事工業，大部分是政府的，或至少由政府協助的；有人工發展的重工業，這也是政府的，如果是私人的，則受政府有力的補助，供給軍事工業原料，而且生產費極高；最後則為能在國際上競爭的絲織工業，牠是建立在低廉而苛刻的婦女與兒童勞動之上的。

假如日本工業爲了軍事的目的地有系統地發展了，那末日本對中國和俄國無數次的戰爭，首先便又爲其一般工業奪取本國所缺少的原料，特別是爲其絲織工業擴大市場（註七）。

所以日本工業在其幼稚時期，已經明顯地表現出帝國主義的特質。

世界大戰，是日本工業猛進底時期。日本雖然從戰爭一開始就參加了，但從經濟觀點上看來，日本實立於中立地位，比美國還厲害得多。牠之參加大戰只是取得以前德國所佔的中國地方和德屬南洋羣島。日本全部戰費，據巴加特（Bazart）計算爲40百萬金元，比起俄法兩國來，俄國爲22,597百萬金元，法國爲25,813百萬金元，日本實相差太遠。就是希臘的戰費還比日本大好幾倍。

日本不但有幾年免掉外國商品底競爭，反面復成協約諸國底商品供給者。牠的工業設置實在不能滿足這種需要。於

是從美國購買陳舊的工廠機器，運到日本。鋼鐵出產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十六，銑鐵出產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三。銑鐵事業底利潤驟形增加：一九一八八年有幾個銑鐵工廠紅利竟至百之百之多。由軍事契約所得的利潤既如是之大，日本（和美國一樣）隨從債務國一躍而為債權國，並以大量的款項墊付給其他聯盟諸國。

但是日本資本家之驟形富足，並不能解決日本資本主義底根本問題：缺乏原料基礎，以致大部日本工業生產費增高。大戰甫告終，嚴重稀有的恐慌隨以俱來，此後日本資本主義整個陷入多少慢性的恐慌中，縱然絲織工業由於對勞動者之無人道的榨取還能繼續得到實際的利潤。

雖然日本工業在歐戰期間受了很大的激動以及政府不斷地努力扶助，就我們對於工業的字義看來，現在日本還算不上一個工業國家。日本相對的落後，在其工業發展上可從每人對於煤的消費上看出。

每人每年煤量的消費

	日	美	英	德	法
純煤消費	0.5	4.4	4.4	2.2	1.6
包含水力	0.78	5.8	4.44	2.3	1.94

在鋼鐵底出產上也可看出日本是落後的。

一九二九年世界鋼鐵生產百分數

日	美	英	德	法
---	---	---	---	---

12	自	決
鐵	1.6	4.4 7.8 13.6 70.6
鋼	2	47.5 8.1 13.5 8.1

依每人計算，日約當歐洲工業國家出產六分之一，當美國十五分之一。

至於生產工底出產，日本現在仍是仰賴外國，牠不但從外國取得鋼鐵工業原料，就是鋼鐵以及約有三分之一的機器必需品也都仰賴於外國。

生產工具生產部門，發展極不一致。造船業和電氣工業能適應國家的需要；但是機關車和汽車底出產則遠不能滿足國家的需要。

輕工業仍佔優勢，這是各種統計所明白表示出來的。據官方統計，製造工業——包括有五人以上勞動者甚至沒有發動機的一切企業——中，勞動者底分配如下：（註九）

工業部門	勞動者人數 (單位千)
絲織工業	998
鋼及鐵	122
化學工業	120
食料	168
機器	251
陶器	63
木材	57

對稱。

印刷	54
瓦斯及電氣	9
雜類	90
政府事業	136
總計	1,936

勞動者總數一半以上皆從事絲織工業，為日本工業的特徵。勞動力低廉和固定資本很少發展是很顯明的，約有二百萬產業勞動者被雇於五萬六千個工廠中，其中有九千七百另一個工廠都沒有發動機。此外更足以表示日本工業特徵的，就是差不多三百萬以上的勞動者被雇在每種企業不及五人底各種企業中，即工作於手工工廠中。更有趣的，據奧卡特(Orchard)計算，從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二八年間，人口每年平均增加六十五萬四千人，而各工廠每年平均所吸收的勞動者尚不到四萬一千人。

日本的工業和農業一樣，因所有權和組織底矛盾發展，使其特徵極為顯明。日本工業中很少有集中的工廠，這從上列數字就可看出。平均每個企業中還不到四十二個勞動者。只有在紡紗業，造船業，和五金業三種工業中有勞動者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三至九十五被雇於有五百以上勞動者底企業中。

這種工廠之微乎其微的集中，正和資本之異常的集中相

產業勞動階級底情況

產業勞動階級底情況主要的為封建的農業機構所決定，這種機構壓迫貧農經常地供給工業資本以大量的低廉勞動，任其榨取。慢性的失業，或遲鈍或尖銳地流行於農業中，形成大量的勞動者後備軍，最凶惡地影響於城市勞動階級，尤其是影響最重要的絲織工業。

現在大紡紗廠中勞動者的情況，比奴隸好不了多少。絲織工業底經理們從農村中招募貧農的妻子和女孩，預支給她們五十元至一百元，然後每週從她們工資中扣除。這些農村婦女關在大的工廠草房裏，食飯住宿都在這裏面。除非得到管理的允許是不能離開工廠房子的，普通每月只有兩天的休息。設若她們在未償清工廠付款前企圖脫逃，則由警察捕回，雖然這種手續是「不合法的」。

勞動強度很大，榨取率很高。工資少營養壞的勞動婦女，專為伺候最新式的機器，隨着機器運轉的速度，在時間之流中損失她們的健康。照例，這些婦女勞動者幾時償還不清款子幾時就不能脫離工廠。病態和疲憊的她們回到農村或一直地由工廠投入妓院，那裏有同樣的奴隸制度風行着。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敘述的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絲織勞動者底情況，整個移到現在的日本來了。（註十）

更壞的是，這種『家長制』的絲織企業中只有少數織機，勞動時間實際上沒有限制，除了幾鐘點睡眠外，整天地勞作。

這些工業中男子勞動者底情況，稍微好些（因為他們能供給較大機能）。這裏沒有可靠的統計。以下官方的材料，自然是言過於實。勞動者的實況不像他們說的那樣好。

一九二八年各工廠勞動者底平均勞動時間每日爲十時二十一分，平均工資男工每日二元六十錢，女工每日一元。

據私人方面如烏特列（Utley）和奧卡特（Orhcord）的估計，絲織工業女工最初每日收入不到五便士。直到一九二六年，婦女與兒童勞動時間仍繼續十二時至十四時之久；此後除絲織工業外平均爲十時至十一時，至到現在還享受使婦女和童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底特權，即一小時作準備，十一小時作實際工作。（註十一）

因爲煤價高，原料及大部機器皆由外國輸入，即是說固定資本要素底生產費較高，所以日本絲織工業之巨大私潤只有出於對勞動者之極度榨取取得。

工程造船等工業中有資格的勞動者情況，較組織工業爲佳，但達不及歐洲各國。那裏既沒有社會政治組織，也沒有失業保險，更沒有正式的疾病救濟和殘廢保險。

日本的國外貿易

日本經濟之特殊結構——原料之缺乏和生產工具之不足——明顯地反映於國外貿易上。日本依賴國外貿易與國內出產總值之百分比，恰和歐洲諸大工業國家相當，其輸出和輸入數約佔百分之二十二。（註十二）

一九二三—二七年間日本輸出入底貨物類別（百分比）

	輸入	輸出
食料	14,4	6,7
原料	53,6	6,5
半成貨	16,	45,7
成貨	18,4	40
其他	<u>0,6</u>	<u>1,1</u>
	100	100

以下的比例給我們一更精密的考察：

一九二四—二七年間主要輸入品對總輸入底百分比

食料	生棉	鐵及鋼	木材	煤油	機器	化學品
15,1	30	5,9	4,3	2,6	4,9	5,6

雖然日本仰賴於食料輸入，雖然日本本國農業出產不足以供養人民，遂引以為擴張殖民地政策底理由，但是牠却增設米入口稅（每六十基羅格藍姆抽一元）和麥稅（每六十基

羅格蘭姆抽一元又五十錢)以袒護封建地主。他方面，日本本國一切工業製造品的稅率也非常的高，棉製品與衣服值百抽二十至五十，金屬品及各種機器值百抽十五至五十，至於煙草雪茄和紙煙則值百抽三百五十五。(註十三)農民受地主與高利貸者底榨取，勞動者在工廠中受直接的榨取，除此之外，還要受獨占資本以保護關稅而提高的物品價格之間接的榨取。

日本的輸出品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生絲，絲織品和侈奢品，一類是廉價的棉製品。

一九二四——二七年間日本主要輸出對輸出總額的百分比。

生絲	絲織品	棉製品	衣服
39.6	6.8	24.8	3.2

國外貿易底性質，為其地理的分布所決定，在輸出上尤其是這樣。

一九二七年日本輸出各國的百分比(註四)

美國	中國	印度	英國	法國	奧地利
41.9	16.4	18.4	3.3	2.7	2.5

輸出到美國的大部分(百分之八十)是生絲，此外是絲織品，侈奢品陶器等；輸出到中國及印度的是廉價的棉製品及類此的其他等貨。所有日本的輸出，不是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最激烈的棉製品，就是那種不必要的侈奢品(如絲)。

另一方面，日本的輸入，不是原料就是生產工具。前者大都購自亞洲，後者則購自美國或歐洲。

一九二七年各國佔日本輸入款的百分比（註十五）

美國	印度	中國	德國	英國	奧地利	加拿大
30.9	12.4	10.4	7	7.6	5.6	2.6

美國供給煤油棉花和機器，印度和中國供給棉花及其油原料，奧地利供給羊毛，德國和英國供給生產工具。輸入日本的作品都是日本資本主義所必需的，可是日本輸出的物品却不是購買者各國所必需的，到處都能得到。日本資本主義機構的弱點，正是表示牠的國際市場地位之低微。

日本的殖民地帝國

爲了克服這種國外貿易上的弱點，爲了獲得工業原料地和商品市場，日本帝國主義者屢次向中國挑戰，並以武力驅逐沙皇俄國於滿洲，驅逐德帝國主義於華北。這些侵略的結果，使日本取得了一個殖民地帝國，連「獨立的」滿洲在內，領土遠過於日本本國，並且人口也差不多相等。

日本殖民地

	領土 (單位千方基羅米突)	人口 (單位千)
台灣	36	4,590

朝鮮	220.7	21,050
南樺太島	86.1	300
關東	3.5	1,050
滿洲	1,000	30,000
	1,269.3	56,990

不管滿洲任名義上是『獨立的』，現在事實上是日本的殖民地，雖然最後還不一定歸日本所有。

除以上殖民地外，日本更需要在中國獲得軍事的要害，一部分由於投資（主要的是上海大規模的紗廠），一部分由於以租借地為根據的政治壓迫。但是所有這些殖民地的掠奪終不能解決日本的市場問題。

世界經濟恐慌中的日本

嚴格地說來，自大戰告終日本經濟即陷於慢性的恐慌中，自然這次世界經濟恐慌更把牠深刻化了。這從國外貿易之劇減，價格之暴跌，以及出產之驟退，即可看出。這種恐慌程度固然不及其他各國之甚，因為日本根本就沒有達到特別繁榮的階段。

並且這種情形又為其貨幣政策弄複雜了。自一九二三年起，日本禁止金出口。於是一九二三年（大地震和銀行恐慌底一年）日紙慘跌，自此以後才慢慢復恢起來。

在一九三〇年實際恐慌之始，日本完全不瞭解事實的真相，隨準備恢復金本位並實行金解禁。於是金子立刻流出，

日本銀行準備金從一九三〇年初之十萬萬七千三百萬元減少了一半。雖然有些資產階級爲了自己的利益和有權勢的理由仍主張維持金本位，但是由於英國之放棄金本位，日本也不得不犧牲其金本位。結果日金即刻跌落，貶水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

日本輸出入總不相抵，在最近幾年中，一九二六年損失四萬萬四千五百萬萬元，一九二九年損失一萬萬七千一百萬元（註一六）。一九三〇年據日本官方統計不足二千七百萬元；一九三一年這種不足或者更要大幾倍。在這種情況之下，金幣只有靠外債來維持，但是在現在的恐慌中，外債是得不到的。

日本資本之顯明的獨占組織，使牠把恐慌底負擔轉嫁於勞苦大眾身上。資本家們首先實行有組織的生產縮減，在一九三一年，棉紗業縮減百分之三〇·六，人造絲工業縮減百分之三十，印刷工業縮減百分之四十五。（註十七）他方面，這種恐慌大大地影響日本的農民，他們在市場上兩大出產物米與絲底價格暴跌。一九二六年後，米價竟跌落了百分之五十。（註十八）

因爲通貨膨脹百分之三十五，米價實際上比一年前名義上較低的價格，還低得多。

此外變動更大的是絲繭價格。近幾年生絲輸出總值變動如下：

百單位萬元

1929	1930	1931
781	417	355

上表收入減少百分之五十。

但是輸出量却不減少。下表是每月平均輸出量。

生絲(單位噸)		
1929	1930	1931
2874	2349	2754

輸出底減少完全由於價格跌落所致。

除農民外，城市無產階級也是經濟恐慌底犧牲者，在恐慌中失業者驟形增加起來。以一九二六年從業者為一百，一九三〇年平均減為八十二，及至一九三一年前十月則為七四·七。這就是說，除一九二六年已經失業的以外，百分之二五·三的勞動者現在都失業了。日本資本家更利用這種情勢減低勞動者已夠低微的工資。甚至在恐慌期間，戰爭工業仍然加工程造；的確牠們已經擴大了。

人造絲工業之急速擴張，無疑的是為戰爭底準備，正如同在近十二個月內得政府協助之化學工業之迅速的發展一樣。

目前日本經費處於特別困難地位。中國抵制日貨繼續不停，並且環繞印度洋各埠的貿易大都落在中國商人手中。侵佔上海只是擴大抵貨運動。日本對中國的輸出縮退到最低

限度。

美國底抵貨運動警動全部日本輸出貿易的一半，並可根本動搖日本的海外貿易。在滿州和中國內地底軍事供給迄未減輕恐慌於毫末。通貨底低落，隨即給日本經濟添了一個新的破壞原素。

日本是武裝干涉的前哨

十年前，列寧在他最後著作一本中，指明武裝干涉問題和戰爭的危機說這：

「我們能夠從和帝國主義列強之衝突中解脫出來麼？西方先進帝國主義列強與東方先進帝國主義列強間內在的矛盾與衝突，能否如第一次當西歐反革命之援助俄國反革命因西方與東方反革命陣營間之衝突，因西方與東方榨取者間之矛盾，日本與美國間的矛盾，而失敗時一樣，再度給我們一休養呢？」（註十九）

在最近十年中，即自列寧寫了這幾句話以後，世界情勢有重大的變動。

1, 兩個體系之「和平的」鬥爭，勝利是歸蘇聯的。「追上與越過」，已經進入實現的階段了。據資產階級的估計，現在蘇聯佔世界工業生產國底第二位（僅次於美國）。

2, 在蘇聯「誰打倒誰」底問題上，勝利確立是歸於社會主義的。國際資產階級之希望蘇維埃統治之資產階級化底幻

想（托羅茨基所助戰的）終於被打破了。富農底肅清與廣大集體農業底建立，不但剷除了資產階級在蘇聯的最後勢力，並且確實地消滅了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復活底可能性。蘇聯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底階段。

以武力干涉來阻止社會主義之建設，——因為蘇聯之急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之日趨崩潰——在目前更是國際資產階級迫切的要務。

但是和這兩個敵對體系間鬥爭之加緊相並行的，又有基於資本主義一般的恐慌和現在的經濟恐慌之各帝國主義者間的矛盾之激增，若不是各帝國主義者之懼怕蘇聯，懼怕殖民地底興起，懼怕無產階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早已爆發了。

現在空前尖銳和廣大的經濟恐慌，更加增大了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在好久以前，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鬥爭，已經採取關稅戰和經濟戰的形式了。在各方面，軍備都在積極地擴充。和平主義者用來掩飾這種顯明發展事實底技倆，已經再三地被帝國主義理想家粗野的語言揭穿了，即是說，脫出經濟恐慌之資本主義的唯一方法就是戰爭。

結果，正因為帝國主義者間矛盾之擴大，帝國主義列強愈覺共同武裝干涉蘇聯之急要。進行武裝干涉之最重要的原素如下：

英國保守黨底勝利。

法國——歐洲的憲兵——之相對的得勢，使渴望取得武裝干涉戰底霸權，並且因恐慌使東歐諸小國增加對法國底依賴；以及企圖着形成多瑙河聯盟，使德國加入反蘇聯底戰線。

德國法西斯黨底得勢，降低了對法的敵氣，提高了反蘇聯的趨勢。

日本之佔領滿洲，為進攻蘇聯底軍事基礎，並經常地向蘇聯挑戰。

日本之佔領滿洲和進攻上海，是表示日本決心促進武裝干涉蘇聯和重新分配世界底戰爭（直接的目的是瓜分中國，以最大的部分歸諸日本）。

如果認為日本之為發動戰爭的第一個國家是因為牠有經濟的，社會的，軍事的特殊勢力，那是很大的錯誤。反之，日本經濟的，社會的，軍事的相對弱點——這層我們還有機會多說——正是促進牠的武力政策底原素。

日本帝國主義者正計着：假如他們實行對蘇聯進攻，美國不致抄牠的後路，因此戰爭實含有階級性，而且是直接對一切資本主義國底死敵作戰。日本想信牠能得到大多數歐洲各國之極積的援助。

中國霸權之爭奪與武干涉的危機

世界革命中心底蘇聯與強弩之末底帝國主義國家間底根

本衝突，在對中國底關係上表現得異常明顯。蘇聯無產階級，共產國際以及所有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以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把中國民衆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推翻封建地主軍閥以及大資產階級底階級統治（這一切都和外國帝國主義有密切聯繫），這種革命隨即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樹立包含全中國領土底蘇維埃中國。

蘇聯和共產國際底這種政策，正和一切帝國主義者底政策相對，他們以各種方式繼續把中國當做帝國主義壓迫和榨取底對象。

在帝國主義陣營內又可分為兩大趨向：

1, 英法日三強盜帝國主義國家資產階級所實行的一般路線，差不多全亞洲都已成為他們的殖民地。他們還想瓜分中國以完成他們的工作。自然，他們政治的目的祇有在必須把中國瓜分一點上是一致的，至於怎樣瓜分以及誰得那一特殊部分，在他們之間就有了很嚴重的衝突。

2, 最大的強盜帝國主義者—美國資產階級所實行由路線，是在於建立一個領土完整形式上獨立資產階級的中國。這樣就可實際上變成多少美國的殖民地。在世界底分割上，美國的資產階級已竟是沒有得到勝利。他們的殖民領域對於牠在世界上經濟的重要不相稱。在中國底瓜分上，英法日已經獲得了中國土領內部和周圍底要害，而不容其他任何列強之染指。於是美國的政策在於保全中國的領土（包括滿洲）打

破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底統治，這樣美國就可利用其經濟和政治的伏勢，驅除牠的競爭者如同在南美洲所作的一樣，把名義上『獨立的』中國變為半殖民地。

以下這三種政治趨向，各由其在中國不同的階級擁護着。

1, 蘇聯和共產國際底政策，為中國大多數的民衆擁護着，為所有被壓迫被榨取底勞動者階級擁護着為貧農中農以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窮苦層擁護着，他們的利益祇有這個政策能給與。在中國蘇維埃區內，勞動者和勞動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已經握得了國家政權從事組織紅軍——由於廣大羣衆底擁護——紅軍已經屢次地擊破了最精銳的國民黨軍隊。

2, 日英法底政策正在期待着中國反革命勢力底擁護，他們希望延長對勞動者極度榨取底現狀，把中國分成各區域為各分子所統轄，如封建地主，『買辦』資產階級，軍閥，強盜等。所有這些以及民族資產階級之最富的階級，都和帝國主義者密切地勾結着，若不是得到他們的擁護，帝國主義的霸權不可避免地要在很短期間就要被工農革命推翻了。各軍閥不斷的相互戰爭，正是反映各帝國主義者間底利益衝突。帝國主義者鼓動這種戰爭，利用別人以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同時立在帝國主義列強一般利益上，揚言『恢復法律與秩序』而行其瓜分中國之實。

3, 美國的政策不但可以在某部分的商業中找到牠的擁護者，並且還可以在工業及民族資產階級中找到擁護者。但是，因為一方面有勞動者與農民和另方面的封建地主與軍閥都代表很大的階級勢力，顯然地中國工業資產階級是很薄弱的。牠他無論在經濟上或數量上都很薄弱，因為中國的工業發展很輕微，大部分的工業都操之於外人。在政治上牠們也很微弱，因為不動產為工業家所有，使牠們祇有維持現在的土地制度才為有利而和地主階級嚴密地聯合起來，這樣牠們便不企圖任何土地革命；但是沒有土地革命，地主和軍閥的勢力是打不倒的。

所以佔在美國的利益上，和日本不可免的清算，不是一下解決了的。

日本之進佔上海，顯明地是向美國挑戰。假如美國要把對日戰爭延遲到武裝干涉戰爭結束之後，那末日本——依靠同盟的法國，依靠動搖的英國之擁護，和依靠武裝干涉蘇聯要用的牠自身——就使美國於以下二者必擇其一，即，不是在極端不利的情形之下和日本開戰，便是容忍日本在上海的得勢，若然，則擁有一萬萬八千萬居民底揚子江流域的鎖鑰同時也就是中國的鎖鑰將歸諸日本，（註二十）美國和日本開戰底機會更加削減了。日本軍閥的假定完全證明是對的了，因為美國僅祇是提抗議寧願避免公開戰爭。

同時，日本之進佔上海，也是為的打擊因佔領滿洲而起

的排貨運動底中心。

然而在這一點上，日本軍閥却計算錯了。佔領上海與進攻長江流域，證明了牠的軍事行動卻不像佔領滿洲那樣容易，牠引起了正式的戰爭，在這戰爭中日本軍隊遇到了一般中國民衆特殊是上海無產階級之刻苦的抵抗，使日本歸失敗——至少在道德上——。

事實上，向日本侵略者挑戰的，是中國民衆尤其是上海無產階級，而十九路軍不過是在此抗禦戰中有組織的軍隊罷了。如果進而詳細分析上海戰事，是出乎本文範圍以外的，現在只把幾個主要的政治契機指點出來：

(1) 最初就國民黨政府就出賣了這次戰爭。從南京逃到洛陽，發些欺騙民衆的宣言，同時不接濟前方軍餉給養和軍需，也不調兵增援。

(2) 十九路軍曾屢次被遠不及牠的紅軍戰敗過；牠的領袖們總想避免和日本開戰。他們阻止勞動者加入他們軍隊中參加戰爭。只是在上海堅勇的無產階級底包圍中，在他們的影響之下，以及得到他們的援助，十九路軍底下級士兵才違反政府的命令甚至違反他們長官的命令和伏越的日本軍隊抵抗。

(3) 上海戰事表現了世界無產階級和殖民地民衆，在現代內戰中之偉大的力量，雖然階級敵人的軍備技術是很伏越的。

(4) 十九路軍之對日本作戰，根本上是美國對日本鬥爭底一部分。南京對於中國作戰軍隊之些微的幫助，還是在美國壓迫之下給與的。

因為中國羣衆之英勇的抵抗，英國法國——最後甚至美國——都受感動，隨授意日本以他所得部分的成功結束了上海事件，以其兵力準備對蘇聯武裝干涉戰爭。於是他們和國民黨領袖們一致地主張妥協，並且以國聯爲工具使中國和日本都須導從。

法帝國主義的政策是極其明顯的。法國和日本之間無論在勢力上或經濟上都沒有直接的衝突。所以法國資產階級誠意贊同日本在滿洲和中國內地底擴張政策。

英國對日本的態度就比較複雜和衝突了。除了維持帝國主義在亞洲統治之共同利益外。有兩個根本重要的原因使英國站在日本這方面，一是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底對立，一是兩大帝國主義英美間底對立。

雖然，英國並沒有全然坦白地贊成日本的政策。英國資產階級實處於兩者之間。日本在中國之明顯的失敗，可以證明一般帝國主義特殊是英帝國主義在亞洲統治底運命。如果日本在亞洲尤其是在中國底勢力增長得太大，英國資產階級就要感到極度的危險。日本帝國主義方面底擴張趨勢決不會因為是英國的領土而止步，因為他們公開的官方綱領底目的是在於全亞洲底統治。

又，由於太平洋沿岸英國屬地如澳大利，法西藍，坎拿大之堅決的反日態度，使英國資產階級的政策更加困難。如果爲了和美國的衝突而袒護日本，則將加速英帝國分裂底危險，因美國的原故會使坎拿大，澳大利和法西藍脫離英國。

最後，我們切不可忽略了英日間商業的敵對。英國蘭克夏棉織工業在中國，印度，以及東非洲最危險而可怕的競爭者就是日本（註二十一）。排斥日貨運動——在印度支那（遠印度），東非洲等處的零賣商業都歸於中國商人手中，在那裏的排貨運動甚至比中國內地還要厲害——對於受嚴重威脅的英國絲織工業是最使牠歡迎的日本進攻中國之結果，並且這種排貨運動無疑地暗受英國資產階級之鼓勵，雖然在官面上英國對日本是友誼的，

再者，美國對日本底態度也是很曖昧的，美日間的商品交換關係極爲密切，在對美輸入國家中日本居第二位（僅次於坎拿大）佔總輸入百分之九·八，在購買美國貨物國家中居第五位（次於坎拿大，英國，德國，和法國）佔總輸出百分之四·九。在世界市場上，日美兩國間幾乎沒有什麼競爭。日本輸出消費品，美國則輸出生產工具和原料。並且，很多的美國資本投在日本，而且美國又是南滿鐵路機車底主要供給者。

國外政治上的衝突。目前更加尖銳了。日本是美國太平洋上最大的敵人。只有在某種限度內，因日本之擔當進攻蘇

聯底前鋒，這種敵對才能和緩一下。

於是問題就發生了，即爲什麼美國資產階級竟容認日本之公開的挑釁呢？

問題之回答是在於目前日本在亞洲水面上軍事的伏越。誠然，美國艦隊以三與五的比例在數量上超過於日本。但是在亞洲水面上美國沒有任何新式的海軍根據地。

第二個主要原因是美國資產階級因各方面帝國主義者間的衝突之加劇，深怕對日的戰爭不僅是單純的日美問題，馬上會引起世界戰爭來。

自然所有這些只是指示現在的契機。將來，爲爭太平洋霸權爲榨取中國，日美之間的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假如最近無產階級革命不能滅絕帝國主義戰爭。美國的資產階級不容應被逐出中國市場，因中國市場對於美國的重要性增長極快（註二十二）。他們自不甘把太平洋上的獨越權白白讓給日本。雖然目前的軍事情形於日本有利，但是無疑的在長期的進展上美國的軍事勢力必定遠過於日本。

日本軍事的弱點與革命運動

雖然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連法國也算在內，像日本那樣統治階級的政策完全集中在可驚的軍事力量上，雖然沒有那一國家將其經濟和文化的利益殘忍地犧牲在軍國主義上

雖然沒有別的國家軍事領袖有這樣決定的力量左右政治，雖然沒有其他國家在近十年來這樣悍然地實行軍事侵略政策，最後雖然日本擁有卓越的艦隊強大的陸軍和高級的新式戰爭工業，但從軍事觀點上看來，無可諱言地日本仍是個弱國。

這種認識之重大政治意義是在於日本之武裝干涉蘇聯並不是由牠獨自擔當，而不過是（雖然在時間上或者進行慢些）圍攻之一部。在共產黨反武裝干涉底鬥爭中，這是一個最關重要的情勢：社會法西斯蒂政策底目的，在於轉移歐洲無產階級對於牠本國資產階級武裝準備底注意，而描寫東方武裝干涉底危險是一件很遠而單獨的事件，他們常常不負責任地說『危機』是兩個同等國家——日本與蘇聯——間為佔有滿洲底戰爭，他們流佈謠言說蘇聯與日本妥協，並且有時侮蔑蘇聯對日本忍耐，他們有意地把無產階級的注意力引入到國際聯盟和平的望言中，而掩飾國聯為一切武裝干涉準備中心底真面目。對於這些社會法西斯蒂底伎倆若不揭穿，對於這種極迫切的武裝干涉不僅是日本在遠東底武裝干涉而是從各方面一般的武裝干涉若不認識清楚，那末反武裝干涉底鬥爭是不能得勝的。

一國的軍事力量決定於兩個主要原素：

1. 牠的經濟勢力，和
2. 社會制度之穩定。

讓我們分析一下日本的這兩個原素。

在經濟上，日本是個窮而弱的國家。這點，我們祇須考察以下的重要情況就明白了。

(1) 國民每人國內生產底價值極小。

(2) 『國民財富』也很少。

(3) 日本金融制度完全破壞。金貨儲蓄很少，一九三一年初為八萬萬八千二百萬元，至一九三二年初則減為五萬萬二千二百萬元，雖然於一九三一年九月重禁金出口。於是通貨跌價，低於平價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

(4) 日本缺乏足以為戰時而動員底國外投資。

(5) 日本平時即依賴國外輸入食品。在戰時，男子總動員，食物生產即刻就會大減（註二十三）。同時軍隊又必須較好的給養，（而大多數的日本農民和工人則受慢性的饑饉）消費將更加增大。

(6) 即便像日本那樣軍事工業之相對的發展，也只能供給現代戰爭需要之一部。全部的金屬工業特別是工程工業，在戰時都必須改製戰爭用品，日本的機器工業很不發達，只能供給本國平時需要三分之二以下，僱傭的勞動者（一九二八年）不過二十五萬一千人。（註二十四）

(7) 日本軍事上最大的弱點就是缺乏戰爭所必需的一切原料，（除銅外）。

日本缺乏生鐵。為軍事而建設的鋼鐵工廠，生鐵大部分

取之於數千海哩以外的印度支那和澳大利。

日本缺乏鋼和鐵，一九二九年的生產如下：

鐵	1,113,463噸
銅	2,293,846噸

這個數量甚至不能滿足平時的需要，在一九二九年還輸入了價值一萬萬六千萬日金底鐵和銅，至於用在戰爭上，那更是不足了。並且因為缺少鑄鐵爐，生鐵，和焦煤底緣故，若使出產稍形增加也是辦不到的。

日本缺乏生油，本地產的很小。平時生油輸入每年平均為五十萬噸。

日本又缺乏非鐵性金屬，化學工業原料，以及一切絲織原料（除絲外）等等。

總之，我們可以說日本一般的貧窮，紊亂的金融組織，可移動的國外投資之缺乏，金屬工業之微弱發展，以及差不多一切原料之缺少，使日本軍國主義底經濟基礎比較的薄弱。

然而，日本之自任帝國主義的前鋒，無疑地為現在的統治制度更加充滿了極嚴重的危機。

現在社會秩序之不可否認的傾覆，勞動階級一帶的貧窮化，以及階級對立之極端的尖銳化，勢須以最嚴厲的軍警恐怖政治彈壓革命運動，這正是表現現制度之內在的弱點。

所有的勞動階級都深切地反對封建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

和專制的反動軍閥官僚政府。階級對立尖銳化到最高點。

顯然的，一遇總動員時，這些階級對立更將擴大到軍隊中，並且——戰爭對於軍隊中無產階級士兵底掠奪和對於他們家屬底掠奪之增加——使軍隊更加不穩。

戰爭不會展緩，甚且加速日本革命。在日本，不管最嚴厲的恐怖壓迫而舉行反戰示威，以及在陸海軍之兵變，顯示出日本共黨變帝國主義戰為內戰之可能，推翻天皇軍閥官僚底政府制度，實行土地革命，廓清現存的封建殘餘，並且以勝利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完成無產階級專政。（待續）

註一，M. Takizawa 著 *The Penetration of Maney Economics in Japan*』（1927年紐約出版），是敘述此期間的一本很好的資產階級的著作，以後我們引證牠的地方很多。

註二，『一九三一年日本年鑑』，五十四頁。

註三，同出五十六至五十八頁。

註四，日本官方的統計『日本年鑑』三百四十一頁。

註五，同出三六六頁。

註六，Fr. Utley 著：『*Lancashire and the Far East*』（藍開夏與遠東），——四頁。

註七，日本利用政治勢力和投資取得中國生鐵出產百分之九十。但此尚不能滿足牠的需要。即便是佔領滿洲也不能解決△本的煤鐵問題，因為滿洲生鐵所含鐵質

很少，還不到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日本生鐵大部分取自新加坡附近；此外合澳洲也訂有供給生鐵的合同。一旦有戰事，這些來源就要發生危險。至於日本本國的煤不能成為焦煤，而必須和質量好的中國煤相混合才成。

註八，取自國際聯盟的『生產與貿易備忘錄』，一九三一年日內瓦出版。

註九，『一九三一年日本年鑑』，三八五頁。

註十，據官方報告，至一九二八年終，有二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一個十六歲以下的女工被僱於工廠（主要的是絲織工業）中。（一九三一年『日本年鑑』一九二頁）

註十一，奧卡特出三六三頁。

註十二，『三十號的經濟勢力』一七四頁。

註十三，『日本年鑑』。

註十四，『三十號經濟勢力』一五八——一五九頁。

註十五，同書。

註十六，包括朝鮮和台灣底國外貿易。

註十七，見『Mirtschaftsdienst』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註十八，東京米價：

1926年平均	1931年二月	1932年二月
37.4元	17.7元	22.5元

註十九，『Rather Less, but Better』俄文版，第二十七卷，四一六頁。

註二十，日本佔領吳淞口，拱制了由上海至內地底水道，並且成了日本海軍根據地上重要的一環，於是和日本台灣打成一片。

註二一，以下的材料表示日本絲織品在印度的進步，和英國所受的損失：

印度輸入紗絲底百分數

	1913/14	1918/19	1925/26	1929/30
英國	90	25	51	46
日本	2	72	65	34
中國的日本紗廠	—	—	—	23

印度輸入棉織品底百分數

	1913/14	1918/19	1925/26	1929/30
英國	97	90	82	66
日本	0.3	7	14	30

(烏特萊：『蘭克夏與遠東』一九三一年倫敦版 第二五一及259頁)

註二二，美國對亞洲貿易輸出入底百分比：

	1913	1927	1928
輸入	16.7	30	28.5
輸出	6.2	11.5	12.3

註二三，Bywater計算減少百分之二十。

註二四，Moulton引證的官方「工廠統計」第一〇一頁。

◇.....
『要獲得政權，覺悟的工人，一定要把大多數的民衆，徵取到自己這方面來；現時在對於羣衆沒有應用暴力的時候，再沒有別的獲得政權的道路。我們並不是布朗基派，並不是主張少數人奪取政權的人。我們是馬克司主義者，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階級爭鬥，以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反對祖國保衛派的狹隘愛國主義，反對空言及對於資產階級的依靠。』

節錄列寧論兩個政權

.....◇

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

列甯著 梅根譯

地租的理論

馬克斯的理論，把地租分爲兩種：級差的和絕對的。前者是因土地的有限性，而與土地私有權是否存在及農業的那一種形式完全無關的資本主義經濟佔有牠的結果。因爲土地的肥沃，地段對市場的位置，以及在土地上增加投資後的生產率，引起土地上個別經濟間不可避免的差異。爲簡單起見，可以把此種差異（但是不要忘記各種差異性的不同來源），可總括爲好的土地與壞的土地的差異，再，農作物的生產價格，不是由中等土地的生產條件，而是由最壞的土地生產條件來決定的，因爲只一種好的土地的農作物，是不夠滿足需求的，生產的單獨價格和生產的昂貴價格間的差異，形成了級差地租（馬克斯把生產物消費去的資本再加資本的平均利潤，稱爲生產價格）。

在資本主義農業的條件下，級差地租不可避免地要形成，雖然在完全取消土地私有權時也是一樣，在土地私有權存在時，土地私有者得着此種地租，因為在資本競爭的條件下，逼迫農民（承租土地者）以得資本的平均利潤為滿足，在取消土地私有權時，國家得着此種地租。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存在時，消滅此種地租是不可能的。

絕對地租的產生是由於土地私有權，在此種地租中有獨佔的成分，有獨佔價格的成分。土地私有權阻礙了農業和非農業企業間的自由競爭，阻礙了利潤的平均化。因為農業的技術低下，牠和工業比較，相異之點就在：農業的資本構成可變資本多於不變資本，所以農產物的單獨價值高過平均的，所以土地私有權阻礙了農業企業和非農業企業間利潤的自由平均化，使出賣農產物不是按生產的最高價格，而是按生產物單獨的最高價值出賣的可能，（因為生產的價格是由資本的平均利潤來決定，而絕對地租不給此種「平均」的形成，獨佔地把持比平均更高的單獨價格）。

所以級差地租，不可避免的在於一切資本主義的農業中。絕對地租則不然，牠只在土地私有權的條件，只在歷史的造成農業的落後性條件下——獨佔把此種落後性羈維住。

考茨基把這兩種地租，專門對土地國有方面對立的情形說了下面的話「級差地租的產生是由於競爭，絕對地租的產生是由於獨佔。在我們面前的地租，實際上沒有分為不同的

部分；我們不能知道牠中間那種是級差地租，那種是絕對地租。除此之外，土地所有者在土地上花去的資本利息平常也混雜在地租之內，在那些土地所有者同時又是農村主人的地方，地租和農業利潤合在一起。

「可是這兩種地租的區別，是有極重要的意義的。級差地租是由生產的資本主義性質，而不是由土地私有權產生的，此種地租甚至在土地國有化的條件下還保存着。德國的土地改良派的同道者，要求保存農業的資本主義的經營。那個時候此種地租不交給私人，而交給國家，

絕對地租的產生是由於土地的私有權，是由於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和其他社會相對立。土地國有化給消滅此種地租及降低農業生產品價格中此種地租數目的可能。（我們加的標點）。

「再，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第二種差別，在於第一種不能和組成的部分一樣影響到農產物的價格上去，而第二種會影響到。第一種是由生產的價格產生。第二種是由駕於生產價格之上的最高市場價格產生，第一種是由多餘的，是由在較好的土地和較好的地勢上的生產勞動所提供的額外利潤而來的，第二種不是由農業勞動的幾種多餘收入而來的；牠只由有利於土地所有者的現有價值量中取出，從剩餘價值中取出才有可能，所以牠不是減低利潤，便是取自工資。假使麵包的價格增高起來，而工資也增高起來，那麼只有減低資

本的利潤，如果麵包的價格增高起來，而工資沒有增高，那麼工人就受着損失。最後還有發生這樣情形的可能，——並且應當認為是一般的規則。工人和資本家同受因絕對地租而起的損失。

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土地國有化問題分爲實質不同的兩部分：級差地租問題和絕對地租問題，國有化變更級差地租的所有者，而破壞絕對地租本身的存在。所以國有化一方面是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的局部改良（變更了一部分剩餘價值的所有者），而另一方面取消了排擠一般資本主義整個的發展的絕對地租。

不分別這兩方面，就是土地國有化中的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就不能了解俄國國有化問題的經濟意義。這裏我們遇到馬司洛夫反對絕對地租的理論。

在一千九百零一年的時候，我在外國出版的「曙光」報上，已經指出馬司洛夫發表在「生活雜誌」的論文中，對地租理論不正確的了解，在什多閣利會議前，及在什多閣利會議中，代表們對政治問題方面非常集中，這我已經說過了。但在這什多閣利會議以後，奧林諾夫在論「土地市有化的理論基礎」的論文上（1907年「教育」第一號），分析馬司洛夫論俄國土地問題的書籍。特別指出馬司洛夫反對一般絕對地租的經濟理論的不正確性。

馬司洛夫在教育雜誌第二期和第三期上發表論文，答覆

奧林諾夫。他非難他的論敵爲「無常識」，「生吞熟剝」，「自成見解」等等，實際上就是馬司洛夫自己對馬克斯的理論是無常識和笨拙的生吞熟剝者，因爲再也想不出比馬司諾夫更輕易地對馬克斯隨便「批評」，堅持自己的舊錯誤的人

馬司洛夫說，絕對地租的理論和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所解釋的整個分配論相矛盾，非常明顯的，這只可以以第三卷是在馬克斯死後出版，那裏來入著者的草稿來解釋（土地問題第三版第一百零八頁附註）。

只有絲毫不懂馬克斯地租理論的人才能寫出那樣的東西。但是漂亮的馬司洛夫對原稿的作者那種謙虛的態度，實際上大可不必！這個「馬克斯主義者」認爲有教別人認識馬克斯的必要，悉心研究一九零五年出版的剩餘價值論中關於地租理論的闡發。這可以說就是馬司洛夫！

試看馬司洛夫反對馬克斯的理由：

「絕對地租似乎是由農業資本的低度構成得來的，……用爲資本的構成，不影響到生產物價格上去，不影響到平均利潤率上去，一般也不影響到企業主間剩餘價值的分配上去，所以牠不能構成任何地租，如果農業資本的構成低於工業的，那麼級差地租是從農業中的剩餘價值裏得到，但這對地租的構成沒有意義，所以如果資本的構成變更了，這絲毫也不影響到地租上去，地租的範圍絲毫不由牠產生的性質來規

定，而惟一只有由上面所指出的各種不同條件下的勞動生產率的差異來規定』（百集一百零八至一百零九頁，符號是馬司洛夫加的）

很有趣味的知道，什麼時候資產階級的「馬克斯批評者」，達到那種容易反駁的地步。試看我們漂亮的馬司洛夫，簡直一場糊塗，當他解釋馬克斯的時候已經鬧不清楚了，（同時這是布加可夫及一切資產階級的馬克斯主義引導者的把戲，他們只有一點不同馬司洛夫，他們較有良心，不稱自己為馬克斯主義者）按馬克斯的理論：絕對地租是因農業資本低底構成得來，這種說法是不對的。絕對地租是因土地私有權得來的，此種私有權造成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獨佔，此種生產方法可以存在於公社的及國有化的土地上。由非資本主義的土地私有權的獨佔，阻礙了受這種壟斷所盤據的那些生產部門中利潤的平均化，為要使「資本的構成不影響到利潤率上去」（應當加上二單獨的資本或個別部門的資本的構成；分析馬克斯的馬司洛夫在這裏又攪亂了），為要造成平均利潤率，必需把各個別企業各及工業的個別部門的利潤平均化，平均化是在自由競爭，以及無差別地對各生產部門自由地投資而形成的，在那些存着非資本主義獨佔的地方，有無此種自由？不，不會有的。土地私有權的獨佔，阻礙了資本的自由投放，阻礙了自由競爭，阻礙了無準則的，高度的（農業資本低度構成的結果）農業利潤的

平均化，馬司洛夫的反駁——完全沒有意思這種沒有意思在我們面前特別見得明瞭，當我們讀完了磚瓦生產的引證（第三頁）兩頁之後，那裏技術也是落後，那裏資本的有機構成也和農業一樣低過中等的，但是沒有地租！尊貴的『理論家』呀！在磚瓦的生產中不能有地租，因為絕對地租的產生並不是由農業資本的構成，而是由於防阻低度資本構成的利潤平均化的競爭的土地私有權的獨佔。反對絕對地租——就是說反對土地私有權的經濟意義。

馬司洛夫反對馬克斯的第二個理由：

『從『最後』花去資本的地租，洛柏杜司的地租和馬克斯的絕對地租消滅了，因為租田者如果除却平常的利潤以外，還可以得到些東西的話，他常常可以把『最後』的資本變為『最前』的（一百一十二頁）』

馬司洛夫攪昏了，『無常識』地攪昏了。第一本地租問題中把洛柏杜司和馬克斯攪在一起，是完全不通的。洛柏杜司的理論是根據波蜜蘭的地主的錯誤計算的假定（潮濕的農產貨『不算在內』！），對資本主義的農民也是應該的。在這洛柏杜司的理論中，沒有歷史性的界限，也沒有歷史的現實性的界限，因為他拿一般的農業來講，拿隨便什麼國家和隨便什麼時代的農業來講，是超出時間和空間。

第二點，他拿『時常何以』把最後的資本變為最前的資本的佃農作例證，表現出漂亮的馬司洛夫，不但不懂馬克斯

的絕對地租而且不懂級差地租，好像不足完全置倍，然而事實是實，佃農在他承租土地的期間內，如果他能把最後的資本變為最前的如果他——簡單點（馬上可以看到）和精確確點說，——把新的資本投放在土地上，他『時常可以』把一切地租佔為己有，在佃租契約有效力的期間內，土地私有權對佃農是停止存在的：他已經『租來』，已經償付租金，由這種土地私有權的獨佔，已經不能防礙他了。所以當佃農在他的地段上花費新資本，就給他一種新的利潤和新的地租，不是土地私有者，而是佃農得着地租。土地私有者只有在舊的地租契約期間滿後，只有在新的地租契約訂好後，才開始得着此種地租。用何種機械可把農民口袋裏此種新的地租移注入土地私有者口袋裏呢？自由競爭的器械，因為佃農不僅得着平均利潤，而且得着額外利潤（等於地租而言）。把資本往極多利潤的企業裏輸送，從這裡可以明白，為什麼一方面長期的佃租契約——其他條件相同——對佃農有利益，而短期的佃租對土地私有者有利益，第一方面可以明白為什麼，例如，在英國的麵包法律取銷之後，英國的土地私有者，在佃租條約中規定佃農必需在每一英畝土地上花費二十先令（約百一十盧布）以上，以前是八先令。因此土地私有者估計在麵包法律取銷的結果，要用社會必需的進步的農業技術。

現在試問，當佃租條約有效力的期間內，佃農得到何種新的地租？只絕對的或者是級差的？兩種都有。假使馬司洛

夫開玩笑地批評草稿之前關心點去了解馬克斯，那麼馬司洛夫就和道不僅不同的地段，而且在同一地段上資本不同的花費也有級差地租。

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

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土地的有限性，真的，是土地占有化的前提，但土地是經濟的對象，而不是私有權的對象。農業資本主義組織的前提，必需把一切土地被個別的私有經濟佔有去的前提包括在內，但絕對沒有把一切土地在這些或別個主人的私有財產內或在一般的私有財產範圍內的『前提包括在裏面』土地私有權的獨占，以及土地的經濟獨佔，不只按邏輯講，而且按歷史講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按羅輯講，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到在完全缺乏土地私有權的條件，土地是國家或公社等私有的條件下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組織的農業。但實際上我們看到，在一切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一切土地被個別的私有經濟所佔領，但這些經濟不僅墾殖他自己私有土地，而且墾殖被他們承租的私人土地，國家土地及公社土地（例如在俄國大家都知道資本主義的農民經濟，領導農民公社的私有經濟）。無怪馬克斯在他一開始分析地租的時候，就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命令着（服從自己）各種不同形式的土地私有權，從宗族的私有權和封建的私有權起至農民公社的私有權止。

因此土地的有限性不可免的是土地經濟獨佔化（在資主

主義統治的條件下)，試問此種獨佔化對地租問題有何必然的結果，土地有限性使麵包的價格，不是由中等地質的土地上的生產條件來決定，而是由壞的耕種地的生產條件來決定。此種麵包的價格，給資本主義的農民（農業的資本主義企業者），得到他的生產消費的報酬和資本的平均利潤，資本主義的農民在好的土地上得到形成級差地租的多餘利潤。問題在於土地私有權的存在，無論如何不能聯帶到在本主義農業中以及在公社的，國家的，公有的土地上，不可避免地要形成的級差地租問題並立着。在資本主義下的土地有限性，惟一的結果，就是造成因為不同的資本花費而生的不同勞動生產率的級差地租，布加可夫觀察在農業中消滅自由競爭的第二個結果，說此種自由的缺乏，阻障農業資本參加平均利潤的構成，這顯然他把土地經濟問題和土地私有權問題混合起來，由土地有限性的事實（和土地私有權無關），邏輯上所發出的結果，只是一切將為資本主義的農民所佔有，但絕對做不出這些農民間任何限制自由競爭的必然性的結論。土地的有限性是一般的現象，不可避免地把它組織印到一切資本主義的農業中去，這些不同物件的混合，歷史也明顯地證明牠沒有邏輯的根據。至說到英國：在那裏土地的佔有和土地的經濟明顯地分離着，各資本主義農民間的自由競爭——在商業和工業中構成的資本流通，過去和現在在農業中都有地位而且範圍極廣，但在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發生（違反跟隨世

司徒味先生後面枉然地企圖把英國的地租看做某種完全特別的布加可夫先生的意見)土地私有和農業經濟離開的同樣過程——只在各種不同的形式，(佃租，典押)布加可夫沒有指出此種過程(被馬克斯特別注意地指出)，這可以說沒有指出一頭象。我們在一切歐洲的國家中看見在鬼奴制度中沒落後，土地佔有等級的破壞，土地私有的動員，商業工業資本流通到農業中去，佃租典押制度的生長。在俄國不管農奴制度最大的殘餘，我們看到在改良後，農民，平民和商民加緊地購買土地，發展了土地私有者的國家和公社的土地佃租的發展等等，一切這些現象證明什麼？證明在農業中違反土地私有的獨佔，形成自由競爭，不管這些私有權無限的不同形式，現時在各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中，一切資本的所有者可以那樣容易，或者差不到也那樣容易把資本投到農業中去(用購買或租佃土地的辦法)及任何農業和商業中去。

布加何夫在反對馬司洛夫級差地租的反駁，『指出—地這些差異(農業物生產條件的不同)，矛盾能夠『(我加切標點)』相互地消滅，——如柏杜司所指出的距離可以被的質平衡起來，地質的差異可以用在較肥沃的地段上的加緊生產平均化起來』(一卷八十一頁)。可惜我們尊嚴的博學者徒勞地忘記馬克斯所指出的這個事實，而且會給他一個不是那樣單統的估計。』很明顯的——馬克斯說——級差地租的這兩種不同的基礎地質和地勢『(地段)』能够在對立的方

向動作着』。可以有地勢很好的地段，但地的肥沃性極少，或者相反。最後很明顯的一般社會生產的過程，一方面在地勢上（地段）一般動作着，也和在級差地租的基礎上動作着一樣，借助交通的設施，造成地方市場，造成地勢；另一方面借助農業和工業的分離，借助大生產中心的形成，更增加了地段形勢的差異。此外，此種現象的相反方面：增加了農村相對的單調』。所以在那個時候，劣加可夫自鳴得意地重復說老早已經知道的，可以相互消滅差異可能的指示，馬克斯更進一步提出變此種可能為實在問題，並指出除此種同化的影響以外，還可以看到差異的影響。這些相互矛盾的影響最終結論，是在於——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樣——各國並到處因地質和地形，各種地段間存在有很大的差異。布加可夫的反駁，只證明他的標註，是完全沒加思索過的。

『對李嘉圖的勞動和資本最少生產花費的概念——布加可夫繼續着反駁說——被馬克斯同樣地應用着，並未加以任何的批評。不難知道此種概念帶着何種隨意的成分：譬如在土地上花費 $10a$ 資本，同時每個繼續着加下的 a ，特點就在生產率的低減；耕種地一般的生產物是 A 。很明顯的，每個 a 的平均生產率等於 $A/10$ ，如果把全資本看做是整個的，那末價格將以牠的平均生產率來決定』（一卷八十二頁）。很明顯的，——我們說布加可夫用他的關於土地生產力有限性的響亮詞句，觀察小的東西；土地有限性，此種有限性——

完全和任何土地私有權無關——造成某種的壟斷，如：因為一切土地被資本主義的農民所佔有，因為對一切土地上，最壞的以及距市場最遠的地段上生產的色青需求，那麼很明顯地，最壞的土地的生產價格（或在資本最少的生產花費的條件的生產價值）決定各色的價格。『布加可夫的平均生產率是空無所有的數學的練習，因為土地的有限性阻礙此種平均的真正形成。爲要構成此種『平均的生產率』及決定自己的價格，必需使每個資本家不僅能夠一般地把資本投到農業中去（因為我們說過，在農業中也有自由競爭），而且也要使每個資本家能夠常常有超過建築在農業新企業基礎上的農業企業的現有數目。假定這是那樣，那個時候農業和工業間沒有任何差異，那個時候地租也不會發生，但就是土地的有限性所做的不是那麼樣。

我們往下再講吧。這以前我們所討論的、完全土地私有權問題放在一邊，因為邏輯的推論以及證明在各種土地私有權形式下的資本主義農業的產生和發生的歷史材料，我們看到此種方法是必要的。現在來談談這新的條件吧。假定一切土地都歸私有，他如何反應到土地呢？土地私有者根據他在農民處的土地私有權，將把級差地租放棄掉：因為級差地租是超過經常的平均的資本利潤的多餘利潤，因為在農業上有自由競爭——在農村經濟上自由投資的意思——（是由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的），那麼土地私有者常常可以找到以平均

利潤為滿足並把額外利潤交給土地私有者的資本主義農民。土地私有不能造成級差地租，而只把牠從農民的手裏轉移到土地所有者手裏，土地私有的影響就只于此麼？可否假定土地私有者容許農民墾植那些只給資本的平均利潤的最瘠瘦的位置最不好的土地而無報酬？自然，不是。土地占有是獨佔，土地私有者就根據此種獨佔要求農民對此種土地付出報酬。此種報酬就是絕對地租，他們資本不同花費而生的差異生產率毫無關係，而是從土地私有權發生出來的。布加可夫非難馬克斯對於一種同樣的獨佔加以兩種隨意的解釋，但布加可夫沒有工夫想到我們真的是說兩種獨佔；第一我們指土地經濟的（資本主義的）獨佔。此種獨佔是從土地的有限性而生，所以他在一切資本主義的社會是必然的，此種獨佔引起以最壞土地生產的麵包來決定價格，而尤以在最好土地上資本花費或者較多生產的資本花費所帶來的，多餘的；剩餘的利潤構成級差地租。此種地租的產生，完全和土地私有權無關，牠——土地私有權只給土地私有者從農民處取回此種地租的可能。第二我們指土地私有權的獨佔，此種獨佔無論在邏輯上或歷史上講，和上面所說的那種獨佔沒有聯繫。此種獨佔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以及對資本主義組織的農業，沒有任何需要。一方面我們完全可以設想一種沒有土地私有權的資本主義農業，以及許多徹底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要求土則國有化；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沒有土地私有權情形下的資本主義

組織的農業，例如國家的和公社的土地。所以對這兩種獨佔加以區別是無條件必需的，而且除級·地租以外，必需承認還有由土地私有權產生的絕對地租的存在。

馬克斯解釋絕對地租有由農業資本剩餘價值中產生的可能，其理由是在農業中一般資本的構成可變資本的部分高過中等的（在農業技術和工業比較，無疑地是落後的條件下，此種論斷完全是自然的）。如果是這樣——那麼農產物的價值，一般是超過牠的生產價格，而剩餘價值則高過利·。同時土地私有的獨佔，阻礙此種剩餘全部走入利潤平均化的過程中去，而絕對地租取自此種剩餘（註）

註：依里幾在本章第二節中趨向反對布加可夫『批評』馬克斯的地租論。在本節的開端，依里幾分析布加可夫關於因為土地所有的獨佔，農業資本沒有加入利潤率一般的平均化中去，所以地租完全不是由超過平均利潤率的剩餘利潤成的；絕對地租只是級差地租的特殊形式，把前者 and 後者分開是不對的。依里幾指出批評家單純地把對象簡單化，根據『獨佔』的概念而不加批判，把由資本主義社會中土地有現性的事實生出的結果，和土地私有生出的結果混合起來，依里幾同樣指出布加可夫的土地報酬遞減『律』，是產生地租的條件，在上面所引的摘錄中，依里幾詳細解釋反對布加可夫的理由，並拿出他自己的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定義。

土地報酬遞減『律』

布加可夫把土地報酬遞減律』放在他『農業發展』理論的中心。我們從規定此種『定律』的正統派的全集中引出摘錄（因為此種定律說，在土地上勞動和資本每次增加的投放，得不到與此相適應的生產物，而所增加的生產物數量是遞減的），我們知道承認此種定律的英國經濟學者的統計單，我們相信他『有包羅萬有』的意義，這是『完全不能反駁的極明顯的真理』，『只明白地把牠確定起來就夠了』諸如此類等語。布加可夫愈堅決地反駁，愈明顯地看到他開闢車，走到忽略社會關係而被臆想的『永久定律』所掩蔽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方面去。這就是婦孺皆知的『土地報酬遞減律』的『明顯性』。實際上堅決到甚麼地方去呢？堅決到如果陸續投放的土地勞動和資本，得到不是遞減，而是數量相同的土地上也產生麵包的增加數量——不管他數量是這樣少，那麼全地球上的農業。可以把牠適當地分爲一畝。此種平常的（而且是唯一的）理由，對此『包羅萬有』的定律是有益處的。但若加以些少的思索就可表現出此種理由是無內容的抽象，把最主要的：由技術的水平線，生產形式的狀態放在一邊，實際上『資本和勞動增加（或陸續）投放』的本身概念，是以改變生產方法和改造技術爲前提。爲要使投放至土地上的資本數量，大規模地增加起來，應當發明新的機器，新的耕種制度，新的飼養生畜的方法和農產物的運輸等等，自然在比較小規範內的『勞動和資本的增加投放』，可

在技術水平線不變的基礎上進行；在此種情形上，可應『用土地報酬遞減律』到些少程度，所謂應用的意思，是說以勞務和資本的增加投放，把技術的不變狀態放在極狹的（比較）範圍內。本來要得到一種包羅萬有的定律。但結果我們得到一種極相對的『定律』，——這種絕對的程度到不可想像的地步，無論關於任何定律，甚至關於農業的任何定律的特性都談不到。我們以這為例：三田制，從來種麥子的播種地缺乏好的草場乃新式的工具。很明顯查在這幾種東西不變的條件下，在土地上勞動和資本增加投放的範圍是非常狹窄，但是就在這些的範圍內，勞動和資本的投放還是可能的絕對不是永久和無條件的看到可以每個那樣的增投放的生產率的減少。

因此：『土地投酬低減率』完全不能應用於技術進步和生產方法的改造情形下；他常相對的和有條件的應用到技術不變的場合下。所以無論馬克斯或馬克斯主義者，都沒有說到此種『定律』。只有無論如何不能脫離舊的政治經濟學的成見，和抽象的永久的自然定律以資產階級的科學代表，如柏林達諾才對此種定律大吹大擂。

布加可夫用其堪發謔的理由，來擁護『包羅萬有的定律』。

『過去認為是自然界自由饋贈的東西，現在應當由人類來創造了；風雨剝蝕了，那些不用多大人類力量就可以得到

必要的營養成分的整個地層。生產工作的大部分隨時日而逐漸移到人類的負擔上去，到處人工的過程愈佔自然過程的地位。但這在工業上說起來，是表示人類佔勝自然，那麼在農業上就說自然減少牠的贈物，生存困難的增加。

「在此種情形下，無論是表示人類勞動的增加或者例如生產物的工具和肥料等等的增加都一樣，而食物生產的困難性增加（布加可夫願意說食物生產有加無己的困難性，無論表示在人類勞動的增加上，或者生產的增加上都一樣）：『主要只是牠待過人類愈加苛刻起來，在這種用人類的勞動來填補自然的力量，用生產的人工因子來填補生產的自然因子，土地報 低減率旨在於斯』。（十六頁）

很明顯的布加可夫安安穩穩地睡在想出不是人類在機器幫助下而作工，而是機器在人類下而工作的司徒味俗徒干，波浪洛夫斯基的掌上，如此種的批評家，他墮落到庸及的經濟學的水平線下，說人類的勞動代替自然的力量等等。一般說用人類勞動代替自然力量的不可能，也和不能用普特（俄國重量單位）來代替亞仙（俄尺名）一樣。但無論在工業或農業中人類只能夠利用自然的動作——假使人類和道了牠的動作的時候——以及借助於機器工具等等，使此種利用更加容易。說反始人類得到必要的東西是自然界自由的惠贈，這是很笨的童話，甚至於初級的學生，也能夠把這個告訴給布加可夫聽，在我們時代以前沒有過任何黃金時代，原始的人類完

全被生存的困難和自然界鬥爭的困難所征服。機器和較好的生產方法的應用，一般說逐代使人類此種爭鬥更加容易，特別是食物的生產。不是食物生產的困難性增加，而是工人階級得到食物的困難的增加，此種困難性增加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膨脹地租和地價，把農村經濟集中在大的和小的資本家手裏，而機器工具和金錢的集中更加厲害，沒有這些東西進步的生產是不可能的。用自然界縮小其贈物來解釋工人生存有加無己的困難性，這就是說變成資產階級的宣傳家了。

『採用此種定律——布加可夫繼續着說——我們完全沒有斷定食物生產困難性不斷的增加，我們也沒有否認農村經濟的進步：斷定前者而反對後者就是等於反對極明顯的真理。此種困難性並不是繼續不斷的，牠的發展是曲線形的。農業的發展，技術的完成把不肥沃的土地變為肥沃的土地，在土地報酬低減率中指出的傾向，暫時歌奏凱旋』。

難道這是很深刻的真理嗎？技術的進步——『暫時』的傾向，而土地報酬低減率則是說在技術不變的基礎上資本增加投放所得的生產率的減少（並不是常常如此）。「有包羅萬有的意義」！這完全等於說火車站中的小站，是蒸汽運輸的包羅萬有定律，而在車站間的火車運動是暫時傾向。

最後有大批很明顯地駁倒土地報酬低減率有包羅萬有性的材料：關於農業和非農業居民的統計。布加可夫自己承認「食物的取得要經常地增加相對，（你們記着這個！）」「勞

動的數量和農業的居民，假使每個國家也是受自己的天然富源所限制的話」。(十九頁)如果在西歐農業居民是減少了，那麼這只用麵包的輸入能夠把土地報對低減率的效力離開來解釋，解釋是好，但是什麼都沒有說出！我們的博學者忘記了一件事，就是農業居民相對的減少，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中都可以看到，農業的國家和麵包輸出的國家都在此列，在美國和俄國農業的居民都相對地減少，他的減少是任法國從十八世紀的末期才開始（數目定參看布加可夫全集第二卷第一百六十八頁），同時此種相對的減少，有時甚至於會變為絕對的減少，例如麵包的輸入超過輸出，遠在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時候已經很微細，「但從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始」已經完全沒有看到輸出超過輸入的年份。在普魯士農村居民的相對減少，從一八一六至一八四九年由73,5%減少到71,7%，在一八七一年減少到67,5%，但小麥的輸入只從六和十代才開始，燕麥的輸入從七十年代才開始（同書七午%法年十八.），最後，假使拿輸入%包的歐洲國家為例。如，八和最近幾十年來的德國，那麼我們看到農業無疑的進步且國從事農業的工人數目的絕對減少並行着：在法國此種數目的減少，從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二年——從6,913,504減少到6,663,135。在德國從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五年，從8,034千減少到8,045千。所以可以說一切十九世紀歷史上關於各個國家大批材料不可反駁地證明此種土地報%低減的「包羅萬有」

的定律。完全為技術進步的暫時傾向所硬化，使有可能相對（有時甚至於絕對）的減少農村的居民，產生可供增加大批的人民使用的農業生產物的增加數量。

這裏恰恰可以說這大批統計的材料，完全駁倒了布加可夫理論的一個中心點，就是：他深信不變資本（生產工具及材料）比可變資本（勞動力）更快增長的理論，「完全不適用於農業」。布加可夫妄引實瓦佐夫（最特別是他說馬克斯平均利·率的理論，含有煽動的惡意）「教授」的論斷，來證實他自己的意見。B）他妄引在經濟深耕化條件下，在每個農場單位上工人數量增加起來的事實。這是不了解馬克斯的臆說之一，時髦的批評家代表們經常地說出這些話，你們想想一下二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的理論設農場單位上可變資本增加的事實駁倒了！布加可夫沒有指出在他所證引的豐富材料中證實了馬克斯的理論。如果在全德國農業中，工人的數量從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五年由8,064減到8,045（添上附帶從事於農業的人，從11,208增加到11,623，是說整個增加3,7%）當時生產的數量從23,0百萬，增加至25,4百萬（把全部生產變為大的）就是說增加10%，用五個主要機器的情形，從458千增加到920千，就是說增加二倍。出口肥料的數量從686千噸（一八八三年）增加到1,911千噸（一八九二年）加利鑽從304千遷特尼增加到2,400千遷特尼，——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增加起來難道還不明白麼？我們還沒有說到這些籠統的材料，在極大的程度上隱藏着大生產的進步。

在農村居民·少或些少絕對增加的情形下的農業進步，完全反駁了布加可夫想復活馬爾塞斯理論的盲目企圖。在俄國「過去的馬克斯主義者」中，作此種企圖的幾乎要算司徒味是第一個。他在他批評記錄中，他也和慣常一樣，不走到太懦弱，無商量和雙關意旨的註釋，沒有想到底，沒有把意見進到一個系統上去。布加可夫更勇敢和更澈底些：他毫無顧忌地把「土地報·低率」變為「文明歷史的主要法則之一」（唏！十八頁）在「十九世紀的整個歷史，沒有此種法則完全不能了解貧富問題」。「對我完全無疑地在現在提法上的社會問題和此種法則有重要的連繫」（我們的嚴格博學者在他調查的十八頁中已經聲明過）……「無疑地他在全集的結尾處聲明：在現在移民的條件下，貧困的某種部分應當移到絕對貧困的帳上去，是生產的貧困，而不是分配的貧困（第二卷二百二十一·）。在他特別提法中的人口問題，是農業生產的條件造成的，在我的眼睛看起來，他是還在道路上的主要困難——最少在目前——在農業企業中或種廣泛中集體主義或合作的原則」（第二卷二百六十五%）。「過去遺留給我們做遺產的糧食問題比社會問題更可怕和更困難，這頁題是生產問題，而不是分配問題」（第二卷第四百五十五問】。諸如此類等等，我們無須說出「此種理論」的科學意義，他和包羅萬有的土地報酬低減率不可分的聯繫，——當我們分析了此種定律之後。至於和馬爾塞斯理論的批評式的開玩笑，在他邏輯的必然發展上，會走到庸俗資產階級的信仰主義上去。這在我們所引證的佈加可夫毫不願意公開的理由中已經證明了。

徘徊在十字街頭的法蘭西

Henry Berbusse著 冰 生譯

法國徘徊於十字街頭，正如今日歐洲其他各國一樣，現在法國迎面而來的困難問題，本來就不是國家的，而是國際的，那種旋風般的衰頹氣勢，普遍的掃擊着現代的社會，法國也正轉入了漩窩；

我曾在一種中流社會的重要報紙上，讀過一些文章，都是自吹自擂的說對於世界歷史上所有的經濟危機，即是從1851年以來即經發生過八次的那種危機，已經思前想後，有了科學的深省，那報簡直這樣說道：『對於這些危機的科學的省識還是一個萌芽幼稚的情形；一到這等知識發展而成熟的時候，牠就會使我們能夠知道那些危機的原因和效果，便可去防備牠們發生，或阻礙牠們發生，或者至少可以減少牠們的發生。』

這種種經濟現象的原因，其實既不複雜，又不奇異，所

以要想個改良的方法救濟牠們并非難事；但要所想的救方適合社會的現狀，那才是真個難了，現在全世界除一國之外，其餘國家的組織和功用都爲一些矛盾的而又巧妙的管理方法所支配，今日社會遭受這些不幸的致命傷，多少正要歸咎於這一點。

今日統治階級的虛偽態度專在要濛渾現代上形的真實性，在這以『民治主義』爲時髦的現代當中，簡直沒有一個政府不拿進步和改進誇獎自己的；又沒有不大露頭角於選舉團中，自謂爲代表自由，正義和平等的主義的，其實呢？民衆當然是要爲統治階級的利益而被利用了，不過民衆受利用的事實却在民治主義騙術之下掩殺無餘，反而假稱爲人民的福利，中流社會的政府一方面實行其騙術，他方面却又用種政治的學說，掩蓋他的惡行並蠱惑一般受壓制的民衆，兩者間的矛盾過於厲害，差不多要使人不肯相信了，這一點是將來歷史家，在他描寫我們時代的時候，首先要指點出來的，這就是『民治主義』的騙術，這個騙術，一個頭腦清醒神經敏銳的批評家必要全般暴露而細加剖解的，

我們再回頭看看法國的經濟情形罷，法國在歐戰期中自然沒有受和戰敗國一樣重大的摧殘，猶其不和德國一樣，因爲德國對於戰爭所引的損失和戰勝國所訂定的債款都要負償賠的責任，

但是，就是戰勝國家也都曾深受了經濟衰落情形之擴

大的影響，這是有許多顯著的例子可以證明的，美國的情形用不着在這裏討論，因為這刊物——現代季刊——的讀者比我還要知道得更精博些，他們不斷的努力去完全合理的法度，其結果得到一個大的工業生產，一定時間出產一定貨量，他局國家整個的生產活動也就是立意在增加國民的，猶其是工人階級的，耗費殆盡了的能力，因此創立出了一種大規模的國內貿易；不過這種貿易既屬宏大，同時却又不穩固，所以只要稍有破綻就可生出不幸的結果來，而投機事業的狂熱，也就是這貿易中的一部分，已經大大的把貿易情形更弄壞了。

再要例子的話，我們可以轉而看看英國罷，英國也是在強大的情勢之下生出了衰落的病象，這大帝國不穩定的地位是由她版圖廣闊，人種繁雜，兩個條件而得來的，但因事變的力量和別的國家的掣長，英帝國已在目擊她那會在全世界試行過的真正羅馬式的無上威權漸漸的消失了，雖然如此，然而英國還沒既計畫，也對會知道，甚或還沒會到那地位，去趁相當的機會把她那失掉了時用的工業什具刷新一番——英工業器具之壞，直壞到在十年前美國一個織業工人所造來的東西已是等於英國一個工人所造的五倍之多了，現在英國之統治權已經散落了，這是個事實問題的印度發生了一種運動，至少是獨立的先聲，鬧得滿天風雨；而英帝國主義者和分治主義者的老方法似乎沒有勢力把這種動制止了，土耳其

已是國家主義化了；雖然暫時被國國藉以維持她『日不滅』的組織的法西斯蒂方法所鉗制，但她畢竟是要解決出來的。

但是法國怎麼樣呢？她的工業和商業的地位在最近幾年來已經大大的增進了；她的財富並領土而飛躍了；她因為勞萊州的礦產已經獲得經濟上的增進和擴張了。但是法國也還沒有避免世界的危機。

法國的國家主義者居然相信，至少老早宣揚，說法國不會受歐洲和美洲經濟衰落的影響，1930年世界各國的失業者的總數不下一千二百萬人之多，而法國人驕傲的聲言法蘭西國中沒曾有失業的情事。其實不然。失業者有的是，去年失業工人的總數至少有四十萬人之多哩。全國商業上顯露出一種不吉祥的平衡狀況。生產品逐月減少，倒賬，破產一類的現象紛至踏牽。過量生產，本來是個很邏輯的病態，而現在正激動了法國，結果難免生出那停滯和殘廢的毛病，真正的說起來，法國怎樣能夠不出於這一途呢？經濟界爭霸的列強，都只是各自生產貨品，彼此不相關愛，結果弄出國家的紛擾，擾遍了今日的全世界。

法國還存留着許多殖民地。據她現在的社會和經濟情形看來，法國的將來會是在廣大而且饒富的殖民地帝國裏，說到這個關係，讓我們看看西班牙罷，西班牙賴着富厚的美洲殖民地曾經生存幾百年之久；就是到美洲殖民地被奪之後，她還賴着菲利濱和古巴的殖民地又曾生存好久的時間；這就

是西班牙覺得自己又困乏，又落後，不能不依賴她自身努力的道理。

法國官方對於國外佔有地做出了一個驚人心目的勾當，就是她在巴黎舉行了殖民地博覽會——這是一個望乎皇裁，事件；這事件的目的原是要誇張而且鞏固法國在殖民地的力的。但是這個大規模的共見共聞的掩耳盜鈴的手段已經勢了許多斜陽返照的成分了。

現在列強雖然口口聲聲宣稱相助相愛，其實殖民地政策原來就只是個致富的方法，而那種理智的或情感的學說，也無是俊窗布一樣的東西，遮飾那實際的目的的——就是採取原料和利用土人的目的。

法國因為殖民的土人不肯斷送他們同胞的利益，於是取一種虐待的辦法對付他們，這是天下共見共聞的事體。殖民地的一般行政官吏，在文明旗幟之下做盡花樣，無非是些拷打敲剝一班弱小無如的民衆的東西罷了。比如在印度支那罷，現在有許多事體是足引起人的特別注意的一縱欺騙土人的沙萊梯到把愛國者，國家主義者和謀解放者都與匪盜一樣看待的巴斯魁——我們在那裏可以看見那野蠻的制度，這種制度，是那隻曉得怕失掉他們大的掠奪品而一點不明白自治主義、自由主義或人生，的意義的一班人所取用的。

法國對於在她牢籠中的一部分為人道為正義而倡革命的羣衆，無論他們遠在亞細亞，或近在非洲，都要逮捕一大批

；但牠卻不會教殖民地的官員都做劊子手去把他們都殺掉，只得大聲疾呼的祈祝法國文化的神聖天幸罷了，比如摩洛哥，也就是如此，並且即如接近法國禮俗和法國人合一，而婦附法國最堅定的阿爾基利亞，她們都是永遠不會受束縛的了。

這裏一層必得要聲明的，其中既無嫌怨，又非黨派之見，但却是個被視為無可否認的事實問題，就是法國的統治階級和官方一般人都被社會保守主義，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三者結合的那種尖銳的魔力所激動着，關於當道的中流階級方面的重大問題，就是畏怕民衆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國的勢力。

加以法國也和其餘民主主義國家一樣，把她真正的態度藏在一個調停主義的民主招牌之下。法國政府方面——永遠為和平使命而鬥爭——凡所開誠布公的地方都是存心純善。但這是種鬥的多數領導者和這個奇異名詞的多數創造者都是很明顯的為那守舊的反動的社會原理所感動了。

如果有人用歷史的公正態度去觀察法國今日一般政治家的職責，那麼，有一件事情最好用來推測出一般事體的真相——就是白里安的事情。

白里安是從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因為要求得而且維持他的官階起見，曾在法國政台上做成了個方方周善，面面玲瓏的人物，他在1910年那次有名地鐵路罷工風潮中，竟用

橫暴殘忍的行爲反對平民的要滅，把鐵路工人置諸軍事法令之下，此後的白里安乃繼續和一班反革命的人物如鮑因肯，達德，拉瓦耳……合作；於是白里安乃成了左派的一大障礙物，一個進步的民治主義者，猶其是調停主義者的神像了，這個事實透露法國一般被視爲左派的輿論究竟是 須的淺陋而近視呢。開明的人定然不得懷想一種和平，還是繫在國家主義和中流階級法令完全存在的制度之上的，關於法國中流社會和假冒調停主義的政治家，有兩種最顯著的事實：（1）是1919年所締結的和平條約之維持，真實的說起來，這種條約不過是掠奪贓物的一些神聖保障，而在全界世種下了許多競爭種子而已；（2）是法國官方，白里安是其中最雄辯者，正在爲他們自己辯護，說政府並不是用保護貿易主義者的政策，即是維持經濟戰爭的政策，而角鬥的，其實我們正看着她沈醉於保護貿易主義，這主義是然消費者很不利的。

事體是這麼一些事體，所以很難有圖謀增進永久和平的可能。比方德意，共和國罷，曾受不公不義的凡爾塞條約的無理逼索，強她負1914年歐洲大戰的整個責任，而今却革了命，轉向國家思想的法西斯主義的路上去了。在這樣一般情形的下去暴露一個歐洲合衆國來，這是既可笑同時又可惜的一件事；其實這個組織在實際意義上說起來是不能實現的，即令她能夠實現了，也不過是抵制美國和俄國的一種戰爭上之結合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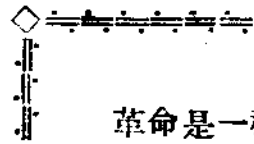
法國衰落的表徵在她的時髦文學中可以看得出來。這種文學是她政府的操關文學，很能形成了一部分重大的法國智識運動，毫無疑義的，是這種文學以完基的形式為特徵，很富於藝術的條約。但這種藝術於甚麼遠大的有結果的理想觀念是無所謂的，只在推論的，分析的，索隱的，或者純由筆頭鋪張揚厲而求例外的，種種結果上負專斷的責任，無論甚麼地方牠都要反對打紙牌，走軟索那類無關宏旨的小頑意見，可見這種文學真個守舊和反動的了。

法國正是陷入散漫的程度去，正是變的日益紛亂，困難層層；除非所取的方法和捲在這情形中的分子有一番改變，不然，她這些困難會是不能解脫。

雖然，假若離開官場情形看，思想和行爲上都正在成就一種新的形式了。平民階級中正在產生新分子，新興的勢力也正在繞着人道的和羅輯的原則集合起來。雖然現在的社會情形還是強迫的抑塞，壓制這些新形式的徵象，而這些新的主義正在少年世界中逐漸的進步。這班新青年都舉杯慶祝蘇維埃聯邦的農工情形，因為蘇俄現正在歐亞兩洲間的舊世界中取得中心地位了。

這些新主義和新少年也都正在對將來的理想世界和藝術上努力做着貢獻的工夫。將來的藝術會是很寬宏的，平易的，精微的而且總合的。將來的藝術不會涉及精鍊的詭辯，不堅實的心理學和個性的超等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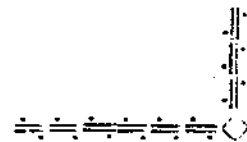
這種新潮流人類再沒有方法阻止其進行了，因為那躍躍然欲取得國家和國際的形式的新社會法制確然是顯然的，科學的並且公正的，這新制度已確切的被採行到世界了。因為牠受了環境力量的幫助，使得一個建設在易於破[]而又只有原有勢力維持的基礎上的舊社會免不了歸於崩毀——這個社會已是被一種流行病侵略了的，而牠的慘無人道簡直是等於破壞無餘的了。



革命是一種藝術，在革命中，一部分民衆以快槍刺

刀砲彈為手段，施行自己的意志於其他部分的民衆。』

(恩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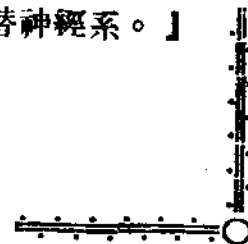




『革命是大眾之偉大的教師，革命時代之類百萬的人們，在每一星期比在平時的夢樣的生活的一年還要學習得多。』

『革命者，應該以笨重的鐵絲，代替神經系。』

(列寧於火花時代)



同 情

嚴心女士

風越颯越大了，樹林裏起了一種異常淒涼的響聲，使人聽了感到格外地寂寞。

時候是夜深了，萬物已經靜悄悄地走入了睡鄉，只有門外的小狗還在不住地叫着，彷彿期待着牠的主人應該歸來了的一般，可是獵夫老劉却還不見回來咧！在一間靠近山坡的茅屋裏，她，獨自一個在替孩子們縫補衣衫，孩子已經通通入睡了。

生活的壓迫，使她感到說不出的苦惱。但她却異常忠實地愛着她的丈夫，並且認為他是為生活而奮鬥的有志的勞動者，他們倆彼此全很了解，尤其，她覺得他為了一家的生活每天到深山裏去打獵，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除了這，又有什麼辦法呢！她已是有了三個孩子的母親了，這小小

的生命常常使他們倆感到不少的安慰。這，幾乎可以說是她意想不到的事。

今天他照例地出門打獵去了。

門外的風依然是不住的颳着，她放下手裏的針線，伸了伸懶腰，看看孩子還在甜蜜的睡着，於是她慢慢地替他們重新蓋好了被，定了定神，信步地踱出屋來。

天空除了似明似滅地星光外，沒有月亮，山林裏的草木被風吹得沙沙地響着四野更看不見一點兒燈，她隨風呆立了一會，忽的像想起了什麼一般向離家的一丈遠的鄰屋的張河嫂家走去。

在一架門板造合的舊牀上，睡着了一個約莫三十五六歲的婦人，她是可憐的寡婦，因為三年來操勞過度的原故，終於害病了，她有兩個孩子，一個七歲，一個剛滿四歲，她的丈夫過世差不多快到三年了，她自從丈夫過世以後，她是用她的勞力——替人家作女紅——所換來的代價，作他們的生活費，可是她現在病了差不多兩個月的光景了。

——張河嫂！

張河嫂却並沒有聲息，使她不由的吃了一驚，在一盞小小的清油燈下，好奇心驅使她走近牀沿去，啊，可不是已經斷了氣麼？再細看孩子却仍舊依在張河嫂的懷裏，她猜測着她死去的工夫並不大，因為在天黑邊她還來看了一次哩！

她含着滿眶眼淚地想：

——唉，她竟這麼死去了，以後這兩個可憐的孩子却怎樣生活呢？！

——我能夠瞧着這可憐的孩子不救麼？，我將怎樣對得起他死去的母親？我要負責來保養他們，但，事實上是否可能呢！

——唉，還是先帶他們回家再說吧！

最後，她還是將這對可憐而又無靠的孩子帶回家了。

＊ ＊ ＊ ＊

深夜的時候，老劉提着手燈籠回到了家，並且一聲不響地在吸着旱煙，這樣沉默了幾分鐘的光景，她才嘆了一聲氣地說道：

——喂，你知道張阿嫂已經在今晚死了嗎？

他覺得十分奇怪地說：

——怎麼，死了？真正可憐！

——你想她丟下那兩個孩子怎麼辦呢？

說着，她站在牀面前攔住了兩個孩子。

這樣沉靜了一會。他忽然堅決的說道：

——我想，我們雖以後加重些負擔，也沒法；還是將兩個孩子抱來才對，不然，怎好意思呢？

她笑着將身子一閃，並且指着牀裏說：

——喲，你瞧瞧吧！

第二卷 第一期目錄

漫 畫 二 幅

- | | |
|---------------------------------|-----|
| 一、關於勞働問題的話..... | 編 者 |
| 二、中國勞働運動之史的發展..... | 錐 夫 |
| 三、世界勞働運動的傾向..... | 谷 音 |
| 四、中國勞働問題的現狀及其特徵..... | 鐵 鏈 |
| 五、怎樣解決中國勞働問題..... | 林 敏 |
| 六、蘇聯五年計劃與勞働組織問題..... | 敏 譯 |
| 七、中國社會上層建築的研究及
中國革命的現階段..... | 葉一舟 |
| 八、怪物..... | 滄 塵 |
| 九、編輯室..... | |

自 決 雜 誌

編 輯 者 自決雜誌社編輯部
 發 行 者 自決雜誌社出版部
 代 售 處 各埠各大書坊及各學校號房
 通 訊 處 北平沙灘北京大學第一院號房轉

本 誌 預 定 價 目 表

期 數	價 目	郵 費	
		本埠及國內	國外各埠
每 月 二 期	每 期 一 角	每 期 二 分	一 角
半 年 十 二 期	一 元	二 角	一 元
全 年 二 十 四 期	二 元	四 角	二 元

特號價目另訂 郵費掛號照加

廣 告 刊 例

面 積 刊 地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封 皮 裏 面	十 二 元	六 元
底 頁 外 面	十 二 元	六 元	三 元
夾 頁	八 元	四 元	二 元

此表係每一期價目登三期以上九折六期以上八折半年以上七折全年六折插畫另議以上各費一律按大洋計算

自決雜誌社徵稿簡章

- 一，本刊主旨在研究社會科學及實際問題並注重文藝創作。
- 二，本刊內容略分為論著，譯述，文藝，通信等項。
- 三，本刊文稿除由本刊同人擔任外，並愿以本刊為學術界公開論壇，特別歡迎社外來稿。
- 四，來稿文件限於語體文，篇幅以五千字至一萬字為適宜。
- 五，凡經本刊審定登載之稿，每千字致酬自一元至五元，但已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六，來稿如係翻譯，請附寄原著，若不便附寄時，請將原著者姓名版次號數詳細注明。
- 七，本刊對於來稿，在不違背作者之本意內有斟酌修改之權，不願被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八，來稿無論刊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為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九，來稿請用格紙謄寫清楚。
- 十，來稿請寄北平沙灘北京大學第一院轉自決雜誌社編輯部。